

鐵
燕
金
叢

長篇技擊小說

鄭證因著



技擊長篇小說

鐵燕金叢

鄭證因著

元昌印書館印行

有 所 權 販

印 翻 准 不

著 作 者

鄭

證

因

出 版 者

元

昌

印

書

館

發 行 人

張

大

椿

發 行 所

元

昌

印

書

館

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二〇三號
電話：九三六八〇號

長篇技擊小說
鐵燕金叢

第一章

孽債難消鬼見愁初探思鄉嶺

第二章

恩將仇報野人島歐陽陷匪幫

第三章

水師緝盜得金叢奔避千金寨

第四章

仇深怨重盜盟東再入赤霞莊

第五章

樂變邊援九宮洲跪求南明叟

第六章

死生一髮翻舊案二老困蒼龍

技學長
篇小說

鐵燕金叢

鄭證因著

〔著者保留影劇攝製上演權〕

第一章 孽債難消鬼見愁初探思鄉嶺

在廣西省蒼梧道境內，有座勾漏山，山脈綿延數百里，橫斷廣西省的東南一角，而臨容江，這一帶經富山水之勝，在這勾漏山中巒一帶，緊靠著南山麓，有一處名叫赤霞峯，赤霞峯下地名思鄉嶺，這一帶有不少山居的人家，全是隨着山形的起伏，建築起堅固的房子，雖然是散散落落的，可是在思鄉嶺前就形成了一個平原土村莊一樣，在這繁榮嶺下有一座莊院，名爲赤霞山莊，這裏的主人，複姓歐陽，名叫士奇，他下居這裏已有十餘年，本莊的土著們，只知道他是一個很有家資很有田產的人，至於他的出身，就說不清楚了。這歐陽士奇，年紀已經六旬左右，體格雄健，一望而知是一個練武的人，自從他住在這裏之後，把這思鄉嶺一帶山上的道路，全修治得平整異常，林木也常常的派此匠人整理着，所以從這兩山麓山口一走上去，各別的顯着整潔幽雅，雖則從山下到上面二七里的盤旋山道，一處處踏道全修治得齊整異常，直達他山莊前，有這麼一個富戶在這裏住下來，所以山底下的居民，歷年不斷的遷移在這裏，在這思鄉嶺下，竟有二百多戶人家，歐陽士奇有兩個兒子，長子名叫歐陽孝仁，次子名叫歐陽孝義，這兩位少

爺，全是品貌俊秀，這老莊主並且請來通儒，教授他兩個兒子，自己又兼授武功，這兩位少爺是文武全才，在這勾漏山一帶，像這樣的少年還是甚少見，這弟兄二人不斷到荒山一帶去打獵，對於附近一帶的居民，十分和善，決無富家公子那種驕狂之態，帶着莊丁出獵回來山禽野獸只要得的多時，常常的分給附近居住的人家，這歐陽莊主在近些年間，把勾漏山前一帶的田產買了不少，所以這山莊中時時有那些承租田地的佃戶們來往，到東嶺遊山的，全要到這思鄉嶺遊玩遊玩，因為這一帶風景最佳，尤其是傍晚的時候，思鄉嶺後那座赤霞峯立刻名符其實了，落日餘輝，斜照在峯上，因為那這峯最高，時時有白雲圍繞，被這落日的迴光一照，幻成了奇異的色彩，赤霞峯也就以此得名，這天正來傍晚的時候，天氣還在熱着，這兩位少爺孝仁孝義，全站在莊之落樹蔭下，遠遠望着容江的江流，往來的帆影，和那倦鳥歸巢，農人歸去，這種景色如畫圖的一般。歐陽孝義向孝仁說道，「哥哥你看那太陽落下去的時候，江面上帆船，風帆滿行的在中流疾駛着，一羣殘的海鴨在水面上條起條落，太陽在沉下去，江面上照出來萬道金蛇，畫圖上那有這麼好看，我們整天的儘量理頭在山莊裏面，就是出去打獵，也就是在這山一帶，那能夠往遠處去，咱們明天稟明了父親，到容江裏雇一條船，痛痛快快遊玩一番，哥哥你看怎麼樣？」，歐陽孝仁搖了搖頭道：「我何嘗不願意，只怕父親未必允許吧，他平常不是講說過，不准我們私自到山下去，連入山打獵，全要定規準了什麼時候及我們回來，不許違反他老人家的話，父親向來說話是說一句算一句，從容不准違抗，我們何必自找那無趣呢，在這思鄉嶺上亦能飽覽山中的秀麗，不也就很好了麼，父親曾經說過，我們功夫夠了火候之時，決不再愛我們，二弟咱們好好的練功夫吧。」歐陽孝義哼了

一聲道：「功夫怎麼叫夠了火候，那種無憑無據的事，無法作準再練十年，要說不夠火候也是一點辦法沒有，難道咱們就在這思鄉嶺等一輩子，真是怪事，我就弄不明白，爲什麼不准我們到山下去，才說到這兒，忽然變得山坡下，噹的響了一聲「報石知」，歐陽孝義咳了一聲道：「怪事？怎麼瞎子也會上山來，哥哥咱們快去看看，」歐陽孝仁用手一指道：「二弟你看，那不是從山道已走上來麼，他正是奔我們這莊門前來，倒看看他還想往那裏走，」這時那瞎子先生用馬竿點着地，一步步的順着山坡走上來，他那馬竿十分沉重，隨着他腳步往前一下一下的點着地，那馬竿戳在地上，帶着很大的響聲，看這瞎子先生，年紀約有五旬開外，身材中等，面色慘白，瘦削削的臉龐，唇上已有短鬚，穿着件藍布長衫，背背着一個檣碼子，這馬竿真長，上面挑着短短的一個布招牌，上面寫着許多的字，當中三個大字是「知命子」旁邊寫的幾行小字，是能斷人吉凶禍福，壽夭窮通，並且擅治一切疑難大症，是一個算命更兼行醫，那布招牌上所寫的口氣非常大，這時他已經走到了莊門前樹蔭下，歐陽孝義低聲的哥哥孝仁說道：「大哥，你看這位先生好大的本領，這一說他不成了活神他一樣了麼，能斷人吉凶禍福，壽夭窮通，我真不明白他有這麼大的本領，他幹什麼提提着馬竿滿處搖，大城市中有名的星相家很多，也沒有他這麼大口氣並且他還能夠給人家治疑難大症，這位先生也真神乎其神了！咱們問着也是沒事，晚飯還得一個多時辰。咱們何不把他叫住問問心不好麼？」歐陽孝仁作事慎重，他知道這全是吃江湖飯的，若是知道他一派大言欺人，索性不去理他，和人有什麼相觸，遂低聲攔阻道：「二弟不要胡鬧了，何必跟他找這種不肅靜，並且你看他雖是一個瞎子，他越發的耳有眼的人精明靈巧，我們一個顯露出是故意拿他

取笑，江湖上生藝，是不吃虧的惹出麻煩來，找不出痛快反倒找一肚子氣，不必了。」這時那瞽目先生已經向前走過去，可是過了莊門不遠，他竟自慢慢的貼近了一處人家，這報君知不住的嚮着，別人先覺着他一個夫目的人，竟作這種地方來，認爲出奇，也出來看，這時那瞽目先生竟自扭着頭，問道：「借問一聲，前面還有路沒有？」這裏有一人答道：「先生，你怎麼上這種地方來，這幾里的山道難爲你上來的，前面沒有什麼好走的道路了，除了思鄉嶺赤霞莊一帶，往前走，也沒有什麼人家，先生快快回去吧，天可就快黑了。」這瞽目先生停住腳步說道：「有勞你老先生的指點眼前路早回頭，這可應到我瞎子身上了，我聽人說，這思鄉嶺是個好地方，雖則是個山莊，住着全是有錢的人家，我所以要趕到這裏，趁些生藝，不要緊，天黑可也是一樣，我這沒有眼的人，經年累月無時不在黑暗中，可惜我學了一身本領，始終遇不到真識貨的，叫我沒有眼的人，我一身所學有眼的人能夠像我這點能爲的，我還真沒聽說有幾個呢，我就敢說大話，我算命治病，那一樣不靈驗，我把這馬竿送給他，他自言自語已經轉過身來，又向赤霞山莊前走回來，這歐陽孝義，從小就設法淘氣，不過方才哥哥攔阻着，不敢不聽他的話，此時這瞎子又走到前邊，他却趁着哥哥不防備硬闖了過去招呼道：「先生，你好大的本領，你能夠像你布招牌上所寫的那麼靈驗麼？算命要多少錢，治病要多少錢的脈禮？」這個瞽目先生却扭着頭答道：「我這個算命治病，和別人不同，我取財有道，我既說是譚天窮通全能算的出來，若是富貴中人，我得多叫他破費些，若是窮命人，和我瞎子差不多的，我願意指引他的迷途，還不向他要卦禮錢，叫我看看病的我也按症輕重取馬錢，半積陰功半積財，這那算定出價錢來，這何爺，你是算命，你是治病。」歐

歐陽孝義道：「我沒有病，想叫先生你給我占一卦，你只要算得準，我定要多給你些錢，你要算不對，可別怨我對不起你，那算你本領沒學到家。」這先生連連點頭道：「很好，很好，可是我也有盲在先，算命占卦是誠則靈，你若不誠心誠意可不必叫我瞎子丟人現眼。」歐陽孝義一邊笑着，一邊把馬竿的下午截抬出，這根馬竿極粗，通身作赤紅色，擦得很亮，下面包着一段鐵箍，歐陽孝義手指合攏攏着馬竿，指尖是將將對上，已經覺出這馬竿很重，遂說道：「先生，你這馬竿是什麼木頭的，怎麼這麼重，你拿着他不嫌累麼？」這瞽目先生道：「少眼無目的人，滿處裏瞎撞，不定走到什麼地方，近山一帶到處有豺狼，我拿着這麼個得力的傢伙，一半仗他替我引路，一半也用他防身，歐陽孝仁十分不悅，二弟既一把這先生領着往裏走，自己也不好再攔阻他了。歐陽孝義領着瞽目先生繞過了前面客廳，轉奔東邊已道月洞門，這東跨院有三間書房，是他們弟兄兩人讀書之所，歐陽孝義領着瞽目先生進了書房，跟進一個莊丁來，是他宅中做過六七年的僕人了，名叫周升，人很誠實，他見少莊主把這個瞎子領進後邊書房，他就知道少莊主今日非要弄出營扭來，這書房雖說是兩位少莊主讀書之所，可是從來不准閒雜人進來，老莊主偶爾的也到這裏小坐，僕人們往往因為收拾的不乾淨，受了申斥，這時却把一個瞎子領到這裏，叫老莊主知道了定不肯饒，周升進來也爲是看看少莊主叫他算一課緊要的打發走，把這件事瞞過去，也就罷了，周升走進書房，歐陽孝義道：「你跟來作什麼？這裏沒有你的事，我可告訴你，不准你向老莊主去說。」周升却陪着笑臉道：「少爺我也來聽聽這位先生算卦怎麼個靈驗法，你們這思鄉嶺上終年也看不到算命的先生上來，我不會告訴老莊主的。」歐陽孝義這時悵着和瞽目先生說話，遂不再管

周升，任憑他站在門旁，那先生落坐之後，開口說道：「這位爺你占一課麼？請你報上生辰八字來，我給你細推算推算。」歐陽孝義遂把自己年歲生辰說與他，這先生按着天干地支把八字排好，向歐陽孝義問，你這是給你自已算給人家算？」歐陽孝義道：「怎麼這還有分別麼？我從來不算命，我這是給別人占一課，你算算這人命運如何，家世如何，只問過去的事，你別題將來的先生你卦上既然有準，咱們從那有憑有據的事情上占算占算，未來的事任憑他好壞那是毫無憑據的，倒不必談了。」那先生，却帶着笑點點頭道：「這位爺你倒很明白，這一來也可以見我瞎子有本領沒本領了。」他說着話，跟着用手指指着天干地支之數，一路的沉吟推算了一陣，把頭微抬了抬，兩隻白眼珠向上翻了翻，正對着歐陽孝義說道：「這位爺你這一課占的要叫我看起來，應多賺你的雙份卦禮，此人福祿優厚，落生就生長在富厚之家，他從三歲扎根，到十三歲這一步運落了，「驕生慣養」四字，從十三歲後，是五年一步小運，十年一步大運，在這頭五年中，風平浪靜，爺台你說此人今年一十八歲，這正是他第二步運，轉換的時候，好在爺台是明白人，君子問禍不問福，你又是替別人占卦，我更可以大膽的說出來，他眼前可正交到一步壞運，從十三歲到十八歲，這是五年最後交運的時候，只要一交十九年的流年，可有一步極大危險，並且事情的那險，還遠不了，遠則百日，近則十天，必有應驗，要聽我瞎子的話。」歐陽孝義不等他底下話說出，搶着說道：「依先生你定然有法解救，給他禳解禳解，定能脫過這步大難，對不對？先生要用多少錢？你說出個數目來，我也許能夠替他墊辦，因為這一卦上的本人，他是個苦人慢說錢多少拿不出，錢多了他也沒有，先生你知道他是作什麼的？」這位瞎子先生立刻把面色一沉道：「這位爺你怎麼這麼講

話你把我瞎子看成了江湖生意門了；你不要冤屈了好人，我自從行醫占卦以來，就沒有算錯過一次，你說我算的這一卦本人是個苦人，你那的是欺負我瞎子看不見，我說這一卦中斷定你從落生到現在，十七年來比蜜還甜，你反說他是個苦人，這個苦人現在那裏？你能把他叫來，我不只於會占卦，我還明白些擺骨相法，我摸到了他，就能知道爺台你說的話是真是假了。不過我瞎子是個沒眼睛的人，爺台你好歹的弄一個人騙我，那可就不對了。」歐陽孝義看看哥哥歐陽孝仁微微一笑，向瞎瞽目先生道：「我那好來騙你，我說的這人他是我家中一個小廝，一個當小廝的，他還會那麼好的命運，這不是怪事麼？」這瞽目先生立刻站起道：「好吧！既然是我這一卦占錯了，算我經師不到，學藝不精，這位少莊主我不要你的禮錢，總對得起你了。」歐陽孝義嘆了一聲道：「先生你怎麼知道我是少爺這可是怪事？方才不這麼招呼我。」這瞽目先生毫不介意的說道：「眼睛心不瞎，沒有眼還有耳朵，這屋中有一人分明這麼招呼你，所以我知道你是少莊主，少爺！你們算是無緣，我更沒緣自己算一卦，我今日日子不對，時日不佳，我奔到思鄉嶺來，沒得着好處，反先栽個跟頭，從今以後，我再不作這種傳事。思鄉嶺這裏。我是不來了，勞駕把我瞎子領出去吧！」歐陽孝義向哥哥一點手，指了指瞽目先生的馬竿，叫哥哥來領着他，歐陽孝仁站在一旁，始終的沒發話，任憑歐陽孝義去胡鬧，自己生怕惹出意外是非，這時瞽目先生已然站起等着，忽然往上一揚雙臂，伸了一個懶腰，帶着十分困乏的情形，歐陽孝義伸手把站在門旁的周升拉了過來，叫他領着先生的馬杆，自己却從身邊掏出了半串錢，往瞽目先生的手中一送道：「雖說是你算錯了，叫俺進來辛苦了這半响，我倒有些心不忍，這幾個錢給你作卦禮吧！」這瞽目先生竟自接了過去

，用手摸着，還數了數數目，放入他那布囊中，周升這時把馬杆拉起，歐陽孝義他却躡足輕步走出書房，歐陽孝仁也跟着出來，却低聲招呼孝義你還想作什麼？歐陽孝義却連連擺手，不叫哥哥來管他，緊跑出書院去，往旁一轉，後面的夾道內，正是廚房，他跑到屋中，東張西望，廚師見這位少莊主慌慌張張，他是慌了什麼事，才要問時，歐陽孝義已把一盆淘米水擄起，如飛向前面書房跑去，這時那周升把替目先生已然領出跨院，向廳房院中走來，歐陽孝義把這個瓦盆放到地上，他腳底下一點不帶聲息，到了僕人周升的身旁，伸手把馬杆接了過來，向周升擺擺手，把他推開，歐陽孝仁看到弟弟這麼胡鬧，倘若把這替目先生捧個好歹；好歹如何是好，只見歐陽孝義領着這先生，向他說道：「先生這一檢到思慮橫來，你大約打算的滿好，在總算如了你的心願沒白來這一趟，你有這點本領，自管到這一帶施展施展，準有你的好處，先生你說是不是？」這替目先生哈哈一笑道：「少爺，我還有能耐麼？我覺得我已經夠栽跟頭的了。」歐陽孝義笑了一聲道：「先生你自己既有占卦怎麼不給自己算算，那一方有財，那一方有喜，隨着你的心意找你的順利，豈不較比平常人有把握麼？」這替目先生微微一笑道：「這位爺，你這算說的是笑話了，我若有那麼大本領，準知道財神爺在那一方等我，那兒窖藏我伸手去拿來，還用得着我整天瞎撞麼？」歐陽孝義把馬杆已經放下，却向他打聽道：「先生你這個話可不對了，你占卦算命倒是靈驗不靈驗，你連自己的命運全算不出來，還能給別人推算麼？」替目先生道：「這個話倒不能這樣講了，人的壽夭窮通，每個人不同，像我們幾個替目先生明，學得這點江湖小技，混天黑地也要謀生，我們的命運用推算麼？生在江湖裏都爲苦命人，我們瞎了眼的比黃蓮還苦上三分，我們這派命運，

反用不着推算了。至於給別人占算吉凶禍福，也不過是叫人趨吉避凶。至於真個求財我瞎子說出了那一方，占卦的就能稱心如願，那麼天下就沒有貧寒下等人了。」這時歐陽孝仁已經在莊門口站住了。歐陽孝義還是不住的向瞎子囉唆，遂招呼着歐陽孝義趕緊回去，這瞎子先生用那馬杆點着山道，緩步的走下山去，歐陽孝義走到哥哥面前說道：「這個瞎子我看着很有些奇怪，江湖上什麼勾當全有，就許不是好人。」歐陽孝仁道：「二弟往後千萬不要招惹這些閒事，爹爹曾一再囑咐過，不許多惹是非，更常常的說江湖道中什麼難惹的人物全有，只要稍惹牽纏，弄出是非來就無法擺脫，今日的事，叫父親知道了，二弟你定要被父親責備。」歐陽孝義很帶着不滿意的說道：「哥哥你也太小心了，這又有什麼妨礙？拿他開開心就會惹出是非來，叫哥哥你這一說，我們就寸步難行了。」歐陽孝仁也不便再和孝義口角，因為已到了晚飯的時候，正好回到書房去用飯，才回到東邊跨院門，只見父親正從裏面走出來，雖則才出後面的小門，已經望見院當中放着的那個瓦盆，這兄弟兩人也往裏走着，緊走了兩步迎上前去，垂手待立的招呼了聲：「父親。」這位莊主歐陽子奇問道：「你們哥兒兩個又到外面去了。」歐陽孝仁忙答道：「我們沒到遠處去，只在莊院前小立片刻，這位老莊主歐陽子奇指着院中那個瓦盆道：這是誰把這瓦盆放在院當中，前面門房裏的人就全不管事了麼？招呼他們來。」這時歐陽孝仁看了孝義一眼，歐陽孝義臉已經紅了，自己跑過去，把這瓦盆端起，放到牆角，老莊主已知道是他辦的事，若不然他不會這麼替家人們遮蓋。遂望着他道：「孝義你又在胡鬧些什麼？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不好好的用功，整天的除了滿山亂跑，就是和家人們嬉笑，你把瓦盆放在那裏有什麼用？給我說實話。」歐陽孝義嚇

盤盤的不肯說出，這位老莊主歐陽子奇治家十分嚴厲，對於兩個兒子管束的極嚴，孝義越是這樣，考莊主心越發疑心，反倒厲聲追問，歐陽孝仁心想這種小事不如告訴了父親，二弟也不致於受到責罰，忙說道：「父親不要着急，方才思鄉嶺來了一個算命先生，二弟看着奇怪，我們這思鄉嶺從來沒有瞽目先生來過，他一個失了目的人，竟會到這裏趁生意，所以二弟把他招呼進來，叫他推算命運，也爲是聽聽江湖道中生意口是怎樣說法，只是瞽目先生說話奇奇怪怪，二弟犯了小孩子脾氣，認爲他兩眼不致瞎得什麼看不見，不過是裝作這種情形，若不然他那會走上這麼高的山道來，所以在臨出去時，故意的試試他，把這一瓦盆水放在院中，說也奇怪，不知怎麼那麼湊巧，這瞽目先生竟自無意中躲過去，瓦盆絲毫沒動，這時剛剛的把他送出去，我已聽說過二弟了，下次再不要招惹這種人。」歐陽子奇聽到孝仁這番話，手捻着鬚鬚，沉吟不語，他的問道：「這個瞎子是怎麼個長相，孝仁你也練了這麼些年的功夫，難道上此看不出來這瞎子有什麼鬼祟行爲麼？」歐陽孝仁忙答道：「兒子也覺疑心，不過他沒有什麼舉動，父親又常常囑咐我們不要無故的招惹是非，那瞎子被瓦盆一擋着，分明看見，他腳尖睬着了盆沿，可是他一步就邁過了瓦盆，雖然像下盤上有極深的功夫，可是兒子那好立刻留住他，所以只好任他走去。」說到這，又把這瞎子的相貌以及他所持的馬杆和那布招牌，全詳細說與了父親，老莊主歐陽子奇立刻向歐陽孝仁道：「既然這瞎子走的工夫不大，你快快追趕了去，只要趕上他，無論如何請他回來，我這裏願意出極重的卦禮，請他占算一卦，快快去。」歐陽孝仁不知道父親究竟是何心意？不緊就攔，只好如飛的跑出莊門順着山道追趕下來，走到山道的半腰，耳中還聽得隱隱的有「報君知」鏗聲，聽這聲音的

情形，大約這瞎子還沒到山頂下，不過在山道半腰是看不見，因爲有好幾處盤旋的道路，只好如飛的追趕下來，可是歐陽孝仁直眼到山道口，決不見那瞎子的蹤跡，歐陽孝仁四下裏望了望，這附近並沒有多少人家，只有貼着山根底下有一二十處房子，是種山田的農民住着，只好向他們問了問，可見這處個算命的先生沒有，農民們全認是少莊主，他們全沒看見有這麼個算命的瞎子從此經過，歐陽孝仁覺得這事情好生奇怪，自己從赤霞山莊出來，固然是瞎子走了好一刻，只是他是一個雙目失明摸索行路的人，沒聽說瞎子會放開腳步像睜眼的一樣快走下山去，那簡直是決不會有的事，那麼父親打發自己追趕他，又恐怕工夫大了，他已經下了思鄉嶺，比平常腳步健的人還快了許多，並且走到蹬道平腰還隱隱的聽得一報君知一響，怎的趕一嶺下連一些蹤跡全沒得到，這個瞎子莫非真有些鬼門道，會那奇門遁甲，縮地潛行之術嗎？這種怪妄之談，從來我就不肯信，世上沒有那種神怪的事，只是回去向父親這麼說，定要落父親一頓中斥吧，只是醜媳難見公婆，怕也沒用，歐陽孝仁遂趕回思鄉嶺上赤霞山莊，歐陽孝義這時竟站在莊門前那裏等候，歐陽孝仁心中還奇怪父親才責備完了他，更知道父親尚在書房等候，決不會到後面去，二弟真是胆大，這麼一會兒的工夫，又敢跑出來，趕到來近前，歐陽孝義招呼道：「哥哥你白跑一趟吧？還是父親本領大，已經說在頭裏，大約你不會把瞎子弄回來。」歐陽孝仁愕然道：「二弟，父親果然是這樣說過嗎？」歐陽孝義道：「我還會騙哥哥嗎？父親說這個話連我也不信，老人家竟打發我到莊門來看。」歐陽孝仁此時已經猜到這個算命瞎子定是非常人，父親已經覺查他實在的路道了，我不再跟二弟歐陽孝義搭訕，一同向裏面走來，到了跨院書房，只見那裏晚飯已經擺好，父親坐在那兒

等候着，歐陽孝仁一進書房，莊主歐陽子奇沉着面色說道：「那瞎子已然鴻飛冥冥了？」歐陽孝仁答道：

「這瞎子走得十分奇怪，父親難道他真是有來頭的人嗎？」歐陽子奇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豈正何來頭，還許是我們的對頭呢！」歐陽孝義一旁忙問道：「父親這瞎子是我们的仇人嗎？在那裏跟他結過仇？」歐陽子奇手捻鬚鬚哼了一聲道：「用不着你多問，我估量着定然是他，不過我沒和他正式的對了餐兒，他也沒說出什麼來，我那好認定了準是此人。」歐陽孝義十分着急，父親說出這種離奇莫測話，竟不叫自己來追問，真覺得悶的慌，可是父親面前不敢稍有放肆，哥哥個在父親兩旁落坐，孝仁給父親端了一杯酒，這哥兩個陪着父親吃飯，看父親不理的眼望着酒杯兒出神，心中似有所思，孝仁、孝義深知父親的脾氣，他老人家這種情形，分明是事情關係重大，對於父親本身定有極大的牽連，這哥兩個小心翼翼陪着老莊主用過飯之後，老莊主歐陽子奇有的時候在前面，飯後把兩人所練的功夫問幾樣，親自指導，立刻就回轉靜室，在前面從來沒看過多大時候，今夜飯後也不叫兩人去練功夫，竟叫家人泡上茶來，把家人打發到前面去，老莊主叫這哥兩個坐在對面，吩咐起話來，老莊主說道：「孝仁，孝義你們家傳武學，全是幼小的功夫，十幾年傳爲父的親傳，武功上頗有造就，我從來沒誇獎過你們，可是我知道，你們尙還肯用功，沒白叫我下辛苦，學成武功本領，將來你們作什麼用？」這哥兩個面面相覷，不敢驟然答對，恐怕說錯了，歐陽子奇道：「孝仁你講，」歐陽孝仁慌忙站起來向父親說道，將來只要父親允許我離開你老人家，我們要憑這身本領，去求功名富貴，總不能發達顯親揚名，也要把所學的報效於國家，方不辜負父親這些年的辛苦，也不枉男兒漢生在世上，總要轟轟烈烈作一番事業，才對的

起自己，孩兒說的對與不對，求父親的教訓。」歐陽子奇點點頭道：「你坐下。」又向孝義道：「你泥！」歐陽孝義臉一紅，站起來道：「我也和哥哥一樣的心意。」歐陽子奇哼了一聲道：「一個人有個人的志向，那會全一樣，你是只會頑皮，叫你講些正經話，就不會講了。」扭頭向歐陽孝仁道：「你所說的爲父親也不能認爲不對，總算有志氣，不過攔在你我父子身上就不對了，你們年少有爲，教授你們這身本領，應該這麼去作，可是我已經六十多歲的人了，你們看我那一天把功夫肯攔下，那麼我這麼大的年紀還這麼拚命的練下去，我難道也還想功名富貴蔭子封妻嗎？」歐陽孝仁正說道：「孩兒不明白這種道理，求父親指教吧！」歐陽子奇把茶杯端起，喝了一口茶，向歐陽孝仁道：「我們晝夜的鍛鍊功夫，不是爲取功名富貴，我只爲保全我父子的性命，免得遭了人家的毒手，過去我決不願提起這些事，因爲事情渺渺，豈不是早早的添些煩惱。」這弟兄二人聽得父親的話，全驚懼異常，歐陽孝仁道：「父親我們竟有仇人嗎？與我父子三人之力，難道還對付不了麼？這仇家究竟是何人？住在那裏？我們何不早早的去找他，把事情弄斷了，免得父親年歲漸高，心中還牽掛着這種事。」老莊主歐陽子奇長嘆了一口氣道：「事情現在我還不願意完全說與你們，我不過告訴你們大概的情形，叫你兩人不要大意了，緊自提防。」我還要看看是否是我那對頭人，他要和我商量舊債，等待我查明真相之後，再把詳情說與你們也就是了。歐陽孝仁與父親這席因緣正辭，好生悶悶，遂又問道：「父親我們的對頭是今日到思鄉嶺來的這個賊子嗎？」歐陽子奇微微搖了搖頭道：「他並不是正主兒，若是那正主兒親自出來，他不會這樣輕而易舉再走下思鄉嶺，這賊子也是矯作那種形像，他並非真正是失目的人，此人過去在江湖道上也是個非常人物

，他名叫鬼見愁，曉曉非，若果然是他，你們哥兩個可要當心，我這思鄉嶺原本是安樂鄉，此人一來，已經變作了是非地，這人他早年在江湖道上，以俠盜成名，練就了一身小巧功夫，有縮骨法，尤其是他這種特賭，也是他獨有的一種絕技，任憑你多精明強幹的人，也不容易看出假來，在江湖上偷富濟貧，久走東南各省，二十餘年的工夫，也不過半栽過一兩回小跟頭，可團過多少次大風浪，尤其善於偷盜竊取，他那「神偷八法」，雖然屬於江湖中下五門的本領，可是南北各派中，就找不出像他這一身絕技的，此人用一對形兵刃，名叫「三星燕尾錐」，這種兵刃，不入兵刃譜，爲外派中獨出心裁精研出這對兵刃，他的招術打法，固然是自成一家，可是正規兵刃中也一樣的隨着各門各派有個人精研所得，獨佔勝場的本領，他這「三星燕尾錐」不足爲奇，可是他這對兵刃中，藏有機機，每一枝燕尾錐中，藏着三支三楞針，在動手過招這對兵刃使用間絲毫不受影響，可是臨敵制勝，他能使兵刃的招術中，打出六支三楞針去，爲武林中絕無僅有的器械，也是一厲害的一種手法，能夠剋制他這對「三星燕尾錐」的南北派中只有兩人，今日我雖沒親眼看見他，只是在你們一述說此人的情形後貌，和他手中那根馬杆。我就知道是此人了。他那對兵刃，就藏在馬杆中，這是他行道江湖中最容易令人辨識的地方，此人找到我這裏，還不是他個人和我有什麼不兩立之仇，不過我們兩下度也算是結過樑子，他那「三星燕尾錐」也曾輪在我歐陽子奇的手內，我和他差不多十五年不曾見着了，如今舊事重提，這思鄉嶺倒是他常來之地，可惜今日不湊巧，我早出來半個時辰也可以會上他，所以現在我囑咐你們哥兩個從今夜起，要謹慎提防，倘若發現他入我赤霞山莊，只准你們保護家宅，可不准和他們動手，你要知道，連我本身還未必準應付

的了他，你們只要和他逃上手，定要吃他眼前的虧。好在這人尺寸分明，他還不是那種任性胡爲的江湖道，只是主使他的人可就不同了，此人手黑心狠，本領也有驚人的造就，尤其不是你們所能敵，可是你們哥兩個不要灰心，難道有這種事臨到我頭上，我父子三人就束手就戮嗎？我這看成最後一着，不能定準落在誰手，只是他要親自和我算賬之時，大約還早得很，他定然要先下手圖謀我赤霞山莊所收贖的一點東西，他不把這種東西得去，就是我父子甘心引頸戮，他也未必不肯下手。歐陽孝仁問道：「父親難道我們家中收藏着無價之寶，他當然要得去才肯甘心嗎？」歐陽子奇冷笑了一聲道：「我們若是有那無價之寶，也就犯不上和這種江湖道中難惹的人物爲仇結怨，在十幾年前已樹下這種強敵，等待他一旦爆發，收拾着就有生死的危險了，不過他們要得去的東西，雖不是價值連城的珍寶，但是要比起來却比珍寶還重要三分，這件東西能買他們的性命，他焉能夠不用盡了手段和我歐陽子奇爭取存亡。」歐陽孝仁聽到父親這個話，有許多不能瞭解之處，父親說話那麼鄭重，並且這次的事，他老人家十分動心，足見關係着生死存亡，自己雖是有懷疑，可是也不敢多說多問，那歐陽孝義他却忍不住向老莊主問道：「父親，究竟你老人家有甚麼重要的東西，值得他們這麼拚命的非要得到手中才肯甘心？你老人家平日常常的教訓我們，不要過分了貪心，熱望着功名富貴，在這思鄉嶺赤霞山莊布衣蔬食，能夠溫飽，就應該知足，何況父親已經這大年歲，自己也洗手江湖這些年了，孩兒看，不論有多麼貴重的東西，索性送與他們，免得非爭個你死我活不可，咱們把事情看的淡一些，不也就可以完了嗎？」歐陽子奇聽到孝義這番話，不實備他，反而含笑點頭道：「孝義難爲你還能說出這些個明白話來，很好！你話說的不錯，不過事

情的輕重你還懂，父親我自幼奔走江湖道上，家無恆產。只憑一身創業，你們也知道來在思鄉嶺任赤霞山莊住了下來，尚沒有多少年，我們現在雖不說窮，也不是大富大貴，這點小小的家業，我一手成來一手散去，沒有什麼可惜之處。真若是我收藏着珍寶古玩，有人來算計我，我倒願意雙手奉送。我一身能活到多少年，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已經六十多歲的人了，在塵世上也不過還有短短的時光，我焉能那麼糊塗貪心不息，得到殺身之禍，把那珍寶留下來，自身也不帶到土裏去，不過是留給兒孫，兒孫只有兒孫福。不與兒孫作馬牛，我是丟得開放得下，不是那種事，你看錯了！現在你也不要再多問，到時候必要原原本本全說與你們弟兄兩個，現在我只有盡我所有的力量保守我赤霞山莊不受外人來侵擾，想盜取我這點東西，我還得看看他的手段如何。」歐陽孝義不敢再問這些事，他却忽然想起那瞎子在書房中的情形，此時既已知道他是江湖中一個能手。他一切舉動，全是有所爲，遂把那瞎子臨走時伸懶腰打哈欠，他是故意取笑還是有的麼作爲，歐陽子奇嘆喏一笑道：「譚曉非他真個藐視我赤霞莊的人，就這麼任意可侮，但是他在你們這麼兩個沒入過江湖道的少年面前使用這種手段，亦太以的自貶身價了，不過他弄巧成拙，可惜信書房不是藏寶之所，他到這裏下手，不過叫他多費些功夫，也很好，叫你們哥兩個也長長見識，開開眼，你們以後也就不敢輕視江湖綠林道，其中頗有些奇才異能之人，他們手底下那種小巧之技，也不是三年五載能練得出來的，他臨出去那種動作。在綠林這名叫「量天尺」，他正是認定了他所要的東西，就在我這書房之內，我看他三日內還要到我赤霞莊來走一遭，咱們倒要好好的接待一下，不要辜負了他這次美意。」孝仁，孝義哥兩個對於父親這種半藏半露的話，雖然聽出些內裏情形來

，但是和這瞎子鬼見愁譚曉非，究竟是有什麼仇怨，他老人家不肯說出，兩人也不好再問了，唯靈用過之速，歐陽子奇回轉後宅，可是諄諄囑咐兩人夜間要警醒一些，你們兩人在裏面歇息下，必要和往日一樣，雖是院中這件事，形跡上不要露出來，他和平時一樣，按着時候睡眠下，倘有動靜你們只要暗中監視着，本人如要不向你們動手時，你們千萬不要貿然動手，像你們弟兄兩人的本領要想和人相較，差得太多了，他倘若真個前來，我也不會就那麼容易叫他走開。」孝仁，孝義對於父親的囑咐一一答應着，歐陽子奇仍然回轉後而他自己的靜室去歇息。這哥兩個在歐陽子奇走後，招呼前面的家人們把屋裏收拾乾淨，因為時候尚早，孝仁和孝義却在院中轉了一週，這哥兩個雖然聽父親說得那麼厲害，但是想到父子三人全有一身武功本領，我不信有那膽胆大的江湖人敢到赤霞莊來動手；孝仁，孝義回轉屋內，遵守父親的囑咐，屋中絲毫沒有變動，全和往日一樣，可是歐陽孝義向孝仁道：「哥哥，聽父親所說那瞎子他是錯打了主意，他誤認爲他所要的東西，藏在這書房內，所以他只要再來時定要向書房下手，這種情形我認爲也有些說不下去，那個瞎子既然是江湖道中非常的人物，咱們父親又是武林中能手，兩下既有仇視之意，那瞎子決不會作暗昧的舉動，他不看出實在情形來，焉肯無故的自尋苦惱，費多少手腳，進這書房，終於是一無所得。」歐陽孝仁點點頭道：「二弟你所說的頗有見地，我也認爲那瞎子定然是已看出他所要的東西，定然落在這屋內，那麼這書房裏除了架上的書籍，和父親所有的文件，以及你我兩人的功課，決沒有什麼珍寶有價值的物件，若架旁那兩支小箱，我們也曾經看父親整理過，裏面不過是幾件不值多少錢的古玩，和一些練功夫的口譜，這屋中還有什麼地方能藏着珍貴的東西，真叫人想

不出個道理來了。」這兩人在懷疑之下，幾乎把這全屋內全看到了，可是依然找不出能夠給來人值得下手的東西，這時外面已經交了三更，歐陽孝仁道：「二弟，我們趕緊歇息吧！父親囑咐我們早早歇息，萬一他老人家這時出來，豈不叫咱老人家又要申斥我們一頓。」這哥兩個趕緊熄燈而眠，可是兩人定規好了，雖是在這裏透一張床上歇息睡覺，可分出班，兩人總有一人驚醒着，聽着外面的動靜，這一夜竟安然過去，絲毫沒有什麼疑動，在第二日老莊主歐陽子奇親自出來查看了一番，囑咐這弟兄二人不要離開這赤霞山莊，到夜間仍然是照舊的戒備着，但是仍舊毫無動靜，到了第三晚，孝仁，孝義認為那瞎子或者是父親多疑，不過是一位吃生熟的能手，他那雙目失明或者是還有一線透光的地方，能夠辨查一切，這兄弟兩個天晚時歇息下之後，直到了二更左右，歐陽孝仁見二弟已然睡着了，自己雖說是想警醒着，可是躺在那兒，有時就出不得自己了，想到昨夜才交五更直躺到天明後，哥兩個全睡得在什麼不知道了，到在那時發生什麼事情有什麼臉去見父親，歐陽孝仁因為連着兩夜的工夫沒好好的睡，身上覺得十分疲倦，不敢再躺着了，翻身坐起來輕輕下了地，想到外間活動活動，等到天亮時，那時不用提防什麼，自己再睡一覺也就可以緩過了精神，這中間和外間隔離較近，並沒有牆壁，只有一面書架子橫斷開，隔着窗戶這邊留着一個門，掛着軟帘，歐陽孝仁才用手一掀軟帘，還沒邁上步來，耳中突然聽到外間的房頂子沙沙作響，但是這響聲極微若不是想到明間來決不見，這響聲也就是沙沙落地之聲。

第二章 恩將仇報野人島歐陽陷匪幫

歐陽孝仁把身形停住，手也放下來，把氣息全閉住，仔細再聽時，果然這聲音發自在牆角屋頂那里，歐陽孝仁二次把軟帘輕輕的掀開一角向外張望，屋外的燄全早熄滅，不過這時正在後半夜，外面的月色正明，紙窗上有斜月照射之光，在屋中呆久了的，是可以辨查看屋中的一切情況，歐陽孝仁往地上看了看，別無他狀，這時又有一陣塵土剝落之聲，歐陽孝仁循聲查看，見靠東北角屋頂那里已經透了光亮，這一來驚異十分，上面因為是四居的房子，不能像城市間建築的那麼富麗，所以靠房頂並沒裝天花板，不過上面有房椽子，房椽子上是一排排的青磚，並且最上層還有一層屋瓦，這種房頂子上想把他開通了，焉能沒有一些聲息，可是耳中所聽到的僅僅是很少的灰土落下的聲音，自己仍然伏身不動，仔細的向屋頂那邊細看時，上面已開成一尺五寬、一尺五長的一個方洞，竟不知他這上面的磚瓦灰土怎樣取走的，這時忽然那方洞口黑暗下來，跟着一條黑影從上面墜下來，輕輕往地上一落，轉如狸貓，不過是一點風聲，這人好輕的身手，歐陽孝仁因為父親諄諄囑咐過，不到不得已時不准自己冒昧動手，現在只有看看他究竟打算向這屋中盜取些什麼，這個黑影落下來先是伏身在那里不動，跟着往起一長身，一偏臉時，正對着前窗，歐陽孝仁已經看出正是那三日前來的算命瞎子，此時他已經現出本來面目，臉同外一轉時，那兩隻眸子竟閃出一股子銳利之光，歐陽孝仁知道父親所說不假了，果然是武林中的能手。可是這瞎子往起一長身，身軀一動，竟自撲向里間，歐陽孝仁趕緊的把軟帘放下，到了床前一歪身，躺在

床上，眼中可望着軟簾那里，只見那瞎子輕輕把軟簾挑起一半，往裏面注目的查看了半天，並沒走進里而，却把那軟簾一抖，故意的帶出些聲息來，歐陽孝仁此時生恐怕二弟被這種輕微聲音警覺了，冒然開聲作起來，還算好，這瞎子跟着把軟簾放下，仍然退了回去，歐陽孝仁看他走開，自己仍然輕輕的下了地，躡足輕步到了軟簾前，把軟簾挑起一點，再看那外面時，只見那瞎子已把牆角放的那兩隻箱子移動開，平放在地上，他把那箱子上的鎖仔細的看了一遍，却從他肋下所跨的皮囊中，摸出一件東西來，背着身子看不見他手搥弄的是什麼，並沒怎麼耽擱，他竟俯下身去，只聽得那箱子上面的銅鎖輕輕響了兩下，把兩隻箱上面銅鎖全卸下來，箱蓋打開，把里面搜尋到底，所有里面父親所用的練武圖書籍，每一件這瞎子全仔細看過一遍，仍然給放在里面，把兩隻箱全查看完，這瞎子似乎帶着很失望的神情，長起身來，在屋中轉了一週，他仍然把兩隻箱子原樣鎖好，放還原處，這時他却轉身奔了這作爲隔斷的香架，見他從囊中取起一個竹管，歐陽孝仁心說，好大胆的賊人這屋中分明有人，他竟敢亮千里火，我倒看看他要找尋什麼，果然這瞎子把千里火撒出來，順手一恍，把千里火恍着，把這香架子上從上到下很快的看了一番，竟把千里火灑起，仍然插進竹管，放進囊中，倒背着手，站在那裏。回身又向全屋中看了一下，這時院中忽然叭搭，一響，聲音雖是極小，可聽見的極清，這瞎子竟自轉身到了窗前，他把窗紙點破向外打量了一下，很快的到了牆角那里，往起一翻身，身形拔上那個開就的洞口，一些聲息不帶，身軀竟自穿着那方孔出去，好俐落的身形了，這時床上的歐陽孝義，却也翻身坐起，歐陽孝仁在旁邊聽到他身旁，把他推了一把，歐陽孝義兄弟這種情形，他知道必然已經發生事情，遂沒敢開口，

仁附耳低聲道：「二弟你輕着一點，那瞎子已然來了，現在已經退出屋去，你這兒來，咱們今夜倒還是開了眼，見識見識這種江湖能手的手段。」歐陽孝義已經下了床，弟兄二人躡足輕步到了外間，歐陽孝仁又向那屋頂一指，孝義順着哥哥手指處看好的屋頂，任什麼沒有。孝仁道：「你得仔細看，孝義湊到這牆角下，抬頭望着上面，孝仁道：「這賊人真是來的從容，去也從容，他竟自把榻的那個洞口仍然搗上面緊斷的木椽子順着斜木墮壓着在上面，把上面的磚塊一塊塊仍然攪好，這時那洞口已經黑暗，歐陽孝義一轉身到了門口，輕輕把格扇拉開，風叫推開，一閃身已到了房簷下，歐陽孝仁也跟蹤上來，因為來人在房頂上作活，這哥兒兩個在房簷子下任什麼看不到，歐陽孝義却往南面前院的後牆上一縱身，背貼牆壁，歐陽孝仁已經飛縱到北面通後院的角門旁，這弟兄二人，全是回身向屋頂上回看時，這時忽然由西邊的牆頭上帶縱起一條黑影，捷如飛鳥一般，往書房房簷口上一落時，口中已在發話道：「是那位朋友到我赤霞山莊賜教？想我迎接來遲，朋友別走哇！」孝仁孝義聽出正是父親的口音，在這話聲中又復騰身而起，分明是那瞎子已然逃走，歐陽孝仁、歐陽孝義見父親已然現身對付來人，更用不着再隱匿，各自一縱身全翻到上面，雖則沒有見那瞎子是奔那里逃走，這弟兄兩人却不約而同的一樣主張，飛撲莊院前門一帶，知道來人若想逃走，決不會越過莊前，生由下去的那個要路口，正可抄着近先趕下去，到那里堵截，孝仁，孝義各自施展躡身縱躍的功夫，如飛的翻出莊院前，撲向山道口，兩人各自往樹後隱住身軀，全把暗器扣在掌中，歐陽孝仁是一對銀藥囊，歐陽孝義是三支亮銀釘，只要那瞎子一露面，各用暗器發擊，他就是擒不住他，也當擋他一下，兩人把身形隱好，向莊門

一帶查看，只是始終看不到那瞎子的蹤影，工夫沒有多大，歐陽孝仁突然覺得自己隱身的背後，隔開沒有多遠，樹頂上宿鳥驚飛，歐陽孝仁趕緊一翻身，飛縱過去，向樹上看時，可是離開這株樹一兩丈外，黑影中，竟有人冷笑一聲道：「多謝賢父子這麼有禮貌的送我，譚曉非，今夜衣帽不全，改日定來答謝。請回去好好睡覺吧。」歐陽孝仁往起一縱身，塵塵唱叱：「你敢戲弄我來打！」一揚手把掌中扣好了的鐵蒺藜連續發上，向發聲之處打去。歐陽孝義聽見這邊孝仁哥哥發出喊聲，他從斜刺裏也撲過，由眼中看到從樹林後一片暗影中，飛縱起一條黑影，歐陽孝義竟自一揚手，把掌中的亮銀釘連續發出，見那條黑影騰身而起，向後打去，只是連續叮叮之聲，三支亮銀釘完全落在山道上，這弟兄二人，空發了暗器，未能將來人留住，孝仁孝義縱身而起，向前退去，可是身後已經有人唱叱道：「人家既不肯相見，何必強求」。孝仁孝義一回頭，歐陽子奇已落在面前，這哥兩個剛要向父親答話時，歐陽子奇又往前一縱身，竄出三四丈去，停住身軀，高聲招呼道：「二十年故舊朋友，竟會這麼無情，既來赤崙莊，竟不肯和我相見，恕我不遠送了。」這時在五六丈外一株老松樹的頂子上，有人哈哈一笑道：「老友，不要責難，改日定來相訪，今夜恕我失禮了。」歐陽子奇也不再追趕，答了聲：「我等竭誠恭候，朋友能夠再賞臉時，思鄉嶺掃徑迎接。」這時那松樹頂子上，却說了聲：「再會」一條黑影凌空而起，竄起三四丈高來，往山道那邊落去，立刻這一帶氣息寂然，老莊主歐陽子奇在冷笑中，轉身回來，孝仁孝義迎著迎接父親，歐陽子奇道：「你們看見了，爹爹的估測不差吧，此人就是鬼見愁譚曉非，今夜叫他乘輿而來，敗興而返，不過他已明白告訴我們，不肯甘心，再來時我們倒要量一下，看看經過二十年各人

的造就如何。」孝仁孝義聽父親說話頗有怒意，不敢隨便答話，立刻隨着父親轉回莊院，仍然從房上翻進來，歐陽子奇却奔了書房這裏，在房頂上，停住身形，孝仁孝義都趕到近前，歐陽子奇手指着屋角那邊，向這弟兄兩人說道：「你們兩人看來人手下底下多麼乾淨俐落，若不是我現身的早一些，他很可以一些痕跡不留了。孝仁孝義已經湊到屋頂的東北角，見瓦壘上還放着三片瓦未嘗安好，歐陽孝義遂伏身把腳下的屋瓦仔細看時，有兩排全是浮擺着輕輕的把他揭開，可怪的是瓦底下的灰土竟不知道這來人如何弄得那麼乾淨，再把下面的「把磚」揭起八塊來，用手一活動，當中那根木椽子，竟自隨手拿起來見，這一尺五長的木椽子兩頭全是用鋸條鋸得同等的斜點兒，所以完事後依然嵌在上面，這種手腳做得實在驚人，遂仍把他一一安好，老莊主歐陽子奇遂飄身落在院中。弟兄兩人也跟下來。回到書房內把燈燭點起，歐陽孝仁遂問道：「爹爹這鬼鬼祟祟非他究竟要盜取爹爹收藏的什麼東西？老人家可能告訴我們麼？」歐陽子奇看了這弟兄二人點了點頭，向孝仁孝義道：「你們坐在那兒，現在我總可以把這件事告訴你們了，因為我已到了這般年歲，此番我的對頭人，既已找到思鄉嶺赤霞山莊，我們的事這次大約也就可作個了斷，或者也就是我歐陽子奇收源結果之時，我還算不錯。在江湖上闖蕩半生，我自己纔岸回頭，從苦海中脫身出來，在思鄉嶺赤霞莊安家立業，居然我歐陽子奇還留下你們這兩條後代，這在一個江湖道中人能夠得這麼個下場，也就於願已足了，這件事情，我不對你們說個清楚，萬一我這對頭人下起毒手來，叫你們也是終身遺恨，並且究竟爲了什麼，你們終歸難以明白。好生我自入思鄉嶺以來，我是一心懺悔過去，要作一個安善良民，你們更是從懂得事以來，在這種安樂地方長大起來，也算

你們的福分，我不願意給你們未來的隱患，我到願意把這件事說個明白，倒覺着痛快，不過我把真情實話說出來，你們不要輕視了這個父親，也正該拿着父親的影子作你們的警戒，應該知道少年人身上學得一身武功，任憑何人也認爲這類事於本身有利無害，可是那又知道唯其有了一身本領，意念不正，結交匪人，一腳走入歧途，終身再難振拔，一身武術多好的功夫，倒作了胆大作惡的利器，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不過你們聽了父親這個話，認爲十分矛盾，既然是少年人學就一身本領，反容易在江湖上作惡爲非，爲什麼反教你們還練這一身本領，這就是個人的境遇不同，你們是我歐陽子奇的兒子，我這一身的事，是否我一身罷了。我可沒有那麼十分的把握，那麼子攀父業，父債子還，這是定而不可移之理，可是我家中雖非富有過飽有餘，我還不致於欠下人家的，叫你們替我償還，不過我一身的孽債，我自己還不清時，只有叫你們替我了結他了，話說起來很長，你們不要當作等閑，關係着你們一身的生死成敗，孝仁，孝義你們看父親究竟是如何人？」歐陽孝仁忙答道：「據兒子看父親現在雖然在赤霞山莊養老納福，我想你老當年必然是一個江湖道上創業的人，年歲大了回到思鄉嶺隱居養靜，只取溫飽，不求富貴，父親可對嗎？」歐陽子奇冷笑一聲道：「因爲你們是好人，所以你們也只好好處着這一個父親，我十分慚愧，對不起你們，父親出身綠林，二十年前，我又作了不少昧天良，損人利己的事，」歐陽子奇這個話出口，這弟兄兩個不出的全面目變色，因爲這哥兩個從懂得事以來，就自居是一個鄉紳富翁人家的少爺，思鄉嶺上下也全尊敬他，沒有人敢輕視一眼，這思鄉嶺一帶，沒有很富裕的人家，這赤霞山莊擁有大片的山地。嶺下邊有許多頃農田，給人家耕耘着，這不能不算作富厚人家，父親是綠

林出身，這很顯明的自己兩人是賊子了，兩人神色上十分難堪，歐陽子奇也覺得愧對一雙佳兒，嘆息一聲說道：「你們不必難過，你也念過書，聽先生說過，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父親早年雖是賊，但是我洗手多年二十年來我是安善良民，世界上若是不容人改過自新，那我也就沒法子了，你們再聽我把當年失身綠林，以及現在鬼見愁譚曉非暗探赤霞莊，想盜我金盟簡的情形，詳細細說與你們，你們就知父親不是惡人了。」歐陽子奇愕然問道：「爹爹你說那瞎子要盜的是金盟簡？金盟簡是件什麼東西？他非要得到手中不可。」歐陽子奇把面色一沉說道：「孝義聽着我從頭至尾告訴你，不要這麼隨便的問我，現在決沒有一字虛言隱諱。」歐陽子奇這才溜溜不斷把個人出身來歷以後眼前這場是非，關係着父子的生死存亡，全說與孝仁、孝義，原來歐陽子奇他並不是這黑鄉嶺赤霞莊的土著，他原籍是四川天全縣清水塘，自幼在鄉里間就愛好武功，十幾歲上，已經練過拳腳棍棒，出身雖然不是什麼富戶人家，可是他的天性把錢財看得極輕，揮似土，家中本也有些稻田山地，家中人很少，父親早早去世，只有祖母和寡母守着，可是他這種天性，那能夠保守家業，他可決不是作那些邪僻事把家業毀去，完全是交朋友，有求必應，遇見了好人，當然是對於他這種行為既欽佩又感激，可是一般人術不良的，全認爲歐陽子奇可欺，設盡了方法，想把他拉扯着去嫖賭，歐陽子奇天生是一個有氣節的出身，對於這些事是將惡痛絕，可是這般算計他家財的，却又投其所好，架弄他作些個豪情義舉，恤災救貧，不過這些事多半出於他們假選出來的，愚弄他的銀錢，算計他的家產，只憑他這點產業，那禁得住他們這般人的終日算計，沒有幾年的工夫，把一份家花佈幹淨淨，老眼昏花目睹家業凋零，一病不起，臨死時似有一番話要和子奇

說，但是看了看兒媳竟自一語不發撒手而去。祖母死後日子越發壞了，歐陽子奇的寡母對於兒子這種情形，更無法攔阻，誰不希望子女作好人，他作好事，你還能不如他心願，可是那又知道，全被一般惡黨陰謀算計，家中日見窮困起來，歐陽子奇的寡母，也就在飢寒交迫下去世，這時歐陽也有些明白了，可是明白已晚，一般惡人把他家全抖落盡了，再也不肯進前，歐陽子奇這時只剩了三間破屋，弄得衣食全發牛了問題，自己又是一個有血性的男兒，那種搖尾乞憐向親朋們借貸認爲是極可恥的事，這年到了嚴冬時候，把自己僅有的祖坟前數畝養地賣掉，打算把殘年渡過，帶着這幾個錢離開故鄉，有本事創一番事業再回來，沒本事死在外面也不願在家鄉丟人現眼，歐陽子奇一肩行李在別人家全數渡着上元佳節中，踏入江湖雖說是他滿懷壯志，不願意就那麼無聲無臭窮困而死，可是有心胸有志氣也得遇到了機會，就憑這麼一個富裏生富裏長的公子哥兒，雖說是遭了幾年苦難，先前總還是在自己故鄉，這一流浪江湖，他却舉目無親，人生地不熟，自己所想的處處不能如願，他從家鄉出來，這種無情歲月，過得苦惱異常，轉眼間一年多的光景，毫無所遇，身邊所帶的有限錢財，早已在他省吃儉用中花盡了。從此竟自困頓江湖，像那假語以及書上所說的，不過是安慰人的話而已！「什麼書中自有黃金屋，又說什麼學成文武藝，售與帝王家」。歐陽子奇倒是學了一身功夫，雖然沒有多高的本領，總算是練了些年，臨到衣食不週之下，所念的書和所練的功夫全沒用了，他直走到雲南地面，幾乎把這個慷慨好義的有志少年，窮困得無法再生活下去，只是這種人，他天生來有一種剛強的志氣，所謂能折不彎，他決不肯去沿門乞討，自己有時逼迫不得已却也忍耐着到江灘碼頭上給人家作些勞力事，換些錢聊以充饑解餓，但是這種事豈

歐陽子奇所能作的？輾轉到了江邊。這年又到了冬令，雖說是那一帶氣候暖，真到了嚴冬也一樣得有禦寒的衣裳，可嘆歐陽子奇還是夏季的一襲單衣，僅僅兩年的工夫，把這個少年折磨得已經不成樣子了，這時自己想到把過去幾年所練的功夫擺在土地上換些錢，無奈他想的已經晚了，穿不蔽體，連一把刀全買不起，那還能賣藝？趕了兩處市集，到處全是勢力之徒，打把式賣藝也講究得有個賣像，人夠樣了，傢伙鮮明，就是花拳繡腿一片的生意經，動起手來全是套子活，反能夠蒙哄外行，大把的賺銀錢，歐陽子奇連着幾大的工夫，連店錢全沒賺出來，竟被小店中把他趕出來，自己飢火燃燒，身上又冷，已經到了水盡山窮的地步，不盡怒憤填胸，決意不再活在人間看這種炎涼世態，想到自己當年高朋滿座，揮金似土，交朋好友，沒有把錢財看重了，雖則後來知道那幾個吃秧子的鄉鄰，設局欺騙，可是自己想到千金散盡還復來，看得太易了，焉想到好漢無錢寸步難行，臨到自己窮途落魄，走遍了天南地北，竟沒遇到一個疏財仗義的，這種世界我何必再留戀下去？不如早早的投江一死，免得早晚也是委身溝壑，被人家笑罵，認為是祖上無德，才有這樣不成材的子弟，歐陽子奇撲奔江邊，但是天寒萬緊，他這單寒的衣服，腹中又在飢火燃燒，離着江邊還有兩三丈遠，腳下一絆，摔在地上，他竟自暈了過去，也不知經過多大時候，再甦轉時自己覺得竟置身於一個小舟中，躺在一個床鋪上，在身邊站着一人，自己稍微清醒些，想到方才的情形，投江未成，摔在地上，這定是被人救了來，自己另着力的振作，抬起頭來看時，只見身旁站着一個七十多歲的短衣老者穿的衣服和自己所穿差不多，這老者面龐生得很怪，隆鼻巨目，長眉短鬚，只是鬚鬚也是紫的，越發顯得他相貌威嚴，穿着件夾衣，袖管還高高挽起，露着半隻胳膊

「胳膊上亂筋暴結，下面雖是一條長中衣，却把褲管也高捲起來，腳底下綁着一雙草鞋。歐陽子奇心想：「你這老實真是多事，你和我差不了什麼。你何必再救我！自己揸扎着坐起，向這老者說道：『老人家你這可是船上麼？』」老者也不答話，只點點頭。歐陽子奇道：『老人家是從江邊上把我弄到船上來，這倒帶累你了，謝你的好意，你還是叫我走吧！』」這老者伸手把船旁掛着的一個大酒葫蘆摘下來，把葫蘆也塞兒拔開，送到你救我之恩，來世再報。」這老者伸手把船旁掛着的一個大酒葫蘆摘下來，把葫蘆也塞兒拔開，送到一邊，往起一揚，咕嚕咕嚕喝起酒來，把酒葫蘆向歐陽子奇面前一遞。却說道：『年輕輕小伙子，說起這種話來，你可真把人氣死，我老頭子七十多歲，還沒活夠呢，真是奇聞怪事！竟會有不願意活着的人。小伙子你嘗嘗我這個酒，喝多少也不醉，不要犯愁，今日有酒今日醉，你既遇上我，我焉能叫你再死，並且你也不許不講理，你不叫我死，你反要在我面前死。你不是太不說理了嗎？』歐陽子奇見他毫無醉態，可是話說得猖狂，遂用手推着酒葫蘆說道：『老人家你不要和我窮途末路人說笑話了，我和老人家素昧平生，我怎會管到你的生死？』這老人哈哈一笑道：『貴人多忘事』。歐陽老兒我要你想想七年前可曾見過我？』歐陽子奇被他這句話突然提醒，可是跟着又搖頭道：『我七年前在故鄉也是一個嚴冬時候救過一個老乞丐，不過他是一個瘦子，一條腿已成殘廢，面貌和老人家很相似，這些事焉能牽強附會』。這老者把酒葫蘆塞到歐陽子奇懷中，笑嘻嘻說道：『歐陽老兒你記得這些就很好了！我的腿遇到了神醫有續骨之方，竟給我治療得好好的，我蒙你相救，死裏逃生，可是我原本就是個乞丐，到如今我多了這條破船，好了一條腿，在原本看來，我是死裏逃生，時來運轉，所以我說還是活着好。』要

歐陽子奇驚異十分，遂把這支酒葫蘆捧起來飲了幾口，這種酒爲平生所沒有嘗過的，歐陽子奇先前家業未敗，極好飲酒，各省的名產全嘗過，今日老花子這種酒，竟自品嘗不出是那類來，把酒葫蘆仍然遞給他，自己覺得酒入腹中，立刻精神一振，不像先前那醉醺醺了，向這老花子說道：「我今日真是在如夢中，自知必死，來在這種地方，舉目無親，只有凍餓死在江邊，想不到承你老相救，但是想起過去事，叫我十分灰心，我從少年時雖非常豪，但是沒把錢看在眼中，以致把一份很好的家業揮霍盡淨，在我有錢有勢時，高朋滿座，勝友如雲，可是臨到我窮途末路，親朋陌路，冷眼相加，過去的好朋友們相見時，把我怕成蛇蝎，遠避不遑，我這才憤走異鄉，自己想著堂堂男子漢，謀食四方，是一件容易事，那知道離開故鄉，這才叫我嘗到人情如紙，江湖險惡，好漢無錢寸步難行，我過去只知道愛好武功，不事家人生產，輪到我奔走江湖，我所想的一些不能如願，竟自落魄江湖，流爲乞丐一般，我後悔有什麼用，所以越發的叫我厭倦了人生，老人家像你這麼窮起來，對於人生倒很達觀，不過我倒不知道怎麼樣能活下去了，老人家你老知道我窮到這般狀況，叫我低首下心搖尾乞憐我還作不來呢？」這老花子哈哈大笑道：「歐陽老弟，你把我也看成了真是那乞食江湖沒有出息的東西麼！我不過是叫你把過去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情形全忘下才好，我領你到一個好所在，你不嫌我一身窮氣，可以先留著你這條命多活幾時，到了我也不能叫你活下去時，你再死不遲，怎麼樣？」歐陽子奇此時精神恢復，已經留意到這老者的言談舉動，不由辨識出來這個老人是一個非常人物，他頗有些故意掩飾自己的形迹，莫非我歐陽子奇時來運轉，得遇異人，我好在已是再世爲人，死中求活，他叫我到那裏去，我就隨他到那裏，又有何妨，

自己仍然是請示這老者的姓名，老者微微一笑道：「我浪蕩江湖的一個窮老頭子，再沒人叫我的名字，全稱我南海漁人，我姓邱你只叫我邱老兒吧！」歐陽子奇知道他是不肯實說，自己也不便追問，這南海漁人又弄了些食物來，叫歐陽子奇吃了，可是醉喝了仙葫蘆中酒身上不知不覺的把冷竟全消，到了天色傍晚，這南海漁人向歐陽子奇道：「歐陽老兄，我可要帶着你走了，你這書沒有什麼留戀麼？」歐陽子奇苦笑一聲：「老人家，我留戀些什麼？任憑老人家去那裏，我也就是那裏算家了，」老者說：「這才是志同道合，」說話間，他自己到了後艙上，把船移動，順着蕩江野岸，繚繞起來，先前還是緩緩的走着，天越黑船走的越快，並且還是逆水行舟，到了日沒之後，竟自把船上的風帆扯起，這小小的漁船，竟放入江流中，黑沉沉的水面，順風逆浪而行，船走的越快，激起的波浪越高，滿船上激的全是浪花，順着兩邊的船絃流下去，歐陽子奇此時身上一和暖過來，已經照常行動，走到艙門那裏，向外張望，此時什麼也看不見，只有波浪的聲音震耳欲聾，艙門那裏也呆不了，從船頭上沖進的浪花，不時的被江風捲進艙內，歐陽子奇只好退回來，直走到明月東升，江面的波浪也不像先前那麼洶湧，歐陽子奇又向艙門口探身，向外張望，這時南海漁人却在後梢招呼道：「歐陽老兄你何妨也到艙面上來賞玩這江心夜景，艙面上比艙裏涼爽得多，我一人弄帆把艙太寂寞了，」歐陽子奇心說，這真是怪人，這種嚴冬最冷的天氣，寒風刮面如刀，他反倒說艙面上涼爽，自己一個年青的人，被他這麼說着，那好說怕冷，只好答應着，硬着頭皮，走出艙來，雖說是波浪略小，可是船身仍是起伏不定，歐陽子奇扶着船艙，慢慢的走向後面，只見南海漁人坐在後梢上，一手把着舵，一手牽着船帆的引繩，看他的情形好像是暑熱天氣

，好容易得到風涼的地方一躲。自己走到近前說道：「老人家太辛苦了，但不知這隻船究竟到什麼地方，還有多遠的水程？」南海漁人答道：「歐陽老兄你先坐在這裏，這個地方說出來你也未必知道，大約離着還有三四十里，反正，不亮準能到了，你不要怕，我一牛最喜夜間，在水面上行船，又沒有阻攔，又沒有別的船礙事，要想怎麼走怎麼走，多麼痛快寫意，葫蘆中酒足夠你我兩人喝的，你多喝一些沒有別的好處，準可以驅寒祛冷。」歐陽子奇遂坐在他身旁，船一邊走着，歐陽子奇偶然問道：「這麼連夜趕緊下去，究竟要到什麼地方？」可是南海漁人始終不答，用別的話岔開，不時的讓歐陽子奇飲酒，船行到四更左右，天空的月亮已經往西沉下去，這一帶的情形，歐陽子奇已經看出，大約地，這隻船非要走入邊荒之地，所經過之處，偶然見到一兩處房屋，全和內地情形不同了，又走了有半個更次，江面越發開展，遠遠的望到山槽湧起，峯嶺重疊，這隻船順着一片接近江流的孤島下轉過去，分明是已從江流中轉入海道，歐陽子奇好生驚異，先前黑夜行舟還不怎樣担驚害怕，現在船行的地方真叫人有些担心了，問他時，這南海漁人只管指點着所經過的地方那一處最險，那一處有暗礁，平常的船戶走到這種地方，只要一個不小心，連人帶船就得葬身海內，歐陽子奇索興不再問他，好在自己已經是無投無奔，與鬼爲鄰的人，還怕些什麼？索性把心腸放開，倒看他究竟把自己帶到什麼地方。這隻船漸漸的直奔一座孤島，離着這孤島還有一兩箭地，這老人竟自從囊中取出一件東西，往岸邊一擡，嗖的一聲響起一聲極尖銳的口哨來，歐陽子奇就知道老人在這種地方還有他同黨，說不定他竟是江湖中的人，他這一聲哨子響過，這隻船又走出一箭多地來，那座孤島前水面上，竟自出現兩條黑影，漸漸離着近了，看出是極小的

兩隻小船，在水面上走的很快，眨眼間，相離已近，歐陽子奇越發驚異起來，只見這兩隻小船上，竟是兩個身量高大的野人，長髮蓬蓬，身上穿着獸皮作的半截衣服，操着槳在水面上像箭頭子一般，剎那間已經貼近了漁船。這兩條小船船頭轉和這隻漁船並排而行，他們所發出來的苗語，歐陽子奇一個字也不懂，這三隻船撲奔那島口，貼近了島口前，立刻兩邊對峙的山頭上，掌起了火亮子，全是油松作的，上面風又大，亮子上的火苗子，竄起二三尺高，先前還看不到多少把亮子，船一進了島口，歐陽子奇幾乎疑心自己置身夢境，只見島內形如一條江岔子，兩邊相對着的山頭，高不過二三十丈，往前看去，綿延足有里許，在上面每隔開一兩丈遠，就有一名野人，掌着火把，身上揹着弓箭，苗刀，形如鬼魅，上面火把的亮子，照在下面的水中，越顯得這種地方陰森可怕！可是這個老乞丐，依然指點着和歐陽子奇講着話，歐陽已經全明白了，這老花子原來是一個非常人物，聽他的口音，看他的相貌，的確是漢人，可是這般苗人，竟能夠這麼對他恭謹異常，足見他的威力，足以震服住這般野人了，船在水面上走的很快，也不過一盞茶時，已經把這段很狹的水道，走盡了，前面水面立刻往外開展去，足有一里多地的方圓往裏邊去的對峙的山頭已斷，這三隻小船，直往裏面衝去，再往對面看時，隱隱約約時現火光，可是全有樹林子深草遮蔽着，時隱時現，看不真切，這三隻小船又走出兩箭多地來耳中就聽得一陣虛笛聲，跟着見一箭多地外，忽然衝出一隊小船，裏邊多半是獨木舟，駕船的全是野人，一個個手法嫻熟，這隊船分爲兩行，迎着這邊三隻小船，他們才把船在水面上停住，形如列隊一般，這三隻小船從當中走，漸漸的看清了對岸，只見這一帶雖然在這麼冷的嚴冬中，可是岸上蒼松翠柏，依然是枝葉青青，地上

隔年的荒草，全有一人多高，並不枯乾，把裏面完全遮蔽住，在貼近岸邊，尚排着十幾隻船，這時岸上簫笛又起，從那松柏林後，衝出一隊擎着火把的野人，有二十餘名，一個個身量高大，面目猙獰，他們往兩旁一分，站在岸邊，在這隊野人的後面，却有兩個漢人，年歲全不大，全在二三十歲，一個長得豹頭環眼，虎背熊腰，一個長得身材瘦小，精悍異常，這時三隻船已經攔岸，旁邊兩船上的苗人，已經窺上岸去，也分立兩旁，岸上那兩個少年全躬身迎接着，口中齊聲招呼：「師父，回來了。」這老花子向歐陽子奇道：「這就是我所住的地方，隨我上岸吧，」歐陽子奇此時只有唯命是聽，跟隨着老花子到了岸上，由兩支火把前面引導，穿過松柏林，往裏走來，在樹林中走了有一箭多地，出了松柏林之後，這才看出後面又有山嶺隆起，許多石屋建築在那山嶺間，隨着山勢高矮，搭的有二三十處，可是全散漫開，沒有一處房子連着的，道路修治的十分平整，歐陽子奇在走道上，才覺出這個海島裏面的氣候，決不像外面那麼冷，前面的火把引導着，走向一段山坡，有數十畝的一段磴道，從這磴道上去，上面有一些數十畝大的平坦山頭，這裏房子較多，有十幾間石屋，所有方才迎接那一隊人，全在那山坡下停住，沒有跟上來，現在只有那兩個少年，和先前在島外迎接的兩個野人，隨着走到上面，直奔一排有五間長的石屋前，在門口站着一名野人，把一扇笨重的木板拉開，兩個少年往門旁一撥身，老花子帶着歐陽子奇走進屋中，一進屋，歐陽子奇仔細看時，這真到了苗山窩洞了，屋中沒有什麼陳設，在屋樑上懸下來一條鐵鍊，繫着一個大石鉢，估量着石鉢已有百餘斤重，用作作燈蓋，石鉢邊上燈捻子燒剩的光燄，照得屋中很亮，這屋子足有三四丈長，迎着門是一架大石案，旁邊有兩個巨榻的樹根當作凳子，靠

邊牆下一架大石床，上面舖着很厚的乾草乾草上面鋪着豹皮，在牆上掛着許多武器。歐陽子奇也聽了些功夫，對於平常的兵器，全認識，可是這事所見到有多一半叫不出名字來。老花子向歐陽子奇道：「這裏是個很好的地方吧？先給你引見引見，用手一指那副身量瘦小的道：「他姓譚叫曉非」。又指那身體魁偉的道：「他姓于名子義，現在你很可能可以稱呼他兩人作師兄吧，老弟你不要怪罪我這人，作事有些霸道，我也替你想過，你已經是不打算活在人間的，因為我叫你活下來，你很可能可以把你的身體性命全交給我，這是最公道的事，所以我什麼事用不着和你客氣了，你說是不是？歐陽子奇靈機一動，趕忙招呼譚師兄，于師兄，立刻叩頭拜見行完了禮，不等老花子再講話，趕緊往他日前一跪，說道：「弟子總算是仗着死去的先人護佑，在我已經定要埋首異鄉之下，遇到了你老人家，不止於救了我，還要成全我，弟子現在說什麼感恩戴德，反正弟子此後能夠活到世上，全是老人家之賜，只要你老不棄嫌，能收我作徒弟，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師父我給你老叩頭了；老花子哈哈一笑道：「很好，你能夠口應心，不忘今日是你窮途末路，已經是快死的人，居然有人把你救活了，更叫你有安身之處，事過境遷，極容易把這事忘掉，你只要能夠牢牢的記住我的遇合就是了。」歐陽子奇忙叩頭答道：「弟子若是忘了今夜的情形，定遭天誅地滅。」叩完了頭，站了起來，垂手侍立一旁，這才問道：「弟子要請問什麼大名，現在你老不能不叫弟子知道了，這老花子哈哈一笑道：「自然要告訴你，那有徒弟不知師父名之理，我姓邱單名一個彤字，匪號南海蒼龍，這邊荒一帶，全叫我苗山怪叟，此處名叫野人島，這裏頭沒有一個野人，並且是一個野蠻的部落，只爲過去二十年間，他們把沿海一帶作踐得漢人全不敢往來，可是鎮守

邊陲的統兵大員，實在憤怒了，要調集邊疆上所有的兵力，把這沿海一帶十幾個海島的野苗，屠戮盡了，永絕後患。你想那一來得死多少人，我爲了這件事，甘心作些犯法的勾當，在兵制軍兵機鎮撫邊疆的大臣面前，用盡了方法，威脅着他們，不叫他們下這種毒手，我更深入海島中，以我一身所學，對付這羣野人，把他們懲治得在我土中如同綿羊一般，這才漸漸的加以教化，可是他們這種野人，你想要把他們教化成漢人一樣，我沒有那麼大能爲，這些年的工夫，只能夠把他們教導得不再作那搶掠殺奪、凶狠暴戾的事，教給他們獵獸捕魚，耕田種地，他們所需要漢人的東西，按着季節，帶領他們到沿海之地，以苗山上所有，換苗山上所無，這才料安下來，不過我想人生不過百年，我雖然壽命長，能活到幾時，這種野人只有我能來治服她們，可要倘若我大限來臨，我死之後，他們若是故態復萌，依然是爲患邊疆，將來他們仍然難保不遭剷滅之慘！所以我才打算收幾個門下弟子，一面傳授他們武功本領，隨在我身邊，鎮撫這些海島中野人。一旦我撒手人間時，一樣有接替我的人，這也是我的一點志願，在十年前，我因爲收錄一個弟子，他已經在我身旁六七年的工夫，武功造就，已經很能夠火候，可是他本領學成，竟不肯安心和我在海島中呆下去私自逃了出去，已經是背叛我門戶的規戒，可是他本領學成，更作惡，走入歧途，到處作些不法的事，弄得聲名狼藉，南北派中，有幾位成名俠義，要動手殲除他，更要查明他的門戶，我得着這個信息，却還能忍耐下去。這才離開海島，親到內地各處訪尋他，爲了他和湖南一位極厲害的武林前輩，結下仇，我幾乎毀在他人手內，也就是我和他遇合之時，我若不是遭到人家毒手，倒致落到那敵地步，可是我身遭大難之下，居然見到你這麼個至誠的少年，這也是我一生最痛快的

事，不過彼時你的家勢未敗，我若對你說出真情，你焉能隨我到這種地方來，所以我打算過十年八年，看你自身的變化如何，我再訪尋你，想不到人世間事，不能預料，你已經家財散盡，流離江湖，其實我在三月前已經跟蹤上你，你毫不覺查，我在暗中考查你的行爲，越發叫我對於你起了愛憐之意，一個人在風平靜浪的過程中，容易看出來真實的志向，你在窮途末路，極危險的時候，腳棧仍然立得那麼穩，飢寒交迫，決不稍變，你那良善的性格，這是很難得了，所以我一心把你收入門牆，要論理我不該這樣作，這叫姜太公尊，何況我還受過你的恩惠，我應該以朋友待你，不過那一來，你我反倒在形跡上疎遠了，我安心傳授你一身絕技，我若對你客氣，武功成就那得等多少年後，所以我甯可落到別人的譏笑，我不顧一切的要你拜在我門下，這是我肺腑實言，實心實意的話，你也能原諒我麼？」歐陽子奇此時真是驚喜欲狂，這位南海蒼龍，江湖上聞名已久，見過他的人可太多了，他是輕易不到內地去的人，竟和自己有這段緣法，在故鄉一番恩待，想不到多少年後，偏偏要得到他的報答，救了我歐陽子奇的性命，還要成全我的將來，歐陽子奇趕緊叩頭說道：「師父怎還這樣客氣，弟子若不是遇見師父，只有葬身溝壑，埋骨荒郊，幸蒙師父相救，把我帶到野人島來，再造之恩，弟子有生之日，決不敢忘。」這位苗山怪叟南海蒼龍邱鷹揚，居然不再客氣，受了歐陽子奇拜見之禮，這位老俠叫他站起來，和兩位師兄引見了，歐陽子奇遂留在野人島中，過了四五天的工夫，苗山怪叟邱老俠客，帶着他把野人島一帶全查勸一過，地形勢以及出入的道路，叫歐陽子陽一一記清，歐陽子奇暗中驚異，好個天險之地，裏面遍地柳着一人多高的野草，林木叢生，更產些奇禽異鳥，歐陽子奇全叫不上什麼名字來，轉到最高之處，能

看出野人島的形勢，這種地方，錯非是苗山怪叟佔據這裏，在海裏走攷了，別的船休想進來，錯非是意外的遇到了天氣，無法避免，客人們死中求活，貼近了島內，暫作寄身之所，可是這野人島中，遇到漢人進來，也不加害，不過決不容你再出去，因為這野人島內，耕牧，沒有一樣不適宜的，把島口封鎖之下，就是數年不出入，島中的野人也能夠自耕自食，所以這位苗山怪叟，也認定了這種海上仙園，容易被人覬覦，一人把這裏經營起來，指導這羣野人們，不再作那凶狠暴戾，好鬪嗜殺的行爲，歐陽子奇對於老師父有這麼好安身立命之地，實在是難得，並且手底下這般野人，只要到了苗山怪叟的面前，一個個馴若綿羊，這其不是僅憑武力所能制服的，自己隨在老人家身旁，刻苦鍛練武功，這位苗山怪叟他所教授的武功本領，和武林中傳授的迥然不同所傳授的功夫除了拳術站樁，全本着那內地裏南派內家所傳出來的，各門獨擅勝場的功夫，他一人能兼通十幾派，歐陽子奇也看出來他傳授武功本領，最注重「下盤」歐陽子奇他並不是一竅不通，在家鄉也很練過幾年，所以得門戶也很正，雖然歐陽子奇本領沒練出來，因為天性好交，他很有看些江湖上不露「萬」的名手，歐陽子奇所知道的極博，對於苗山怪叟這種注重「下盤」就知他所傳出來的功夫，不是江湖上平庸之輩所學所能了。歐陽子奇對於站樁立架子，就是半年的功夫，還是晝夜鍛鍊，決不沒教給半趨拳術，歐陽子奇決心不急，安安心心的受這苗山怪叟的指導，一恍三年的工夫，歐陽子奇已經鍛鍊會兩種掌力，一種是江湖中所常見鐵沙掌，另一種完全是仗着氣功鍊的，是混元一氣劈空掌力。那混元一氣劈空掌專能打硬功，破橫練，這種掌力只要練成了，能夠把對手毀在掌下不見傷痕，跟鐵沙掌是相反的功夫，這也正是苗山怪叟一番苦心，對於歐陽子奇要給

他個極大的成就，這兩位師兄，那譚曉非專攻小巧技，二師兄于子壽，卻是練神功掌力，三人新學不同，所以始終是單獨去練，彼此合不到一處因為他所採取的採練之法，截然不同。歐陽子奇來到野人島，一恍就是五年的光景，這五年中自己真是理頭苦幹，按着師父門下的規矩，除鍛擊武功之外，在野人島中各有操作，各有職司，歐陽子奇在乍入野人島時，一切規矩習慣處處不合，趕第二年之後，不只於把島中的一切習慣全融合了，野人所說的苗語，也一知半解，能夠聽出一多半來，歐陽子奇遂隨着苗山怪叟，不斷的駕一葉扁舟，出島口，沿着野人島的四周來查看本島外圍的形勢，歐陽子奇知道師父這種舉動，一定是有用意，指點些什麼，個人全牢牢的記住。在第三年，已經派着歐陽子奇率領着八隻小船，管巡查島外四週，這種波濤洶湧野人佔據的孤島，本用不着提防外人侵入，可是這位苗山怪叟，就是一步不肯放鬆，晝夜的提防着，好像是提防着或有人來將奪這個人世間的樂土，果然被這位苗山怪叟防備到了，在這年的初秋時候，一個深夜間，竟從海面上出現了大隊的野人，全是駕着獨木舟，他們竟安心來奪取野人島，歐陽子奇是專管巡查島外，發現了這件事，苦着他闖進一隻獨木舟去，自己就算辜負師恩，他率領着八隻小船，全是最得力的野人，一面響起胡笳報警，一面親自迎敵，在野人島外的海面，立刻是一場凶殺惡鬥，所來的這撥野苗，凶悍異常，最厲害的是不怕死的身上掛着三四處箭傷，他們依就奮勇的從裏闖，不到了和野人島的拒敵人同歸於盡，不算能手，就這樣歐陽子奇終於把島口守住，沒容他闖進一隻木舟來，裏面的接應已到，本島內所有的船隻，完全衝出來，這位苗山怪叟，他不在船上停留，趁着亂的功夫，他已經飛昇到島口的懸崖峭間，居高臨下，查看動手的情形，在上面

指揮着半島的苗兵，出奇設法的攻擊敵人，把野人島上的苗兵，殺得大半歸入。數目繁多，比較起來外來的兵力多着一倍。但是在苗軍怪叢形指揮之下，雖是鏖戰懸殊，依然是出奇設法，以少勝多，把來襲的野苗殺得十零八落，大敗而逃，海面上只那獨木舟就拋棄下一百餘隻，死傷的野苗更是不計其數；這一來更是威名大震，這苗軍怪叢經過這一戰之下，不止於本島，野人對他畏若神明，所有南海一帶各島中全都敬服他的威力，不止於不敢侵犯野人島，無形中反倒把沿海一帶也給震服住了，那種凶殘暴戾勇猛好殺的野人們，再也不敢到沿海一帶劫掠，歐陽子奇經過這事以後，自己也是越發欣幸，能拜到這樣一位名師，威震苗野人島，自己就是不能再回故土，將來能夠繼承師父的志願，在苗山裏培養着這種大權，大丈夫也足以自豪了，不過這種事情不能由着你的打算，有的地方竟想不到橫生波瀾，這野人島整理的十分富麗，在海面上能夠捕大量的魚，曾在島內耕耘田地，收穫食糧，更教他們學些編織，衣食住全可無缺，一個野人的地方竟能夠這樣安居樂業，也就算是得天獨厚了，可是歐陽子奇有的時候遇到的事就覺疑難不決，每年間反正總有兩次苗山怪叢，不是走了，就是打發兩個師兄輪流着出島，一住就是一兩個月，最少也得一二十天，趕到回來時必要帶着許多珍貴的東西，有時還帶着珍貴的金珠細軟，那帶得一隻手或者一個大頭，必然叫師父看過之後，才把他送到後面一個嚴密的山洞中，這種情形歐陽子奇覺得事情太怪了，自己不敢問，唯有暗中留意，一恍來到野人島已經五年之久，歐陽子奇的武功造就的頗有火候，個人離開家鄉已久，雖則家中沒有什麼近人了，一個人總是故土難離，久客思鄉，心裏總想着仍然要回故土，可是這個話不好啓齒，因為明看出師父沒有叫自己走的意思，那敢冒然啓齒。自己所

疑心的事已經看到了十幾次，全是驚人動魄，這次是大師兄譚曉非奉命出去，這一趟出去足有七十餘日才回來，有時師兄從外頭回來和師父講的話，始終沒叫自己聽見過，就是趕上自己正在師父身旁，師兄回來了也必把自己打發開，話雖是不十分的躲避自己，所以歐陽子奇能夠看到許多稀奇。這次的事越發叫歐陽子奇驚心動魄了，譚曉非先由懷中取出一個錦袱子裏面是一串明珠，這種珠子顆粒豐潤，決不是平常肆肆容易能買到的珍物，這串明珠師兄獻給了師父之後，更把一個油布的包袱打開，歐陽子奇看得髮根子發炸，裏面原來包着的是血淋淋的手，腳耳，鼻，分明是殺死人之後，割下來的，竟自帶了回來，呈獻師父，歐陽子奇，又是害怕，又是驚異，自己想到師父這樣行爲，究竟是作什麼的？每次師兄們出去回來時，不是帶來財物，就是帶來這個，這時正趕上譚曉非報告完事情交代完，所帶來的明珠和這些血淋淋的手，腳之後，到前而去，歐陽子奇却硬着頭皮闖進屋中，往苗山怪叟邱彤面前一跪說道：「師父：弟子冒死請問師兄們，從什麼地方弄來這些個？究竟是何用意？請師父對弟子說明才好。」

苗山怪叟邱彤看看歐陽子奇點點頭，又冷一聲道：「我早知道你對作師父的已起疑心，認定了這個師父決不是好路道，你恨不得及早脫身離開我身旁，我說得可是麼？」歐陽子奇趕忙叩頭道：「師父不要誤會，弟子決沒那麼想，只爲我看到眼中這些事，太覺傷心，這種殘肢斷體決不是一兩人身上的，弟子願意知道其中的情形，弟子決無他念」。這位苗山怪叟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歐陽子奇我既然把你收進野人島，漫說你功夫還沒學成，就讓你自己把我這本門的功夫練到了火候，我要不准你離開我，你就不容易脫身，這野人島總叫你逃出去，沿海一帶你走到那裏也能把你送回來，子奇，你不信何妨試試。」

第三章 水師緝盜得金叢避千金寨

歐陽子奇吓的忙叩頭道：「弟子絕無此念。」邱彤冷笑一聲道：「諒你也不敢，子奇，近來我故意的叫你看到這些東西，也正是爲的叫你漸漸的知道了師父是如何人，你要知道我匿跡野人島，和這種生苗野人作伴，我也不甘心，我不過借着這裏地方隱蔽，形跡上十分嚴樸，我行我道，我有我個人的事業，你武功未學成，也不是你參與你這些事的時候，到時候你不想知道我也定然告訴你，你不必胡思亂想，你待我有恩我對你決無惡意，我若在你身上沒有極大的指望，我能夠下這麼大的辛苦，把我一身所學完全傳授你，再過二年我的事完全要說與你，並且你也成了我道中人，我還要叫你隨兩位師兄繼續行我門戶中的事，現在我可以叫你先知這一些大致的情形」，說到這，叫歐陽子奇把這油布包裹包起來，苗山怪叟帶着他竟向這野人島後面走去，穿過了一處石洞後面，一個小山谷，地方不大，不過是一二十丈的一個大洞口，苗山怪叟領着歐陽子奇從後洞走進來，歐陽子奇雖則在江湖中也踏了許多年，更流落在邊荒海島中，也經過許多險惡的事，此時隨着苗山怪叟往裏走，不由的心驚胆戰，入石洞往裏走進來，有十幾丈，在兩邊石壁上全有石槽裏面滿註着油膏，用火捻子燃燒，看光焰閃閃，越顯得陰森異常，進來的時候本是白天，可是在石洞裏走來，如同深夜一般，走到斜角後，另現出一道門戶，兩扇堅固的木門用一付大鐵鎖鎖閉着，南海蒼龍邱彤從身邊取出鑰匙，把鐵鎖開了，歐陽子奇覺得這種地方不知怎的竟這麼令人心悸，不過既跟師父進來，任憑是什麼可怕境地也不敢稍帶出神色來，走進門中一看，這裏

邊的情形，先經過的是一條四五丈長的甬道，在牆壁上有極大的石槽內裏蓄着滿石槽的油膏，燃着終年不熄的燈焰，裏面又陰森又潮溼。再加上這種形同鬼火的燈火，氣置身地獄中，把這甬道走盡，又是一層黑門，南海龍郎把這道門開了之後，歐陽子奇覺得這種地方太以怪異，一走進門中，裏面是四五丈見方的一間極大的房屋，石牆石壁，在屋當中用巨石架起一個極大的石鉢，裏面也是照樣的蓄滿了油，在這石鉢的邊上燃起四個火捻子，火捻子夾煙帶火，全竄着半尺高的火苗子，可是這屋中並沒有多大的煙氣，又沒有窗戶，門一關閉，不知他這些油煙子散佈到什麼地方去，雖則屋中有這石鉢的火光照着，但是因為屋子太大，一點陽光透不進來，乍一進進來，顯得黑沉沉任什麼也看不真切趕到凝神注視仔細的向四下一打量，歐陽子奇真是毛髮皆豎，兩隻手不住的有些顫抖了。這四週的牆壁，有的上面擊着空格，每一個空格裏面或者放着包裹，或者擱着木盒，這些東西到還看不出什麼可怕來，只有靠裏面，整面的石牆，竟自掛着二十幾條帶血的髮辮，和十幾個黑紫色的口袋。歐陽子奇比時顏色慘變，手裏棒着的包裹，再也捧不住，叭噠的掉在地上，南海蒼龍郎一轉身，看到歐陽子奇這種神情，竟自吃吃一笑道：「子奇你不要驚慌害怕，你看到這種地方，認定了師父是殺人的魔手，對於你也有不利的情形麼？」歐陽子奇不由己的往地上一跳過：「師父弟子蒙你收錄，更是我救命的恩人，焉能再害我，只是師父把我帶到這種地方究竟是何用意？」用手一指牆上那些血髮道：「師父這些慘死的人，究竟全犯了什麼罪？被什麼人下這種毒手，處治了師父可能告訴我麼？」南海蒼龍郎伸手把地上的包裹檢起，向歐陽子奇道：「我既把你帶到這裏，當然要叫你知道一切，你不同我也一樣告訴你。你隨我來。」

歐陽子奇站起來隨在了師父的身後。這位怪叟領着歐陽子奇走到東牆下，到了一個石槽旁，伸手從上面抽出一塊八寸長，六寸寬的木牌，遞給了歐陽子奇道：「你這木牌上的字跡仔細去看一番，歐陽子奇緊接過來，因為這屋中黑暗，往當中石槽旁那裏湊了幾步，仔細看時，只見這木牌上面頭裏編着年月日時，跟着寫的是其省某縣某地，下面是人名字號。你看此人一生的行爲，所作的惡事，後面註明了於什麼時候差派某一個門下去處治他所帶回來的是什麼，所得來財物數目，上面寫的詳細異常，歐陽子奇這才豁然醒悟。這位師父簡直是參着生死簿，南海若鷓鴣形看歐陽子奇把這面木牌看完，問道：「子奇你明白了麼？我這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我在這野人島正是爲得爲人國主持正義，你再往裏面看看，歐陽子奇把這面木牌遞給師父之後，順着東牆往裏轉，進看過四五面。這些歐陽子奇越發的明白了，因為其中很有幾件事是自己聽說過。當年在江南一帶連出過四五樁巨案，全是落成了懸案，最厲害的是兩廣總督和川邊總鎮，黑夜間被人把首級割去，官家發動了極大的力量，懸過數千的重賞，有幾個出名的捕快下手辦案，始終沒把作案的人擒獲，直鬧了四五年的工夫，才把事情消滅下去，原來竟是師父南海着龍邱形，假如案作下來之後，在野人島這一隱匿，那還會破的了案。看到那些個血髮，全是些個賊官惡霸，土豪劣紳，綠林中的敗類，這些個被殺害的就算是再休想有昭雪之時了。歐陽子奇雖則知道師父這德行爲是替天行道，但是作下這些了命案，終覺得是干犯法禁，爲國法所不許。這時南海着龍邱形正在整理着一排石槽內的血髮物，似感到年華逝水自言自語的道：「一眨眼間這事已過了半世了！……」歐陽子奇忽然看到第九個石槽的木牌只見上寫着：「福州捕快歐陽昆。」歐陽子奇幾乎把木牌掉落

，自己出了一身冷汗，原來祖父竟死在了邱彤之手，這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自己此生絕不會再知道祖父被害，殺他的凶手是誰，想不到二十年後竟會在這野人島得到確實證據，原來歐陽子奇的祖父當年是福州名捕快，人頗正直，有義俠之風，在六旬晉九的那年已經告退不幹了，因為在福州和人經營着一家店舖，未能離開福州，第二年連出巨案，福州總督，玉子賢是正苗族滿族貴胄，貪婪無饜，那年鬧旱災，朝廷發帑賑濟，他竟冒領虛報，怨聲載道，這時福州連出盜案六家，富紳損失甚鉅，最後總督玉子賢被彈劾，把他歷年所括斂來的金珠細軟搜洗一空，這一來玉總督那肯甘心，竟自懸出重賞，來非把盜黨緝捕歸案不可，屬下可遭了殃，州官竟把他退職捕頭歐陽昆威脅利誘，拉了出來教他辦這案子，歐陽昆明知道作案的本領太高神出鬼沒，自己伸手一管，非弄成殺身大禍不可，只是想盡方法也難擺脫開，萬般無奈之下，請求師門中一班人幫助忙，可於誰也不敢伸手管這件事，知道作這案的是南荒隱名巨盜所為，那時南明老人尚還在中年，南明老人是入九宮州後的稱呼，彼時名無極辜狄秋原，原比歐陽昆還晚着一輩，可是已經掌管着先天無極派的門戶，他深知這盜黨的底細，不過自己也非敵手，悄悄的把歐陽昆引至無人處，略示一切，還是主張着歐陽昆趕緊設法逃走，只要伸手就是殺身之禍，可是歐陽昆已經無法擺脫自己打算只要能夠查出盜窟所在，用江湖道中一種軟中硬的辦法，請盜黨只要給到案圖案，自己能脫身離開官家的勢力，他們只管逃走，自己從此絕不再出頭，南明老人狄秋原認為歐陽昆只要能夠不洩露盜黨一切，事尚可為，遂諄諄囑咐歐陽昆千萬要慎重從事，歐陽昆得到了南明老人指示，回到福州家中，自己此次雖是決意這麼辦可是毫無把握，說不定就許死在野人島，落個活不見人死不

屍屍，千不該萬不該，在當晚與家人訣別。酒後竟自跟進武功全沒練過的兒子歐陽守謙說出了盜黨的一切，兒子歐陽守謙天生來不是練武的材料，所以只念過六七年書早早的取妻生子，歐陽昆倒也願意，兒子安分守己的作一個商農，所以絕不傳授他武功，在第二日起身到州衙稟明了州官，可是絕不說出自己跡緝盜魁的所在，請州官信任他使利行事，那時官家那有一些理性，不管歐昆是否在官應役，完全按職下役更嚴苛對待怕他逃走，當堂把歐陽守謙傳來，交班上看管，歐陽昆過七天不回來，就把他兒子插監入獄，歐陽昆只得含憤上路，歐陽昆此次連兵刃全沒帶，只暗中把家傳的一件寶物百鍊金套穿在裏面，不料他走後的當晚，歐陽守謙不知利害的把盜魁匿跡野八島，洩露給班上人。連三更沒過，歐陽守謙跟班上兩個聽到守謙說話快手全被殺，歐陽昆也沒出福州境進了毒手，頭皮髮辮全被割去，趕到屍身弄回來，歐陽家中只賸了一門老弱，那時歐陽子奇才只五六歲，他老祖母知道不趕緊離開福州，恐怕連這條後代全不能保全，趕緊把合夥的舖面讓與了同伙人帶着歷年積蓄逃出了福州，來到四川天全縣清水塘住了下來，可是這個仇要想報，只有指望着子奇長大成人還得投明師學就一身本領，談何容易，趕到後來，歐陽子奇長大性情倒是慷慨好義，只是不善求人生計，雖也練了些年武功，沒有什麼驚人之處，老祖母是個識大體的人，知道告訴他不過早早送了他的命，絕了歐陽門中的後代，反不如隱忍下去，養蠟附兒媳不許洩露當日的事，老祖母直到臨危，欲言又止，終沒肯說，還是歐陽子奇的母親去世時才告訴了歐陽子奇，可是牢牢囑咐他要謹慎訪查，這人的姓名雖不知道，可是當年那種驚人事蹟，江湖上沒有不知道的將來只要你學得驚人本領，此人如在人間訪他容易，歐陽子奇才知道祖父和父親全遭人殺害，尤

其是祖父死的更慘，這件事遂存在心中，那知自己一生遭逢不幸流落江湖萬想不到竟會在此發現廿年前的驚人慘蹟，可是自己知道稍露聲色就有殺身之禍，師父正走過來，痛罵一班被處置的惡人，自己只有從旁讚揚着，南海蒼龍邱彤把新帶進來這個包裹放到西牆石牆上的空櫃中，也從身邊取出一面木牌，放到一處。這才帶着歐陽子奇從裏邊出來，把石洞門照樣的封鎖，帶着歐陽子奇走到前面，決不再題一字，因為野人島中所歸化的這般野人，他們是篤信神鬼，南海蒼龍邱彤設備這種地方，只對這般野人傳說，這是漢人所奉祀的一種最靈感之神，決不許苗人來窺視，只要不遵他囑咐，親自向石洞裏面窺查，定降災禍，這般苗人們經過若干年的工夫，就沒有一個敢從裏面偷看查着的，在帶着歐陽子奇往石洞去的第三夜，這怪叟的大弟子譚曉非，二弟子于子義，全在島中，時候已經到了三更，歐陽子奇等全壓下了，忽然邱彤把這師兄弟三人全叫喚起來，到他所住的屋中，歐陽子奇見師父這裏早已設擺好了香案，一切供品，居列的齊齊整整，邱彤向歐陽子奇道：「你入我門牆，雖行過拜師之禮，可是我的祕密到三日前才算叫你知道，你可知道在江湖中作這種替天行道的事，已經二十餘年，沒有敗露過，就仗着我的門規嚴厲，你既然作了我的弟子，自然也要繼承我的衣鉢，行我之志，你要在祖師前重行宣誓，在我門中也要效一番力，從今夜起，不論何年何月以至於一身消滅之時，我們的行爲不得向我師徒以外的人道及半字，這必須嚴厲遵守，倘若是對於我們中的戒條存輕視之心，口頭不愼，洩露出去，一點風聲，那也就是你自趨滅亡之時。」說話間，南海蒼龍邱彤上香行禮，譚曉非于子義也全參拜祖師，歐陽子奇到了這時候，那「不俯首聽命，也照裏面參拜過，邱彤又宣佈了本門中的十二條戒規，所應當遵守的一一聽

歐陽子奇牢牢謹記，不止於謹記，還得切實奉行。歐陽子奇在祖師前宣過誓，不論到了什麼時候也決不敢洩露本門中的一切行爲，這樣重行拜過祖師領受戒條之後，更令這師兄弟三人互相的在祖師前宣誓，誓同生死，免難相救，禍福相共，這些儀式行過之後，南海蒼龍邱彤取上一件東西來，形如一份字柬帖，可不是紙製，是用熟革製成，又柔軟又堅固，上面有這南海蒼龍邱彤親自寫的姓名，鈐記告訴歐陽子奇這名叫金盟簡，也是本門中最重要的一種信物。除了我們師徒四人之外，只有你大師兄譚曉非他在內地收錄了三個弟子，手下各有一般親信人物，專爲的探探一切事情，只要我們想到有某一個人，先由你大師兄譚曉非負責偵查此人的一切，若是有本領的人，他功夫深淺，所隸屬的派別，所學的本領，最擅長的武功，是拳功是器械，是暗器，他手下全有什麼人物，平時他起居動作的情形，全要偵查得清清楚楚，回到野人島報告明白之後，領取金盟簡，凡是領受這金盟簡的人，也就是出在動手的人，只憑這件東西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全可以呼應，本門中所交往的同道們，盡全力協助，不過所圖謀的事，只有領受金盟簡的人知道，即或本身遭到意外，寧可連性命不能安全，也要保守着本門中的誓言，對於所圖謀的事，不得洩露一字，領取金盟簡之後，倘若有怕死貪生、循情賣放等等的形勢，那就是甘心背叛本門的門規立時處死，決不寬貸。歐陽子奇一一的答應着，把師父所父派的語牢牢謹記，行過禮之後，南海蒼龍邱彤令這師兄弟三人散去，自此以後，歐陽子奇也算是師門中動力的人，不時的被派出去辦理這種替天行道殺賊官，除惡霸，幫富濟貧等的事情，一恍就是三年多的光景，這種行爲，雖則是決沒有害良善，但是只歐陽子奇一人手中三年的工夫，就是十一條命案，若以兩位師兄所辦的事，大約不下數十

人，全算死在這金盟衛下，歐陽子奇未免朝夕不安，認爲這樣作下去，早晚終有犯案的時候，因爲師父南海蒼龍邱彤，這種行爲，實有些過分殘忍，視人命如草芥，自己認爲一個人一生背着這麼多的血案，不會沒有暴發之日，歐陽子奇安心想着要撒步抽身，但是實沒有那麼大勇氣，因爲平時所看到師父那種厲害的手段，只要自己露出有時要逃出他手去之意，恐怕非要毀在他手裏不可。這年就在一個深秋時，師兄于子義領受金盟衛，到福州地面去辦治一個現任的都督，事情是辦的不算不順手，把這都督刺殺後，更把他歷年所有的贓款，金珠細軟等全都得了來，叫師父南海蒼龍十分高興，在九月九這天，重陽節的時候，在野人島內預備杜豐盛的酒筵，爲二師兄于子義慶功，所有這野人島轄下的野人們，也全都帶着特賞，野人島內這一夜真是狂歡，那知道在四更左右全在飲酒過度，多半的沉醉爲泥，酣睡不醒下，被水營攻野人島，其中更有幾個武林中能手，是專爲對付南海蒼龍師徒四人而來，一動手就把整個的野人島佔據，這般武林能手們安心是預備捉拿南海蒼龍邱彤和譚曉非，于子義、歐陽子奇，事出倉猝，毫末提防，師徒四人雖然各有一身本領，可是全是飲酒過量，弄個全數被擒，這所來的水師營官兵，他們只在搜索，野人島的野人，可是這般官家所請出來的能手，單獨的只爲辦邱彤這一案，把他師徒擒獲之後，要搜倉贓物，天還沒亮，不過五更左右，歐陽竟自遇到了意外的救星。辦案的是福州捕頭，花刀邱志強，此，當年也曾落魄江湖，流落異鄉，找到歐陽子奇登門求助，歐陽子奇那時是有求必應，從來沒有叫江湖練武的失望而去，對於邱志強款待了十幾天，又厚贈了川資，打發他走的，歐陽子奇當年那種慷慨、好客之情，也就這他敗家之由，可是世上事，是因果循環，絲毫不爽，歐陽子奇雖然那麼敗了家

，可也救。他後半世，焉想到這邱志強竟輾轉到了福建地面，投身公門中，當了一名捕快，職司捕盜拿匪，邱志強既然功夫不錯，心思更細，只二三年的功夫，老捕頭辭職州官，竟把他補了正名，他遂當了捕頭，很辦了些大案子。彭澎的連了隣省都知道，有這麼位名頭，花刀邱志強，此番苗山怪叟南海蒼龍邱彤，案情犯了，官家已經暗中經過幾個月的探探，竟把他這種秘密的行爲探查了個清清楚楚，入野人島捕拿南海蒼龍，邱彤歸案，知道這是一個來無蹤去無影的飛賊，巨盜，所以力用的很足，公門中能手就有七八名，這一案可是由福州官吏的走動，所以由捕頭邱志強領袖攻入野人島，歐陽子奇被獲遭擒之下，遇到了邱志強手中，焉能袖手旁觀，把他送入官家，受那一刀之苦，好在剿辦野人島，離則已然得手，因爲荒邊地方大，還得仔細搜索羽翼，防備裏面還有大隊的野人，這邱志強所帶手底下兩個徒弟，趙天福，石天端悄悄的把歐陽子奇提到一間石屋中，叫自己徒弟把守着門外，邱志強到屋中，向歐陽子奇一招呼，問他爲什麼竟自流落綠林中，作這種犯法的事，等情過重，倘若解到福州去，決不會逃得活命了，歐陽子奇在希望毫無之下，忽然遇到了這個救星，自己決不作欺人之語，把個人家產盡絕，流落異鄉，遇上了這苗山怪叟，把自己救了，帶進了野人島，遂拜在他門下爲徒，以及先前決不知道他是綠林巨盜，後來這苗怪叟才對自己說了真情實話，不過自己已然作了他徒弟，更知道再想逃出他手去，那算妄想了。只好跟隨他們屢次作案，現在被獲遭擒，只求一死。這位捕頭邱志強向歐陽子奇道：「你也是好人家的子弟，當初一一走荒，已經陷身在綠林道中，那不是你自己的心意，無可如何，如今已經把苗山怪叟捕獲歸案，你只要能夠痛改前非，個人應該顧念到個人的身家清白，並且我還記得歐陽老

太太是個慈善人，他老人家雖然去世，你是一個很忠盡孝心的人，無論如何也應該立時洗淨。叫老太太死在天之靈也安了。」歐陽子奇道：「邱師傅我還沒說什麼？我的頭就要離開了身體。我這算前世造下孽，今生得這種慘報。」邱志強道：「現在我還同來的弟兄，以後官兵耳目衆多，只要等到從這野人島一起解，歐陽老哥你的命就沒有了。現在還來及。我放你脫身逃走，你可不許再在這一帶停留，遠走高飛，連江南全許停留下去，最好是往北五省去，個人既有一身本領，忍耐一時，稍有機緣也能發達，當年老兄你對我有救命之恩，現在我若親手把你送到牢獄中，我還有什麼臉見江湖中朋友們，我那可成了忘恩負義小人之流了，現在我放你逃走，你手底下的兵刃暗器萬不可少，全在什麼地方快快告訴我。」歐陽子奇見邱志強實在是安心救自己的性命，遂把自己存放兵刃暗器和個人身邊的一點積蓄放置的地方，告訴了邱志強，邱志強親自去給他取來，這就叫陰錯陽差，兵刃暗器全對，只有一個包裹算是拿錯了。他和師兄譚曉非于子義住在一個屋中，邱志強竟把譚曉非的包裹給他拿來，倉猝間歐陽子奇也顧不得看，竟白把在身上，邱志強遂令兩個徒弟趙天福、石天瑞借着搜尋敵人爲名，從野人島的西邊一處險要的水口子，用船把歐陽子奇帶了出去，邱志強另駕着一隻船也跟隨出來，野人島外雖則有許多水師營的官船，在這裏把守着，可是捕頭邱志強此時實有權力，出入沒有敢阻擋他，歐陽子奇竟自安然逃出野人島。趙天福、石天瑞直把他送到五六里外一處港灣，放歐陽子奇上岸逃走。這種絕其逢生，實在是難得。歐陽子奇遂趕緊的離開這荒一帶，刻不停留，盡檢那人跡不到的荒山絕嶺野荒郊，往北逃下來，可是他趕到一查自己身上所帶的包裹，這才知道弄錯了，包裹是師兄譚曉非之物，裏面倒是有

不少的金珠細軟，足夠自己後半世的過活，包裹下面另一個包兒很重，打開看時歐陽子奇驚得一身冷汗，口叫着：「天啊！難道世上真會有這樣事麼？這真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自己一邊自言自語的叨念着，把包袱最下層的一件紫金囊衣提起來，反覆看了看，不住嘆息着，竟把這件紫金囊衣擺在地上，朝着這件囊衣，連着叩了四個頭，再祝告着道：「祖父在天之靈有知，也可以安慰了，爲想數十年後，竟叫你孫兒發現了，殺害你的仇人，紫金囊衣仍然落到我歐陽後代手中，祖父你陰靈護佑，孫兒從此要痛改前非，要立一番正大的事業，縱然沒有那樣福命，孫兒就是凍死餓死也決不再走入歧途，」歐陽子奇祝告完了之後，把這件紫金囊衣拿起，自己看着也是愛不釋手，因爲這件東西製造的十分纖巧，又柔軟又堅固，隨手折疊，口比平常綢布的衣裳略爲的硬些，歐陽子奇把他放在地上，把腿綁上，一手叉子拔下來，用足了力，向這件紫金囊衣猛砍去，手叉子刺在上面，只有起了一溜火星子，把紫金囊衣拿起再看時，不止於沒有刃傷，並且連一點刀劃的痕跡全沒有，歐陽子奇欣幸萬分，趕緊把外面衣服脫下來，把紫金囊衣穿在裏面，雖則乍一穿上覺得有些笨重，但是決不妨礙着動作，這件東西放在練武的身上，尤其是走江湖的人能夠得到極大的益處，個人有這身刀槍不入的紫金囊衣，有什麼強敵也敢應付了，何況我現在唯一的對頭也就得說是我恩師南海漁人，和這南師兒變爲仇人的譚曉非，不過他們全落在了官人的手內，案情重大，是否能逃得活命，尚不可知，我還有什麼可怕的處，歐陽子奇先前逃出野人島，那時並不是自己的意思，完全是曾受自己厚恩的花刀郭志強逼着離開的。個人心里還估摸着個人怕死貪生，不念師門的恩義，和同堂學藝之情，怕死惜命，萬一師父師兒只一逃出官家之手，也就

是自己送命的時候，趕到一發現包裹內的紫金囊衣。歐陽子奇真是自一塊石頭落地，認爲把己若是這層離開天南一帶，也是算大仁大義了，不問可知祖父在世時，也是一帶武林中的能手，更有紫金囊衣護身，未免有得罪江湖道上人的時候，可是後來祖父聽說是我到廣西省總督那里當了差，很得總督的信任，可是那時個人年歲太小，還不能記事，父親下世又早，直到後來聽到祖母告訴自己，祖父在外任上被人殺害，連祖傳的一件紫金囊衣也被人盜走，並且還落個尸體不全，那時家鄉中決沒有知道祖父是那樣死法的，因爲祖母主張着不准把我祖父慘死的真情實況說與親朋戚友，恐怕人家背後指點歐陽家中定作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才落個死後連尸首全落不整，事情漸漸的全忘掉，尤其是祖母去世之後，更沒人提起了，那又料到事情隔了三十多年，竟會仍然發現出來，紫金囊衣更落到我歐陽子奇的手內，這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更可以警戒人作惡事的確則能徼倖一時，終歸是難逃報應，誰又能想到我祖父竟自死在了自己孫兒師父，師兄的手內，如今好了，野人烏隻我身逃出來，現在我聽天由命，他們遭了報應，官家按律處治了他們，我也不必再下井投石，替官家作劊子手，我更犯不上落個忘恩背叛之名，不過師父，師兄若是真個還能逃出法網，我歐陽子奇倒要拍拍良心自問，既然已知道慘殺祖父主動人，和動手人，我重置之不問，我歐陽子奇可就枉爲男兒漢了，我那時可要爲祖父報仇，雪恨，苗中怪叟跟譚曉非決不能再叫他們逃出手。這歐陽子奇打定了這種主意，可是眼前他還得顧忌着個人也是漏網脫逃的犯人，師父，師兄要是落個身首異處，個人早晚恐怕也難逃開那一刀，我還是趁早溜走高飛，先不能管他們生死存亡，我找個安全的地方，忍耐一時作些小本經營，把這風聲避過去，將來再想創一些業事的辦

法，這歐陽子奇遂連夜的離開邊荒一帶，喬裝收扮，假作販貨的商人，好在身邊還有些珍貴的珠寶，一路變賣着遂來到大河以北，歐陽子奇雖然是跟着苗山怪叟邱彤在野人島數年的工夫，也曾被派赴各處辦理門戶中事，可是對於經商作買賣以致以武功本領尋求事業，他處處是外行，作了幾次買賣，連着折了幾次本，這就因為他出身富貴之家，對於生計絲毫不懂，歐陽子奇負氣投奔關外，自己因為身邊的一點積蓄已經用去了一半，來日方長，還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轉天南，個人必須早早的打定主意，再若因循下去，可就對不起自己了。歐陽子奇遂投身在礦山中，這次就算對了，他一入礦山，自己安心要從這礦山里面找出將來個人立身的事業來，免得總是寄人籬下，沒有發展，這座礦山本是關東五省有名的地方，就是千金寨，個人領率着礦工們晝夜辛勤不辭勞苦，歐陽子奇深得礦山礦主的賞識，漸漸的把他提拔得掌了大權，一恍七八年的工夫，這千金寨的礦山，竟完全到了歐陽子奇的手中，歐陽子奇一手經營起來，他到這時跟當年判若兩人了，練達人情，精明幹練，走遍了關東三省，到處全是他的朋友，歐陽子奇威名已著，財產日豐，自己因為離開天南已經這麼些年，當年的事，早在消滅中，任何人也不會再題起，自己不趕緊重回故土等什麼，好在像他所得這座礦山，已經成了固定的事業，只要是按着規矩去作，每年全能夠剩卜若干銀兩，是一個不敗的江山。歐陽子奇把礦上的事，託付了一番，自己在千金寨已經成家立業，個人打算到故鄉把當年一手所賣出去的產業，和被人誣騙去的，要完全弄回，重整門庭，也叫鄉里的父老們看一看，我歐陽子奇是否是個有志氣的人，他帶着家眷回到滄瀾江畔，再來故鄉，歐陽子奇幾乎一個人不認識了，他離家差不多總有三十多年，所有當年第一處吃喝玩樂的朋友們，在自

已走後。有的自趨下流，有的挺而走險，死的死，亡的亡，有那年歲略大的，到今日自己回來誰還認得，歐陽子奇看到這種滄桑小劫，短短三十年間，就變成這樣，自己不禁把來時那種不平之念，完全消滅，只是認頭的把產業加倍花錢買回，宅子也重行翻蓋起來。歐陽子奇這一錦囊鄉，雖然沒有作了官，成了大名，但是發財還家，也算是男兒揚眉吐氣之時，這一來老街舊鄰全巴結着上門，和歐陽子奇論交情，歐陽子奇看到這種情形，越發到心，這就叫貧居鬧市有鋼勾鈎不住至親骨肉，富住深山有木棒打不斷無義的朋友，這種世態炎涼，人情如紙，敬富欺貧，叫自己回想當年，離開故土時，更是痛心欲死，歐佩子奇經過了這些年的磨難，看到了人情的冷暖，對於這個故鄉，反覺得呆下去無味，自己認爲一般以鄰里長者自居，衣冠楚楚，道貌儼然，滿口中仁義道德，一派的假仁假義，居心險詐，反不若屠沽市儈之流，反倒有些真肝膽，自己在千金寨礦山，雖則也遇到些個繩梁不法之徒，可是還是有血性的勇心，而則自己更有自己的心事，這些年來，竟風聞着苗山怪叟，南海蒼龍邱彤，跟師兄譚曉非，于子義等野人島落網之後，生死不明，據說是依就從官家手內逃得活命，可是因爲他的案情過重，主辦那一案的官家，暗中作了手脚，竟用別的人頂替他們伏法，消滅了這一案，不過江湖道中可沒見着這師徒三人的踪跡，這種傳言，也許不確，因爲這種事，如果風聲真個洩露出來，關係着好幾位封疆大吏二品大員的前程和性命，也許這件事是真，他師徒怕牽逃亡海外，自己對於這件事情終不能釋懷，倒也慌着查他個水落石出，不過事情是無從着手，個人想着索性離開故土，在千金寨立住了堅固不拔的根基，並且關東三省是江湖道上人最多之地，耳目也靈，個人也深爲憾着，能夠爲當年屈死的祖父復仇，並且也得防備着

他師徒果然不死，對自己也未必肯甘心，歐陽子奇打定這種主意之後，把家裏安置一番，找了一個遠門親戚叫他替自己看守門戶，照應祖宗的墳墓，歐陽子奇仍然回轉千金寨經營礦山，不再作回鄉之念，這一恍就是六七年的光景，歐陽子奇的夫人已然生了孝仁，孝義這兩個孩子，歐陽子奇在飽經憂患之後，千金寨這一立地勢力來，成立業，總算是不負當年同受盡了奔波之苦，這千金寨的礦山，整理得像鐵筒一般，個人定了礦山的管理規矩，礦工們在工作之餘，全要下場子，操練功夫，所以千金寨礦山的礦工，只要入礦山工作三年之後，全是很好的一身功夫，歐陽子奇以礦主的身位，礦工們更尊從他作老師，這一來在管理礦山上有極大的利益，凡是在關外道上的男兒，沒有一個老頭懦弱，但是唯獨在千金寨這個礦山工作，緊守礦的規矩不敢稍差一步，並且一個個鍛鍊的身體強健，對一操作上也顯得格外的工作迅速，礦山的生產日加，每一個礦工全能有極好的積蓄，他手底下領率着二百多名勇壯兄弟，這千金寨名震關外三省礦主歐陽子奇也算立起「萬兒」來。不過這礦工管理的可十分緊嚴，礦山們出入全有一定的時候，外人和礦山上除有極近的淵源，休想入礦山一步，這一來却免去了多少是非，在這年正是秋高鳥肥之時，歐陽子奇在這礦山上養有數十匹良馬，因為正到了行個打獵的時候，歐陽子奇帶着手下幾個得力的弟兄，把他們出去行個打獵，他們這一出去，有時尚進山去，就許三兩天才能回來，在歐陽子奇出去打獵的第二天就沒回寨，忽然在山下頭道柵門那裏有人來找礦主，守柵門的因為從來沒見過這人的名字已變了，仍然是姓歐陽，單名一個「謙」字，本來當年遠去關東，那時江南的案情未消，自己

恐怕說出真名實姓來，雖則遠走關外，不怕什麼，但是被官家牽纏上，就是麻煩。所以把真名隱去，連家鄉籍貫也完全改變。他來到關東之後，除了當地交的朋友，從來就沒有親戚朋友，都是族人來找他，此時這人來礦山訪他，守礦山頭道柵門的對於礦主所交的人，全認識，見這人面生可疑，並且來人不住的問道礦主歐陽謙他的大名可是子奇，是不是江南人，守礦山柵門的越見他這麼問越加疑心，反倒盡丈的盤問他，可是此人所說的姓名來原，毫不着邊際，分明聽着也帶着江南的口音，可是他偏說是大河以北人，這守柵門的遂告訴他，礦主恐怕一時還不能回來，已經到盛京訪友去了，有什麼事只管留下話，這人只說是改日再來，臨走時對於礦山的道路似乎十分注意，此人走後的當晚，歐陽子奇已然打獵回來，此次是飽戴而歸，守柵門的把來人尋找的事，向歐陽子奇報告一番，歐陽子奇聽到弟兄們這一說不禁愕然，對於弟兄們應付得法，十分誇講了一番，因為來人只說出姓于，沒說出別的，歐陽子奇又問了問來人的相貌，和穿章打扮，吩咐管柵門的弟兄，對於此人再來時說仍然並沒回來，可是不要叫他走，把他請到礦山，讓到礦山的前樞，叫他和管理前山的把頭朱元勝相見，弟兄們答應着，歐陽子奇回轉礦山後樞，自己認爲此人來得十分可疑，難道他們真個未死，依然健在，居然找到關東，我倒不得不好好的應付他們一番了，歐陽子奇從這日起，暗中自己可留了心，晝夜盤查礦山前後，對於附近所有來往的人，全十分注意，這天在太陽已經落下去的時候，自己正從前山轉過來，沒走寨門，從嶺頭翻過來，這一帶平常人決不能出入，必須有輕身縱躍的工夫，並且嶺頭上晝夜全有人把守，爲是提防着，不法的礦工竊盜私逃，歐陽子奇從嶺頭這一轉過來，眼中望到靠山嶺下邊正有一人隱隱藏藏，直奔寨門這邊轉過來

歐陽子奇一見注了意，自己也把身形掩蔽住，暗中監視他，仔細打量這人，上下離隔有數十丈，約略的也可以看出此人年約五旬左右，他到了寨門附近，身形停住不往前走，却往這嶺頭一帶仔細端詳，他這一抬頭，一仰臉，歐陽子奇不由幾乎失聲，此人分明是野人島苗山怪叟，南海蒼龍門下二弟子于子義，雖則多年沒見，他的面貌總還認得，歐陽子奇暗道：「照這情形看來，他遠到關東來找我，定是不懷好意，當年南海蒼龍的門下，賜金盟簡上面有極重的誓言，我逃出了野人島，分明是背叛師門，可是他們那又知道我歐陽子奇愈懷著滿懷冤憤，他們就是殺我祖父的仇人，這紫金叢衣也是南海蒼龍門下唯一的寶物，分明知道落到我手中，他們既然沒死，決不肯甘心，我若要見着他，我這于金寨算不能立足了，我得好好的打算一下，歐陽子奇身在山嶺頭沒敢動，等了半響，只見那于子義在寨門一帶向東轉了一週，因為寨門已閉，他也沒叩門，竟自走去，歐陽子奇趕緊回到嶺山後面，自己暗自盤算，這件事應該怎樣應付，我在這嶺山不能長久的隱藏，何況我已是闖出「萬兒」的人，就是此人來歷不明，我也應該見他，關東三省只要充一條好漢的，就要兵來將擋，水來土屯，我若盡自推拖，叫弟兄們也要疑心我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或在我是思懼人不敢杜見，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我和他雖是同門師兄弟，但是我祖父總算死在他們手中，他就是仇人，我不下毒手等什麼？」歐陽子奇打定了這種主意，對於嶺山的弟兄們傳出一道緊急的命令，只說是有人想暗算于金寨嶺山，要加緊防備起來，尤其是夜間須要提防着來人，有高來高去的本領，除了柵門以外別處後一樣也能闖入，夜間要多派巡山的弟兄，放哨卡子，把守入山的幾條要道，歐陽子奇更親自指點了一番他們照自己所指示的去佈置，所有守衛前山的

弟兄，奉到班長的命令，全都加緊盤查，守護絲毫不敢放鬆，歐陽子奇却暗自預備。每天到了夜間，起更之後，自己結束好了，配好了六刃暗器，在前山嶺頭一帶親自盤查，一連就是六天的工夫絲毫沒有動靜，歐陽子奇可不敢歇心，仍然是白天睡覺，夜間盤查防守，直到第七日的夜間，在二更左右，歐陽子奇來到前山柵門以東，從嶺頭一帶翻過來，撲到頭道柵門的東邊山頂上隱住身軀，往山道一帶瞭望着，這次算是預備着了。歐陽子奇竟發現嶺頭道卡子外有了夜行人的暗跡，此人的身法很快，縱躍起落，輕巧異常，他沒從柵門那東西邊的山嶺下往上翻，歐陽子奇早已注定了來人，自己從東邊嶺頭翻到小道上，再揉升到西邊嶺頭，借着上面的樹木，隱蔽身形。果然那于子義竟施自展開一身小技的功夫。瞬間已經到了嶺頭。歐陽子奇見他已然御上嶺來，索性把身形閃避開，見他順着嶺頭一直從後撲過來，歐陽子奇心說你这么大的膽量，我要叫你闖進千金寨。我歐陽子奇就算栽給你們了，容得他從裏一縱身時，歐陽子奇從背後猛撲過來，身形竄到他背後，雙推掌向于子義背上就打，歐陽子奇這一掌到，那于子義猛然從右往後一翻身，構着探掌往歐陽子奇的右臂上便刮。一伸手就用的是南海蒼龍門下所傳的三十六式，卸骨法，歐陽子奇雙掌擊空，猛然往下一沉，往左一帶雙臂，身隨掌走，一騰身就竄出三丈多遠來，那于子義他竟眼睜而進，猛往上一撲，歐陽子奇是安心不和他作正對面，仗着自己這一帶道路熟，所有峯嶺的形勢，瞭如指掌，身形一縱出來，盡拾那能夠隱蔽身軀之地，歐陽子奇一連三個縱身，竟自撲奔了偏北邊的一帶，貼近了他這嶺山邊山，懸崖峭壁間，歐陽子奇逃上一個最險峻的嶺頭，故意的腳下微微一停，那于子義從後面已猛撲過來，于子義身形向下一落，猛然一掌探出，向歐陽子奇背上便擊，歐陽

子奇容他這一掌打出來，自己覺得他這掌力的勁風已到，從左一恍身，把他這一掌閃開，自己的身形可從右往一轉過一半來，左掌從外一探，駢雙指龍戲珠向于子義的兩眼上便戳，于子義一掌劈空，歐陽子奇斜探着身子，雙指已到，于子義一回頭，已然把歐陽子奇的二指避開，身形從下一矮，從左往右一恍身，身軀是塌着地面翻回來，隨着雙臂向外一抖，奔歐陽子奇的肋上便打，可是歐陽子奇一甩右肩頭，腳下用力，騰身縱起，這次却不往後縱，反往高處拔，身軀遠騰起有一丈多遠，往下一落，只出在四五尺遠，這于子義加還容歐陽子奇身形落穩，他本是矮着身軀，猛然從起一長身，雙臂往前一抖，一個「虎撲」式，竟自向歐陽子奇的身後撲來，那知歐陽子奇落腳後已經到了一個最險峻的懸崖口，身軀一落，于子義他是跟跡而一撲過來的非常疾，身到掌發，往歐陽子奇的身後一落，雙掌齊出，想要把歐陽子奇打出去，可是歐陽子奇早已預備好了，容他掌風打到背後，歐陽子奇雙臂復往起一抖，身軀往上一抖，却用「鶴子翻天」身軀反往後倒栽下去，那于子義雙掌撲空，腳下可收不住勢，已到了懸崖邊，眼中看到身臨這極險峻的地方，猛往回一收勢，歐陽子奇這時身軀已往下落，腳尖才佔到石上，隨着往前一俯身，向于子義的背上猛撲，于子義原本自己的勢子全收勢不住，歐陽子奇背後這一擊到，他左右是無法閃避，只有破出性命去，反一飄身，竟自懸崖上墜下去，歐陽子奇雖則掌雙撲空，但是自己知道眼前的形勢，發出的力量可收的住，那于子義此次縱下懸崖，他正是要保全個人的性命，雖則萬而險峻，他這般翻下來，完全用的是自己的力量，仗着一身軀身小巧的功夫，手足上稍微的抓着一點，踩着這一點，即可稍緩下墜之勢，他竟從這種懸崖峭壁間，候起候落，從數十丈高翻下去，只是翻到離着下面

一段山頭，還有二十餘丈，可是下面黑暗了，因為翻下去的勢子，過疾一個手底下沒有抓牢，身軀竟從十餘丈高掉了下去，于子義任憑功夫多麼精純，起到身軀從一片山頭上一落，摔在了下面，暈絕過去，在懸崖頂上的歐陽子奇，將身向下查看，可是他這位師兄的生死，也無法立時判明，歐陽子奇趕緊翻回，來到了前山大櫃上，召集守山的頭目，叫他們趕緊率領得力的弟兄把幾處要緊的地方完全把守住了，更派四名弟兄從前山頭出去，繞到東高懸崖峭壁下，看看那裏有一個受傷人沒有，弟兄答應着，趕緊分頭去照辦，歐陽子奇五更左右，派出去查看東懸高崖峭壁下並不見受傷人的蹤跡，歐陽子奇已然知道逃走，自己認為隱患未除，這千金寨決不能再呆下去，最高的譚曉非，他再若前來，或者是南海蒼龍邱彤他若是沒死，我到千金寨來，我豈能是他們的對手，自己打定主義，要趕緊離開千金寨，天亮之後，把一個共患難的弟兄陳維賢招呼到自己歇息靜室中，歐陽子奇慨然問陳維賢說道：「二弟你我在千金寨共事以來，承蒙你費盡了心理，把這礦山整理起來，雖說是有我的人力財力，但是若沒有賢弟你幫着我，那會有今日這就成就，好在我歐陽子奇平日對待弟兄們的情形不敢說有什麼好處，可以說是問心無愧，我歐陽子奇決不想一個人發財致富，我抱定了有供大家吃的心願，所以這些年來礦山雖有贏餘，凡是在我這礦山上出力的人，也全能養家吧，現在我遭逢到意外事，因我舊日的仇家生心暗算，我不瞞賢弟你說，我從少年也是遊蕩江湖的朋友，難道現在有了這點業基業，我就怕死貪生，畏刀避劍了麼？可是抱定了冤家宜解不宜結，能各人處且容人，我暫時想躲他一躲，這礦山完全交給賢弟你替我掌管着，賢弟你盡你的能力去做，事業的好壞，我決不過問，等我把家眷安置好了之後不定三年五載，必要回來，

我們弟兄有緣也許團聚下去，這陳維賢聽到驢主突如其來的要離開千金寨，陳維賢也是也是久走關東的朋友，認爲其中必有隱情，也不細問，只拍着胸口回歐陽子奇說：「驢主你是個精明幹練，創事業的朋友，任憑你怎樣吩咐我怎樣遵命，不論你多久回來，姓陳的有一點血心還你」，歐陽子奇點點頭：「我們哥倆個不過多說，咱們終會有期，歐陽子奇暗含着交待完了之後，不動聲色帶着夫人韓氏和兩個兒子孝仁，孝義，離開千金寨，歐陽子奇決不在關東三省留戀，遠走川邊，在蒼梧道勾漏山思鄉嶺上建築了一片山莊，歐陽子奇閉門教子，不和江湖道上來往，他想起野人島那件事，師兄既然不肯甘心，將來難免和他們相遇，只要天假數年，容我歐陽子奇活下去，我把孝仁，孝義這兩個孩子武功教成了，我個人也鍛鍊出一種絕技，足以克服他們，那時我而妨礙綠林帖，傳俠義東，普請同道，把紫金叢，金盟東當衆獻出來，請木主持江湖正義的人，來說公道話，當年我野人島脫身逃走，是否應該，我要請示我祖父犯到那一條江湖規戒，慘死在師徒手內，我想江湖道中尚有正義在，我歐陽子奇決不致落了欺師滅祖背叛門規之罪，歐陽子奇打定了主意，遂在這思鄉嶺赤霞山莊住了下來。

第四章 仇深怨重盜盟東再入赤霞莊

日月如梭，光陰似箭，轉瞬間已經十餘年的工夫，歐陽孝仁，孝義這哥兩個經過自己盡力的教導，他們全練就了一身本領，不料那鬼見愁譚曉峯居然訪到赤霞莊，歐陽子奇雖則沒見到他，可是孝仁，孝義一說這種情形，歐陽子奇已瞭然，是他師兄到了，此人尤其比較那位大師兄子子義厲害，此人足

雖多謀，手底下也特別的辣，那件紫金養更分明是他收藏，自己和他勢難兩立，歐陽子奇因爲在思鄉嶺赤霞莊住下來之後，頗受這一方鄉鄰的敬重，兩個兒子更是十分可愛，長得全像臨風玉樹一般，歐陽子奇對於自己失身江湖的事情，始終不願意叫兒子們知道了，任憑你怎樣非出本意，可是這個賊反披上，就無法脫去，如今這鬼見愁譚曉非一到，歐陽子奇認爲殺身之禍就在眼前，自己那好再掩飾着當年的事，就在譚曉非二次入赤霞莊之後，歐陽子奇把當年經過，詳細對兩個兒子說了一番，孝仁，孝義聽得父親說了這些事，不由的全氣憤填胸，歐陽孝仁憤然說道：「爹爹既然你老被屈含冤，當初入野人島也非本意，一個人富貴窮通，那全是命運，父親都不算栽跟頭現眼，失身入綠林，後來野人島事敗，父親逃了出來，固然是有背江湖道義，但是既然已發現他們是殺祖父的仇人，我們還有什麼不能見人，不能把這些事公之於衆，那譚曉非倘若再入我思鄉嶺，父親也就不必再顧忌，我們父子三人合力來對付他，難道還會不是他的敵手麼？雖然收拾不了他，那時候妨父親出帖請一般朋友到場，叫那姓譚的前來，我們把當年的事全擺在武林同道面前，請大家評論是非，世上總有天理在，定人來爲我父子主持公道，我們有什麼可怕的？」歐陽子奇搖了搖頭嘆息一聲道：「爹爹的一身遭遇，只可說是冤怨緣，不過現在這譚曉非親自來到赤霞莊，事情的結果如何，我實在不敢想了。敵人武功本領處處的全比我高着一頭，這些年來，我何常一日忘懷，孝仁孝義，爹爹沒打算躲一輩子，我這些年來也鍛煉了兩手功夫，等待你弟兄能夠支撐的了門戶，他不找我，我還去找他呢，如今他竟找到這里也很好，我們拚着看吧，不過他足智多謀，這兩日來，他到赤霞莊，手的形，分明是對我知道的還不清楚，此人若放開手，我們恐

怕不容易那麼對付他！倘若我有個三長兩短，到那時，你們不要忘了給祖父父親報仇。」歐陽孝仁很響亮說道：「真若是應了父親的託，我們哥兩個決不能跟他併立天地間。」歐陽子奇道：「話雖是這樣講，不過不能虛勝不虛敗，現在到了我生死關頭，我也要盡全力和他拚一下，據我所知，我這個師兄讓匪弄我到思鄉嶺，他決不是安心想把我的命要了，他所圖謀的比性命還重，他就是惦着那金盟東和我家傳至寶紫金葦，他是想把這兩件東西得了去，那時或哉也許要我的命，不叫我活在人間，免得洩露他們的機密，我也利正好由他這種貪心，倒可以從容應付了，你們只要肯聽我的話，一切事不要擅自作主，不要看輕了敵人，我一人應付他，倘有些顧慮不到，只要你們聽從爸爸的指示，在思鄉嶺赤霞莊還能夠和他全力週旋一下。」歐陽孝仁，歐陽孝義，答應着爸爸囑咐，兩人把書房裏面收拾好了，歐陽子奇把山莊里最神力的兩名手下家人，一個叫魯誠，一個叫金人虎，這兩個人全是歐陽子奇從礦山上帶來的，兩人身上全有很好的功夫，在礦山就担任着保護礦山的，保全管束礦工，這兩個人全是十分忠誠，歐陽子奇待他們也不以家人奴僕看待，此時把他兩人招呼到面前，囑咐道：「現在的事，大約你們也知道了大致的情形，不過其中的細情不便向你們講，入思鄉嶺赤霞莊的那個嚮子，他是喬裝改扮的綠林人，現在他想不到我父子三人，我只有盡力對付他了，你兩人分班晝夜守衛着思鄉嶺下，在要緊口那里把守住了，有什麼風吹草動，趕緊用口哨往上面警報，你們可不要隨便的對付來人，所來的人決不是你們力量所能應付。」魯誠，金人虎答應着莊主的囑咐，到思鄉嶺下去埋伏暗卡子，防備那譚曉昇暗入思鄉嶺，到了傍晚之後，歐陽子奇把這赤霞莊前後巡視了一遍，囑咐歐陽孝仁，孝義兩人在起更後，全到後面我靜室院內

潛伏把守，此次是否僅他一人，還未可定，我今夜不能和他相見，你弟兄和他只用軟磨的工夫，逼迫到不可開交時，再動手。他自居是你們老前輩，我不在前面，他絕不至下毒手，最後和他約定，三日內我定然親自跟他清算舊債，你弟兄謹慎小心爲要。一孝仁孝義不敢多問，兩人結束好，來到後面，一相看形勢，兩人不敢在東西房的後披潛伏，因爲那里過於容易露了形跡，歐陽孝仁在東廂房的偏南頭房山轉角那里，把身形緊貼在黑暗處，歐陽孝義却在西房靠南邊房山後一座小房上面，這里比廂房矮着五六尺，可是正靠着上房西間的窗戶，相隔也就是三四尺遠，孝仁孝義埋伏好了，約摸等了有半個更次，這赤霞山莊靜悄悄沒有一點聲息，孝仁孝義遵着父親的吩咐，不敢妄動，等的工夫很大，三更已過，還沒動靜，老莊主歐陽子奇却往前面去搜尋了一番，將將的翻回來，歐陽孝仁實在因爲潛伏的工夫太大，不能忍耐，往起一長身，想向爹爹問一聲，可是歐陽子奇忽然在正房的後披低聲喝叱，不要動，歐陽孝仁趕緊伏下身去，隔了工夫不大，只見由前面屋頂上倏起倏落，飛撲進一個夜行人來，腳底下這份輕快，落到屋瓦上，絲毫沒有聲音，此人到了南邊的前院，客廳的後房披，他却往下一伏身，一個「老子坐洞」式，身軀斜着在一伏瓦壠上，遠遠望看這人一伏下身去，身形縮小的如同十幾歲兒童，他往院中四下裏一打量之下，跟着挺身而起，此人好生大胆，他竟毫無顧忌的一飄身落在院中，這時歐陽孝仁覺得頭頂一陣風掠過，爹爹已經從正房後披飛縱起，從廂房繞來，相落之間，已到了南側座上，却往倒座的前披伏身下去，監視着此人，此人落在院中，孝仁，孝義在暗中看着，他已經辨別出此人的相貌雖然正是那個假裝瞎子的算命先生，孝仁、孝義不敢妄動，因爲父親正在正面的房上監視着，並且知道這個

譚曉非手底下十分厲害。要看看他研究作怎樣的圖謀，他在院當中略一停留，一點地，騰身縱起，竄到了上房的門口，看他這種行爲，雖則未帶出要暗中搜尋他所圖謀之物，可是又有些怕宅中對付他的意，他竟自輕輕的扣上房門拉開，把門一敞，歐陽孝仁，歐陽孝義這哥兩人趕緊全往起一長身，因爲這譚曉非夜入赤霞莊，他不想暗地再下手了，把風門一開，挺身站在那裏，向里面看，他已經看到屋中沒有人，忽然發着一聲冷笑道：「我專誠登門來拜望，怎麼這位莊主竟絲毫沒有香火之情，難道竟不認得我這一個萍落江湖的師兄了麼」，他說了這個話，仍然站在那裏不動，孝仁，孝義從暗中挺身站起，可是歐陽子奇分明在側座的後房坡看的真真切切，決不阻攔，歐陽孝仁認爲爹爹分明暗示自己動手了，遂將手囊中，摸了幾粒鐵蓮子，縱一縱身，已經騰身躍上廂房的前坡，腳下一點瓦塊，喝聲：「大胆，匪徒你往那走」？一振腕子，把掌中鐵蓮子打出來，歐陽孝義那裏也是不約而同，跟哥哥作同一的打算，竟也喝了一聲：「打」，一支亮銀釘，向譚曉非的肋上打去，可是這弟兄兩人暗器發出，那譚曉非身形並沒有轉過來，依然是臉朝着正房的屋中，可是他突然雙臂往起一抖，鐵蓮子亮銀釘全打到，他的身形拔起，雙手抓住簷頭，身形依然是背着下面風門，和門楣上叭叭的一陣響，鐵蓮子和亮銀釘全打在風門和門楣上，那譚曉非在手抓住簷頭時，下身往上一翻，他竟自用雙足的是失往簷頭下木椽子上一鈎，上半身猶然一鬆手，全身倒垂往下一翻，他是尖更往木椽子上一踹，身軀如同一隻飛燕離巢，從房簷子下倒翻下來，竟退出二丈多遠，往院當中一落，這手功夫就驚得孝仁孝義瞠目咋舌此人的種種絕技到了這般時候，這弟兄兩人那會不知道，決非敵手，不過在這種情形下，無論行不行也得和他招呼一下了，歐陽

孝仁在前一轉身，到了廂房的前簷口，厲聲喝道：「朋友，你是什麼人，竟敢暗入赤霞莊，心懷惡念，究竟安着什麼來意？趁早說明，少莊主可要動手了。」這時譚曉非一轉身，抬頭向歐陽孝仁看了看，冷笑一聲道：「後生小子也敢在老前輩面前這麼狂無禮，看起來沒受過家規教導，還不快快的招呼你那管教你的人，和老前輩答話麼。」歐陽孝義也縱身到廂房上面，厲聲斥道：「大阻的匪徒，在小莊主面前敢這麼口角輕狂，你是誰的老前輩。」然簷頭上一縱身，飛撲下來，掄劍就劈，這譚曉非此時仍然是赤手空拳，他竟不慌不忙，微一閃身，宛如飛隼，已經轉身而起，竄上正房的簷頭，歐陽孝義一劍劈空之下，自己頗覺難堪，可見這時譚曉非却在正正房的簷頭上一轉身，向上喝叱道：「豎子不得無禮，你們可認識老夫麼？」歐陽孝仁此時因為父親不露面目道現在不願承認父親和他是一門一派，遂帶怒說道：「赤霞莊是安善良民，和你們綠林道沒有牽連，你趁早給我離開赤霞莊，萬事皆休，只要你一生惡念，叫你在這赤霞莊休想活得活命。」那譚曉非哈哈一笑道：「孩子們，老夫此來，和你父親另有一場是非，不是你們能管的，老夫決不願意和你們這般小孩子牽纏，歐陽子奇現在何處，叫他前來和我作個了斷，孩子們若敢這麼無禮，可怨不得老夫手下無情。」歐陽孝義厲聲說道：「從那天你假裝轉目先入赤霞莊，我們早已看出你不是好人，我父親思鄉嚮嶺蹤跡多年，從來不和江湖道人來往，有什麼和你小莊主說，我們一樣等着你的，還告訴你在小莊主面前少要混充老前輩，你不過是作些壞人自己，作惡江湖一個綠林盜匪，小莊主們不會被你一匹狂言大話就威脅住了，你敢這麼牽纏，難道小莊主們就不能對付你麼？」這歐陽孝義說話問向孝仁看了一眼，招了聲「哥哥，還不動手等什麼。」歐陽孝義

頭一個一矮身，站起一縱，竄上了正房的西邊簷頭，孝仁也偏着東邊摸上屋頂，這小弟鬼兩個一左一右向這譚曉非猛攻過來，兩口劍同時到，譚曉非一個「霸王卸甲」式，往後一縮身，口中却在喊着：「無知的孩子們，想和老夫動手，我打了孩子大人自會出來。」孝仁孝義兩人的劍遞空了，跟蹤而進，把劍招施展開，一左一右向譚曉非盡力進攻，可是這譚曉非就在屋面上施展開擒拿法，身形巧快，在這兩口劍下，縱躍閃避，忽進忽退，候起候落，身形快似飄風，捷如閃，孝仁孝義這兩口劍，功夫也不弱，只遞不上手，盡是空招，在這房坡上面一動上手，就是十餘個照面，這人不正是劍遞不進去，譚曉非忽然把掌式一變，完全用擒拿法反來進擊，奪取他們的兵刃，刁，拿，鎖，扣，縮小綿軟巧，這種身形施展開，孝仁孝義這弟兄兩個，那會是他的對手，動手到二十餘招，這歐陽孝義劍招正用了「織女穿梭」一譚曉非的左肋刺過去眼看着劍尖已然沾到他的左肋上，可是譚曉非的身形倏然微往右一幌，劍貼着他肋旁刺察，譚曉非的形已然欺進來，右掌貼着孝義的右臂往前一穿，他的掌鋒一轉，竟他的指尖掃在了右臂的「三里穴」上，這條右臂一麻，嘴裏的寶劍出手，座在房坡上，孝義一揮身往外縱，孝仁這時一劍向譚曉非猛劈下來，譚曉非往旁一錯步，喝聲：「大胆冤家們，竟敢這麼無禮，我看你們是不要命了，」這時由南面倒座向後坡上又竄上一人來，輕輕一縱，也落到院中，竟自招呼道：「師弟，後生晚輩，道不得我們動手，我們是來找歐陽子奇來算賬的，難道這就算完了麼？」歐陽孝仁此時見又來了敵人的對手，只這一個譚曉非已經不能應付，這一非擠得父親露面不可，自己手底下劍招一緊，一連遞了三招，忙往旁一撤身，飛縱到東廂房下，一轉身，向譚曉非招呼：「朋友，你先住手，看你這種手底

下力夫，決不是江湖道上無能之輩，我們弟兄，不錯，是後生晚輩，論那一樣兒，也比不了朋友你，不過你來赤霞莊這麼攪擾，賣了江湖道的朋友們，作事應當光明磊落，請問你這樣對待我們弟兄，究竟是可用意，一時你說個明白。」這時，譚曉非和馮惠到的人，全站到一處，歐陽孝義把地上的劍也拾起，那譚曉非即向歐陽孝仁道：「你既然這麼問我，我若不告訴你真實來意，也顯得老前輩們，欺負你這後生晚輩，我來赤霞莊是找的歐陽子奇，我們和他算不清的一本舊賬，這幾年來到處內訪尋他，正爲的清算我兩家的舊賬，如今業已查明他落在赤霞莊，你們弟兄個，出頭這麼阻擋，痴心妄想就能把我們阻擋回去，這件事，不是你弟兄所能担当的，歐陽子奇和我們有同堂學藝之情，他竟在野人島事敗之時，不念師門收讀之恩，不顧同堂學藝之情，竟自把我們賣在敵人手內，他自己置身事外，遠走高飛，我們現在是辦的本門正規的事，就是你們和他有父子之情，也不能替代他了結此事，我姓譚的不是發狂言大話，像你們弟兄這點本領，也不過白送性命，他手中現在有我門戶中一件重要東西，不需由他親自交還，更得說出退出門戶之理，還有一件紫金養，那是我們恩師傳下來防身禦敵之寶，被他盜取逃出野人島，這兩件東西他不交還，我們豈肯跟他善罷干休，趁早說出歐陽子奇現在何處，倘若擅自隱匿不見，可怨不得我們手底下無情，我一定要把赤霞莊化爲灰燼，可是，歐陽子奇不露面，就講他逃到海角天涯我們也要訪尋他，今夜只令你們小弟兄出頭，和我們相見，他這種打算，完全算了，我譚曉非，江湖上闖蕩了四十年，尚還分的清恩怨二字，我豈能把你們兩個無辜的後生晚輩毀在手下，趁早說出真情實話，歐陽子奇，不如我們見面決不罷手，你們還不好對我講。」這譚曉非聲色俱厲，向歐陽孝仁追問，歐

歐陽仁毫不驚慌把寶劍交到右手倒提着，冷笑一聲道：「這一說你和我父親還是同門師兄弟，我們弟兄雖然年輕，你也不要怕我們看怕死貪生之輩，我父親洗手江湖已經二十餘年，他從來沒提過過去在江湖道的行爲，這些事你向我們弟兄追問，我們是一概不知，你既然以老前輩自居，叫我們弟兄來行爲太差，無論什麼事，有天理人情在，沒有講不下去的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是很爽快的辦法，我父親和你有什麼牽纏，你們也正應該，名正言順的到赤霞莊找我父親當面講，你入赤霞莊，花裝瞞目先生，這先失去了光明磊落的行爲，我知道你已經三人赤霞莊，你並沒報出真名實姓，我們弟兄焉能把你看作好人。我父親出門訪友尚沒回來，你既然和我父親有同門之誼，更不應該欺負我們這兩個後生晚辈，至於你們所說的話是否實情？我還不敢得信，好在我父親三日之內必可回來，有什麼事你盡可和他清算，你要想把赤霞莊化爲灰燼，盡管動手，我們弟兄決不阻攔。」譚曉非哈哈一笑道：「歐陽子奇居然有這麼兩個兒子，他總算沒白在江湖道上闖，很好，既然他三日內準可以回赤霞莊，現在我們若過分逼迫，也顯得以大壓小，以強壓弱，你們告訴歐陽子奇，叫他第三日晚在赤霞莊等候我們，只告訴他，于子義譚曉非，要和他清清楚楚交個交代，休想再活下去，話已說明，從今夜起，第三日的晚間我們弟兄又到，我們暫時告辭了，這譚曉非說罷，向那于子義說了聲：「師兄，咱們叫他多活兩夜。」兩人立刻各自一聲身，飛登倒座的屋頂，縱躍如飛，眨眼間已失蹤跡，歐陽孝仁趕快向歐陽孝義說道：「二弟你傷勢如何？」這句話沒落聲，從正房後後，飛縱起一條黑影，往院當中一落，正是老莊主歐陽子奇，一語不發，到了孝義面前，伸手把他右腕子抓住把這條右臂往起一抬，用左手往他臂下一穿，在「三里穴

「一層井穴」輕輕的一捏，裏面骨環響了一下，歐陽孝義疼的一哆嗦，老莊主已鬆放手，向這小弟兒兩個說了聲：「屋裏講話」老莊主帶着兩個兒子走進廳房，落坐之後，向孝仁孝義道：「很好，你們今夜應付得去，現在我已昏明，于子義，譚曉非集合一處，安心來對付我一人。你們不要認爲爹爹怕死貪生，不敢見他們，我有我的打算，到現在我尚不知苗山怪叟南海蒼龍是否尚在人間，對於這事，若是單獨和他兩人講起來，未必能全盤了結，若是弄成不了之局，後患甚多，我要看請他們來路，要查明那個老怪物是否不在人世，我想要趁着這次的機會，懲罰他們一下，我要找出一位足以鎮服他們的老前輩來，酒席筵前把這件事的真象說明，那時不怕他們再逞強橫，一翻臉之後，再憑本領一拚生死存亡。」歐陽孝仁忙說道：「爹爹，這個假瞎子譚曉非，手底下可是十分厲害，後來的那個尚沒動手，可就是父親所說的那個于子義，以父親一人對付這兩個扎手的人物，事太危險，父親所說的辦法，倒是不錯，這件事總是請出人來，倒可以作個了斷，也可以保全爹爹安全。」歐陽子奇，嘆息一聲道：「竈孽牽纏，任憑落到什麼結末，這是命裏該當，現在，我打算叫你到南海去一繪，因爲我自己決不能再離開赤霞莊了，大後天晚上他們說來必來：我自有的應付之法，我再若不見面，恐怕事情就要弄得不可收拾，我們父子白栽在他手內。」歐陽孝仁道：「看今夜譚曉非于子義的畸形他們，明懷着惡意而來有跟老人家不兩立之心，倘若三日之約一到，任憑父親怎樣拖延，他們要立時作個了斷，只怕事情就不容緩手了！父親雖然武功本領不致於懼怕他們，不過從來說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父親倘若吃了他們的虧，後悔已晚，依兒子看來還不如父親暫時躲避一下，決定辦法再和他們相見不遲。」歐陽子奇微搖了搖頭道

：「孝仁你不要擔心，這場事不是平。江湖道上尋仇報復，我們是一個門戶中牽儂的事，和我本門中沒有關係的人不能伸手管，何況我自有的說詞，你只按着我的話去辦，到時候定能把這件事作個了斷，不要認爲我現不肯和他們露面。這件事不是躲藏能夠了結，你只照我的話去作，別的事不用係多管。可是你從思鄉嶺赤霞山莊這裏起身，行跡上務必嚴密些，除了我們父子三人之外，不要叫別人知道你的去處」。歐陽子奇親自寫了一封信交給歐陽孝仁，囑咐他道：「從思鄉嶺這裏起身，直奔西南，並沒有出蒼梧道的邊境，靠着海邊有一處地名叫九宮洲，這是靠海邊上一個海灣子裏面，只要船到那裏你只提說拜見南明老人，自有人接應你入九宮洲，南明老人所住的地方名叫抱璞山莊，老人如若沒離開山莊就是你我父子之福，不過我知道南明老人已經隱居九宮洲二十餘年，他輕易不離抱璞山莊，他已經是歸隱的人了，可是人事不能預料，你這次去若是見不到南明老人我們的事就另當別論，是禍是福由我一人來承當！」歐陽孝仁道：「這位南明老人究竟是如何人？他怎麼就能管我們這場事？歐陽子奇把面色一沉道：「不許你多問，南明老人的出身來歷你待將來自會知道」。歐陽孝仁把信藏入懷中遲疑的問道：「父親，倘若南明老人他在家不肯見我又該如何？」歐陽子奇撒搖了搖頭道：「你是不通事故，要是這種情形我也不打發你去了！你到了九宮洲之後，只要說是思鄉嶺赤霞山莊去的人，他老人家只要在「璞山莊」不會不見你」。說到這歐陽子奇眉目數自言自語道：「此次倘若不能將南明老人請出來那可真是我歐陽子奇的末日到了」，抬起頭來向歐陽孝仁道：「趁着天色未明正好下山，你快去吧，我盼你不要耽擱，最遲五天之內你要趕回思鄉嶺，倘若五天之內你不能回來，或者我們父子竟成永訣」，歐陽孝仁連

連答應着，立刻收拾起身，他離開思鄉嶺五更才過，自己遵着父親的囑咐，一路上謹慎小心，隱匿着形跡，下了思鄉嶺之後，順着南山麓邊山一帶緊走下來，等到天光大亮，已經走出六七里路來，在海邊上雇了一隻船直奔九宮洲，相隔百里左右，路上風勢雖顯可是波浪很大，計算起來就是走得極快了，一天的工夫至多走七八十里。歐陽孝仁是心急如焚，不過這可由不得他，走到黃昏之後船家再不肯往前走了，船家遂把船停在白沙堡，歐陽孝仁的心裏恨不得連夜下去，早早趕到九宮洲，船家却說得好：「客人我們這航船好幾個人生命財產全在這上，風浪這麼大，倘若出了危險，我們身家性命就完全算斷送了，到九宮洲還有三十多里的路程，風浪就是穩，也得走到半夜去，客人就是趕到了九宮洲，深更半夜你能夠去救人麼？何況客人你也說得明白，你老不是回家是訪友，還不如天亮後早早開始，大約到中午時也就可以趕到了。歐陽孝仁却陪着笑臉道：「管船的我上船時沒有和你細說，我此去九宮洲並不是訪友，實在是因為我家中有病人，病勢很危險，此去九宮洲是請一個很有本事的醫生救病人的性命，豈不是一輩子的悔恨，管船的你和伙計們商量商量，若能夠連夜趕一程，我定要加倍的給船錢」。管船的一聽這點頭道：「原來有這麼重要的事，客人少時碰碰運氣，等月色上來，天氣不變風浪平靜叫夥計們辛苦些連趕他半夜，能夠早把醫生請過來，我們又何嘗不願意把病人救好了！」。歐陽孝仁又說了許多好話，管船的答應了，趕到在船上用過晚飯之後，明月東升海邊上照得十分清朗，管船的告訴歐陽孝仁，這是客人孝心感動，今晚月色明，風浪穩可以趕他一程，水手們也歇息夠了，立刻開船，這夜晚行船真是危險萬分，好在這一般水手們全是本于航船的老手，他們倒不把黑布行船放在心上，風帆扯起，仗着

風勢，水手們省了許多氣力，走到三更左右已經差不多出來三十餘里，管船的向船頭上水手打着招呼，叫他們仔細注意看點，大約這一帶已經離着九宮洲不遠了，又走出一里多地來，船頭上水手回頭向管船的招呼道：「管船的你看看前面的海灣子我們的船就得放進去了，因為這一帶我們只來過一次，夜晚間看不真切」。水手剛說完這句忽然咳了一聲，向管船的招呼道：「船主你音後而還有一隻船，真有和咱們一樣打算的，也要連夜趕了！」管船的回頭看時果然十幾丈外，乘波濤滾滾中竟有一隻小船比自己這隻船還小得多，管船的也覺可疑，不過這一帶近海邊，平時是很安靜，航船上輕易沒有出事，管船的向水手們招呼道：「各走各的船管他去，我們的船進前面海灣子，那正是奔九宮洲的小路」。這時船還是走得很快，後面的那隻小船，此時竟自離得越近了，可是離着前面的海灣子只有十幾丈遠，管船的已收風篷把船走慢了。後面的船仍然衝波逐浪，緊蹣下來，在江面上行船，本來是誰也礙不着誰的事，不過，船隻連夜趕的是很少見，這時後面的船越來越近，其實江面很寬，只要是稍微的一個船頭，決無危險可言，那知道後面這隻船，離着越近，看上他是不懷好意，他決不往左右推舵，並且船頭對着船尾，他的船稍偏一些，趕緊的把船頭調正，歐陽孝仁這隻船上舵舵的忙的高聲喊道：「喂，後面的船這是怎麼的走法，無怨無仇，你安的是什麼心，打算把我們船撞翻了，毀了船你走的了麼，一可是後面的船上並不答聲，自己這裏只好趕緊的躲避。往右一推舵，船頭向左轉，爲是往江邊這面貼，好可以把他的船讓過去，免得立刻起了是非毀了船隻，可是行船的時候，任憑你手底下多麼俐落，究竟不比陸地上，騎馬乘車，操縱如意，總得有施展的時間，船隻才能改變方向，這隻船向船頭雖然斜過來，但是後面的這隻小

船，疾如箭駛，船頭已經和船尾的左半邊撞上，在情勢緊急之下，前哨的水手趕過兩名來，這樣情形，船家是生命財產所關，那能不拚命，這位管船的早往一名水手的手中搶過一根竹竿來，後面的船已然欺到了，管船的用足了力量，用手中的竹竿向來船的船頭猛點去，這一下若是點準了，因為船走得快，倒用不着多大力量，準能把船頭點得改變方向，可是在管船的竹竿往外一避之間，從來船舵上黑影中，竄過一人來，一掄手中的一柄木槳，竟把管船的竹竿捺得出手，飛起半空，落在水內，這時晚嘍一聲，船已撞上幸爾另一名水手早作隱防，雖是管船的竹竿被人攔飛，在自己船尾被撞之下，他手中的竹竿竟向來船的船左側，猛戳了一下，這一下雖則沒把危險完全解救，可是已經把來船的力量減去了一半，若不然這船在已經互相撞之下，他的船依然要往前疾駛，自己這邊被撞的船，船尾一毀，木舵也被撞着，再被此船行的力量往前一湧，非得立時翻個兒不可，這一來，他的船微斜了斜，好在這邊早已推舵，船身斜過數尺來，在被撞得忽上忽下左右輓動之間，後艙竟全運了水，離着江岸足有好幾丈遠，船是非沉不可，管船的和水手破口大罵，此時這隻船已經錯過丈餘遠，這種動作，兩邊的船全在走着，離着前面的港灣子越近了，這隻船在已然得手之下，聽得艙外那裏哈哈一聲狂笑，跟着竟向這邊噶叱道：「小子們，嘴上乾淨點，再敢信口罵人，可不怨二太爺們對不起，連你們一齊收拾了，」歐陽孝仁在艙中，一切情形看得明明白白，此時已看出，這分明是想對付自己，把自己翻入江中，不問可知，這其從赤霞莊跟縱下來的無疑了，船已往下一傾斜，自己又不諳水性，船沉下去，非落個同歸於盡不可，憤火中燒之下，立刻，從懷裏把劍抽出來，一邊往外闖，一邊口中噶噥道：「匪徒們，你們算得什麼江湖

道的朋友，安心對你小莊主有什麼惡念，只管明着找我，用這種陰謀手段，我歐陽孝仁倒要見識見識你們狐羆狗彘，」口中喝罵着，一縱身竄艙門口，可是來船已經竄出去兩三丈遠，歐陽孝仁在空心捨命一拚之下，那邊顧什麼危險，一提丹田氣，在船頭上猛往前飛步疾馳，爲是借着力氣從船頭一縱身，竄到這匪船的船尾，就在歐陽孝仁往前衝圍圍三步的光景，突然從港灣子，如飛的蕩出一隻快艇，突有人高聲喝喊：「那裏來的江湖道，敢上我九宮洲附近任意擾亂，你也太輕視了小爺們，這人發話聲中，吧的一聲響，一點寒星從他快艇上飛起，直奔匪船的船桅，好準的箭法，一隻被箭正把拴船帆的滑車子射斷，船蓬立刻忽隆一聲猛落下來，船身可禁不住了，任憑船隻多麼堅固，在這種風帆飽滿之時，船蓬猝然下落，船走得又疾，立刻船隻被波浪所阻，和船蓬下落震動之勢，他這隻船倒險些個弄兩底朝天，在這操，船身滿隻了水，船上的水手拚命搶救，算是沒把船翻了個兒，船上沾的這名說狂話的江湖道，在船身震動得厲害時候，他自己也幾乎翻下水去，此時在憤怒之下，厲聲喝叱道：「大胆狂徒敢多管閑事，你是什則人趕緊說出萬兒來，不趕緊答話，太爺可要動手了，」這隻快艇上的人是安心和德爲難，用袖箭一擊之下，快艇已如箭頭子一般，直向他這隻船衝來，這快艇只是一人，同兩把極長的窄木槳，艇身極小極長，這一衝過來，按理說快艇不能跟來船撞，因爲艇身得沒多大，兩槳互撞上，人家的船沒有多大障礙，自己的快艇非翻不可，可是操縱快艇的這人，手底下十分嫻巧，眼看着已快撞上時，他把石手的木槳猛然一收，這快艇，頓往旁一斜，砰的一下，撞在這隻匪船頭右側，可是他這隻快艇，斜着往前一溜，竟從匪船的船頭旁竄過去，匪船的船舷下，全被撞裂，船篷下全進了水，船面上這人越發

大怒，萬想不到竟會吃了這麼大虧，這人探手囊中，登出一隻鋼鏢，在快艇往西竄之測，他抖手一鏢，照着快艇上這人後心打出，鏢發的疾，分明是鏢已打到那人的背上，那人竟自一驚狂笑，這支鋼鏢竟被他接入掌中，匪船已經橫在江心，水手們也正在拚命的調換船頭，這時聽得快艇上這人帶著譏諷的口吻喝罵道：「猴崽子，你好大的胆量，敢在小爺爺面前撒野，接傢伙吧，」一振腕子，竟把相接的那支鋼鏢原樣打回，暗器上挾着勁風，比原發鏢的人，腕力還足，船頭上這名匪徒，趕忙的往左猛一閃身，這支鏢擦着他，肩頭打過去，噹的一下，這支鋼鏢竟釘在了他自己的艙門口，此人在羞愧憤怒之下，竟把手中提的一口鬼頭刀往上一舉，他往船頭上沖趕了兩步，腳下用力一點船板，身形騰起，他是安心下毒手，猛往快艇上飛縱過來，人和刀一塊落，他這一手還是十分陰毒，就是這一刀下去刺不死來人，憑他身形下落的勢子，也得把快艇碰翻，把艇上人先翻下水去，他跟下去在水中動手，斬殺來人以洩憤，他想的雖好，越事情由不的他，這隻快艇上的人，安心是慢慢懲治他，見他從船頭上往這邊飛縱，已看出他是懷着惡念而來，快艇上的人，竟付着手法嫻熟，對於快艇操縱如意，在這匪徒身形縱起，往了一落之間，快艇上這人，猛然把雙槳用力一撥，嘩啦一聲水響之下，這隻快艇突然往前竄出去，那船上匪徒，身形一落，嘩通一聲，弄個自行下水，可是快艇上這人，早知道他深通水性，遂把這快艇繫着連撥了兩槳，快艇如飛斜奔左岸，這快艇上的人突然把雙槳一收，往艇當中一放，他身形竟自倒縱起，一個雲裏翻身，嘩啦的一聲水響，身軀已然投入水中，那匪徒落水之後，仗着精通水性，可是快艇上的人這一翻身下水，他知道此人也是水面上的朋友，這匪徒竟自猛一蹣水，從水波下二三尺深的地方，身軀是

平竄過來，掌中的鬼頭刀，猛然往前一遞，要傷這多管閒事的人，這一刀扎出去，本是看得明明白白，快靚上的人，身軀手落下來，可是刀遞出去，在水波下黑影一幌，他的刀竟自扎空。這人的水性竟比他高得多，在水中如同一條活魚，換氣的時間也比他能延長，這一來，這名匪徒無形中吃了大虧，好在此人不安心下毒手，只是要懲治他，叫他嘗到九宮洲的厲害，在動手之間，這名匪徒已然辨別出這人的年歲並不大，大致不過二十歲的一個少年，他手中空有鬼頭刀，連扎幾下，可是一下也沒中了敵人，自己扯一下打一下，最後一次可吃了大苦了，正在一連兩個沉水式，往下變換身形用刀來點敵人，氣已納不住，方要往起一浮，探頭換氣，那知道面上，這一掌水打過來，雖則不在水皮上，水力也夠大的，他顧不得抵禦來人，微一偏頭，刀在水中不能橫砍豎剝，他用力交往前一點，身軀往起一浮，可是猛然覺得兩腿被人抓住，回手甩刀，再想寫此人的手腕時，那裏還由得他，雙腿被人家攔住，竟往水底沉去，還沒到水底，他已經灌進滿口水去，立時暈絕，可是這人趕緊的往起一浮，把他托到水面，這人踏着水，來回的幌動着身軀，用一手抓住他一條腿，一手托着他臂下，往那條匪船前擲過來，口中高聲喊道：「猴崽子們，現在你們這個頭兒，酒喝的太多了，太沒出息，趕緊接回去，像這雞毛蒜皮的零碎兒，告訴你們主使的人，往後少打發出來，丟人現眼，這九宮洲一帶，我們是安分守己的漁戶，從來侵犯不着別人，若是有想和我們爺們過不去，叫他明打明鬥，只管來九宮洲找我們，再若這麼不要臉，別說我們可不顧江湖這義氣，整個來的準給你們拆碎了回出，趕緊接着你們這醉鬼吧。」說話間雙手用力在水面上一送，這匪徒在半昏迷狀態下，載沉載浮，往他自己那隻船邊撞去，他們船上的水手們，那還敢答

話，趕忙跳下來，把人撈了上去。

第五章 禦變遶援九宮洲跪求南明叟

此時歐陽孝仁這隻船，已然沉下一半去，好在水手們拚命的把船撐到江邊這邊，水也淺了，船還可以保全者，不至於全沉下去，歐陽孝仁見來人憑空仗義相救，更且這般牙身手，此時見匪船已然把們自己人救上去，開船逃去，水中那少手，竟自如同一條巨魚似的，往前竄出一箭多地，把浮在江面上的快艇截住，翻到快艇，槳如飛翻回來，歐陽孝仁恐怕他逕自走去，連忙高聲招呼着，可是快艇危奔這邊滾過來，靠近船邊，這人騰身竄上船頭，把快艇收住，歐陽孝仁以及管船的水手們，見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雖是黑夜間相隔很遠，並且艙內，更有燈光透露出來，見這少年長得劍眉虎目，鼻直口方，英俊異常，不過皮膚黑些，更顯示出常在江面上廝混的主兒，這少年目光銳利，向管船的水手看了一眼，眼光還注視着歐陽孝仁，歐陽孝仁在拜謝拔刀相助之意下，請問這少年的尊姓大名，少年一笑，向歐陽孝仁道：「尊兄先不必問我，我不過一個平常依靠打魚爲生的漁戶，請問尊翁爲什麼事連夜的在江面上緊趕，時才那隻匪船分明是故意的和尊兄爲難，似有懷仇之意，沒請教尊姓大名，這是往那裏去，」歐陽孝仁忙答道：「我在下複姓歐陽，名叫孝仁，這是想往九宮洲，我看兄台快艇的來路，正是從九宮洲那邊來，小童是初來此地，又愁着在黑夜之間不易探問，這真是機緣湊巧，既蒙先台相救，更可指引迷途，這少年一聽，一忙補兒，更向歐陽孝仁臉上看了看，遂問道：「尊兄到九宮洲去找什麼人，」歐陽

孝仁已猜去大半來，不敢再說吞吞吐吐的話，遂說道：「實不相瞞，小弟此來，是想拜見九宮洲的船老莊主南明老人，兄台所說一點不差，小弟實在有仇家，所以對於船戶全說了假話，兄台既有相救之德，小弟那好，說實話，」這少年哈哈一笑道：「這真是巧事，歐陽兄，你不用爲難了，小弟願爲引路，南明老人是小弟的祖父，你若不選着我，就是你到了九宮洲，今夜也不容易見着他老人家了，歐陽兄，略候片刻，我招一吓下的漁戶們換一隻船來，也好一同進莊，」歐陽孝仁喜出望外，這真是因禍得福了，歐陽孝仁趕緊一次請問少年怎麼稱呼，這小莊主才說出名叫狄方，他跟着立刻仍然坐上快艇，滿入港灣子內，忽然，得鋼笛，鳴了幾聲，工夫不大，從裏面如飛的出來兩隻中型魚船，上面全掛着燈籠，船行如飛，轉眼間已經來到近前！狄方在頭一隻船上，一縱身，竄過船頭，向歐陽孝仁道：「歐陽兄，滿過那邊船，這隻船已經殘毀，雖然是花廳力催的，但是被匪徒所毀，爲何叫船家受這種損失，漁水手們再叫他們搬過船去，這隻船不，管了，少時就有人來把一隻船帶進九宮洲，小弟那裏養着造船的人，大約交給他們，頂天明後，就可修製完整，歐陽，可以放心了吧，」管船的們已然聽見，這就九宮洲的小莊主，果然名不虛傳，這位小莊主就這麼慷慨仗義我們這般賣力氣的人，管船的急忙道謝，把船上個人要緊應用的東西全搬到九宮洲的船上，大家一同上了這兩隻船，立刻開進港灣，歐陽孝仁和這小莊主狄方，在船中談起來，十分投契，歐陽孝仁看他比自己年歲還小，可是文武全才，比自己弟兄高得多，越發的敬服，船在港灣子走了約摸有半個時辰，遠遠的望見了星星點點的烽火，這小莊主狄方站起來，向歐陽孝仁道：「歐陽兄，前面就是九宮洲了，我們應該上岸了，」一邊說着，這兩隻船直撲到

面一片黑沉沉，陸地駛過來，這一帶水面遼寬，夜晚中看着煙波浩淼，至水邊停泊着大小魚船，不下百十艘，圍着岸邊，全是松柏垂楊柳，越發顯着九宮洲，勢偉壯，船到了岸邊，這裏還有兩隻船在伺候着，船上一共六個人，有老有少，全是短衣赤足，漁戶打扮，見了小莊主狄方，恭謹異常，有兩名漁夫，挑起了紙燈籠，引領着往跳板上岸來，這一帶的水坡，足有十幾丈往上高處，也有四五丈左右，就是預備潮水漲落可以之阻礙船隻的。停泊，上岸之後，順着當中一條寬大的路徒往裏走來，但是走出半箭地，道路竟改變方向，因為兩邊全有樹阻擋着，原是奔正北，現在反奔了西北，這一帶道路了像先前那麼寬了，僅僅是丈餘丈，往前走出一箭多地來，道路又折轉，這樣忽左忽右，忽東忽西，只三四個轉彎，歐陽孝仁就迷了方向，自己不禁恍然大悟，想他九宮洲，按着九宮八卦的格局，一半借着生長的叢林，一半借着人工開闢，把這一帶佈置成迷魂陣一樣，只要你順着道路走進叢林，不明白卦象，了明白生剋之理，只好是在樹林中轉一夜，不是本莊人接引，就是白天也走不出去。歐陽孝仁隨着連轉過十幾個彎子，眼前忽然豁然開朗，遠遠的望見，一片綠竹子編成的籬笆，那竹子好像才取下來編成的，有的地方竹梢的葉子還未退淨，從根到梢，清翠異常，籬笆的兩旁掛着兩盞紙燈籠，靜悄悄並沒有火把守，籬笆內偏左邊，蓋着兩間小房，裏面燈光隱隱，這位小莊主狄方，走到竹籬門近前，咳嗽一聲，從那兩間小屋中走出一名年老的家人，鬚髮全作灰白色，看年歲，已經有六旬以上，他望到這般人，忙的迎了過來，他却嗩判狄方面前，附耳低聲說了幾句，狄方微微搖了搖頭，此時那老人家回頭又招呼了一聲，立刻從屋中走出兩名持燈籠的家人，這兩名家人可全是漁戶打扮了，全是三旬左右，正在青

力強，他們來到狄方面前，招攏了聲：「小主人」跟着，一個年歲略大的說道：「這艘船戶交給我們兩人自有安置，狄方向管船的設計道：「一切事你不用管，明早還你一條修整完好的船，隨他兩人進些飲食歇息去罷，」管船忙拜謝過小莊主，跟隨着兩名家人，從這兩間小房子對面往東去的一條小道，直奔一片果木林走去，小莊主狄方這時向老人家道：「狄福，老人家真個安歇了麼，怎麼今夜竟不用功了，有這麼巧的事。」那老人家道：「我這道還騙小主人不成，我恐怕你冒然闖去，又沒有多大的要緊事，驚動了他老人家，豈不要受到責備，」那狄方帶着滿面不快，雖則回頭來向歐陽孝仁強作笑容，歐陽孝仁可看出來，這位小莊主決不像方才那樣高興的情形，自己真是莫名其妙，身爲客人，更是有求於他家，只好是處處小心着，隨着小莊主狄方往裏走來，穿過一片竹林，兩邊更種了許多桃李，歐陽孝仁見這莊院中到處顯着那麼幽雅潔淨，真夠個隱遁山林的高人所居，隨着小莊主狄方也是偏着這座莊院的東半邊，經過好幾片果木林、花園，更過了兩道清雅的院落，這才往西折轉來，往前走出不遠，一這矮矮的透花牆，牆頭海棠的樹枝伸出老遠來，隨風搖擺着，狄方引領他走進這小院中，在黑暗中滿院子花草，也辨不出名目來，狄方領着孝仁從當中的甬路奔北邊的三間極精緻的房屋，進得屋中，裏面燈火早點着，只見明窗淨几，屋中的陳設，一派文雅之氣，萬想不到這麼一荒僻的孤島，一般農夫漁戶集居的所在，竟會有這樣設備，清雅絕倫的房屋，看到了這莊院內一切，越發知道南明老人，實在是一個世外高人，埋名隱性的風塵命士了，狄方向歐陽孝仁道：「歐陽兄，你就將就在此安歇吧，我祖父年歲已老，現在已然安眠睡下，作晚輩的不好去驚動，總想我年歲雖，方才許下歐陽兄去見我祖父，現在定叫歐陽

兄笑我作事不牢了。一歐陽孝仁道：「兄台太客氣了，小弟此來，奉家父之命，求見老人家，這已經是冒昧的事，致於深夜前來，實爲得躲避仇家的耳目，就是老人家沒入睡，小弟也不敢冒昧求見，一狄方聘歐陽孝仁這麼說着，方才把精神提起，才又招呼莊丁快泡茶預備酒飯，他要親自款待歐陽孝仁，歐陽孝仁此時見這小主人懇款款待，自己雖則繫繫着思鄉嶺，不知此時如何，可是也只好把愁懷暫斂，和小莊主狄方談文論武，莊丁們更送上幾樣精緻的酒菜，這兩入竟自毫無忌憚的你一杯我一盞，把玫瑰酒盡量喝起來，據狄方說，這種酒是家中自己所釀，不是市上所買，歐陽孝仁雖則在赤霞莊輕易不飲酒，一來因爲武功尚未學成，二來也是門戶中的禁忌，今夜和狄方竟破了例，雖則這種酒沒有多大力量，可是喝多了一樣的能醉。歐陽孝仁此時已有些酒意，並且夜色已深，遂向狄方道：「仁兄你看天色不早，小弟已不能飲了，並且今夜還是故犯門規，和世兄暢飲起來，下次可不敢明知故犯了，」那狄方笑個不住道：「歐陽兄你倒是忠實的君子，我何嘗不是背着祖父破例和歐陽兄一醉，老人家知道了，我一樣也受責罰，咱們誰也不必瞞哄誰，我很盼着我們弟兄能夠常常在一處，那才算是快意事呢？」說着話兩人已然站起來，用手巾淨過面，狄方道：「歐陽兄一路上受盡了風波之苦，現在好了，請你安心歇息，這裏總不會再有什麼擾亂人的事了，」歐陽孝仁被他這番話把自己事情滿勾起，立刻向狄方道：「今夜江面上所遇上的匪黨，雖則手底下厲害，小弟爲家父的事，死生早已置之度外，倒還多把他放在心上，不過小弟匪黨這麼對付我們，傷得我很心辣手，絲毫不肯留情，這種情形，倒叫小弟担心着，思鄉嶺赤霞莊危險到了萬分，他什麼手段全有，兄台還是多幫小弟的忙，明日無論如何能夠拜見過老莊主，我

要立時趕回思鄉嶺赤霞莊，免得心懸兩地。」狄方冷笑一聲道：「歐陽兄，你把你這般敵人，看得也太厲害了，我雖然和歐陽以及住在思鄉嶺的老伯素昧平生，可是我聽老莊主一斷說過，令尊大人是一位江湖道俠心義胆的朋友，少年時雖則顛沛流離，但是自從一到關東去創業，處處的本着江湖正義，俠義着的行爲，才立起一片事業來，這種人走到什麼地方也叫人敬服，你們的對頭，難道長着三頭六臂，他偏就能要你父子的命麼，可恨我就不能親自入江湖，遇上這種事我爭願意和這般起盡殺絕的猴崽子較量一番。這九宮洲雖則不是什麼銅鑼鐵壁，量他有天大膽子，也未必敢和我們爹們爲難，真要是敢入我九宮洲一步，我狄方算是真佩服了他，歐陽兄請放寬心，我保你明早準能和我祖父相見，不過老人家這些年來，性情可越發固執了，你的來意雖未說出，我看你還是見機而行，不要過分的惹他老人家不快，有什麼事，往後小弟還能與你擔當。」歐陽孝仁當面謝過他，狄方回轉後面，歐陽孝仁倒真個放心大膽的躺在床上，在十分疲乏之下，竟自沉沉睡去。自己也不知道睡了多大時候，驀然被一種聲音驚醒，歐陽孝仁因爲存十分疲倦之下，睡得有些沉沉，雖被聲音驚醒，迷離中尚不能辨別聲音的方向不過這種聲音十分怪異，強自振作精神，把睡眼揉了揉，看了看窗上，靠上面橫窗尙殘留着一些月影，知道天還未亮，可是已到了五更左右，歐陽孝仁屏息凝神，竭力的注意着外面，這次可聽的清清楚楚，偏着西牆那邊，分明是小莊主狄方的口吻，可是並不敢放開嗓子，低聲喝叱：「猴崽子，還有一下呢，」二次似乎又發了暗器，分明是沒打着敵人，聲音也不像方才那麼豪響，只一陣落葉斷枝的聲音，大約是穿着樹帽子打去，歐陽孝仁既然已聽明白，分明是有人竟自闖入九宮洲，說不定就許是爲自己來的，歐陽孝仁伸手

把劍抓在掌中，輕着腳步縱到門口，把裏面格扇拉開，插風門竄出來，落在院當中，此時斜月西沉，滿天星斗，尚未退淨，微風陣陣，已帶出天要亮那股寒氣，身軀到了院中，聽出西牆外有極輕脚步之聲，歐陽孝仁一縱身竄到西牆下，往起一提腰，聳身躍上牆頭，自己恐怕冒險出現，受了誤傷，身軀縱出來，趕緊招呼：「狄仁兄可是有歹人闖入麼，」自己發話聲中，可是再看西牆外，靜悄悄，那有個人影，往遠處打量，只這剎那間，在十幾丈外，一片果木樹林下，似有兩條黑影一前一後，兩可相隔可有五六丈遠，誰也不發聲，一個逃一個追，眨眼間已失蹤跡，歐陽孝仁自己身爲客人，更兼南明老人威名震震，他這九宮洲內居然有人敢闖進來，來人也不是平常之輩，可想而知，自己此時，倘若眼睜睜下去，個人到這裏還沒拜見老莊主，雖有狄力也算是主人，究竟他是主不了事的小孩子一般，自己道路生疎，除了狄方，莊中的人一個不認得，別把好心翻成惡意，幫不成忙自己再栽個大跟頭，那可太給爹爹丟人了，歐陽孝仁想到這，遂沒敢往牆下縱身，歐陽孝仁這種少年人遇到了事居然這麼老成持重，他無形中佔了極大的便宜，暗中已有人賞識他這個少年，是很難得的入物，歐陽孝仁在這裏站了半晌，按理說該有些舉動，可是四週靜悄悄，竟沒有一點聲息，他這由莊到處分明有夜間把守的人，既然有人已侵入九宮洲，深入莊院，小莊主狄方自己和敵人交了手，到現在決不見一點動靜，真是怪事，歐陽孝仁因爲等了這半晌，不見狄方到來，自己轉身想先回房中等候，身形才往房下一縱，隨着自己身軀的背後，似乎有一人跟蹤而下，嚇得歐陽孝仁一身冷汗，這要是敵人暗算自己，恐怕非要當場跌在人家手中，腳一沾地，趕忙一個鷄子翻身，好在手中提着寶劍，向後一揮，爲是抵敵來人，辯請他是何人，那知身形

半轉，竟聽的來人發話道：「歐陽兄，可有所見麼？」歐陽孝仁聽出是小莊主狄方，暗中驚異，這位小莊主在陸地上的功夫，更比水面上厲害得多，身軀輕得出奇，自己趕緊把劍交到左手，很慚愧的向前說道：「兄台恕我莽撞，方才在沉睡中被聲音驚醒，趕出來查看時，大約是兄台已然追趕侵入九宮洲的敵人，小弟不敢隨意的犯莊規，所以只好在此只好等候。」狄方這時長吁了一口氣，看他的情形似乎奔馳了很遠的道路，狄方揀着歐陽孝仁的手，一同走進屋中，歐陽孝仁趕緊把燈燭點好，請狄方落坐，在燈光之下一看狄方的神色，就知道來人十分扎手，自己倒不敢過分追問，反是狄方說道：「歐陽兄，我們真想不到竟會有這種江湖能手，照應到九宮洲我們祖孫的頭上，最可惜是我祖父這幾年把勇氣全消，變成了膽小怕事，我一個人雖則天不怕地不怕，但是祖父時時把我看作小孩子，多一步全不敢走，有時候真把人氣死，我不明白老人家的心意，江湖上成名一輩，像今夜的事，就像折他老人家的臉面，應該和來人鬥一場，倒得看看來人究竟有多大道行，我發現有人侵入山莊之時，雖然知道是照綴着歐陽兄來的，但是敢入九宮洲，就是沒把我們爹兩個看膽在眼中，我大着膽子去招呼他老人家，那知這位老爺子滿鑿的功夫太大了，告訴我好壞打發他走就完了，九宮洲不是惹是非的地方，他看不起我們，現在就算便宜他，只要我栽不了多大跟頭，你必結這種無味的冤仇，我當時氣的發昏，因為沒有工夫和他老人家爭執，我和來人一試身手，此人面目生疎，並且那情形頗不願和我作對手，一照面就安心想躲開我，我們在這山莊周圍，整整轉了三週，叫他報萬兒，他一一語不發，後來實在把我逗急了，我才賞他兩梭子鏢，雖沒打傷他，倒也叫他嘗到我狄方的厲害，他才奔九宮洲逃去，穿着那迷宮卦象的樹林，好像輕車熟路

，今夜倒給我個警教，可見江湖上盡有能人。我直追到九宮洲外，他在那極隱僻的地方，藏着一條瓜皮小船，使船的手法特別高，我見他已經脫身逃去，唯恐怕還有羽翼，今夜的事又不能聲張，只好是任他逃去，他的小船出去十餘丈，他竟自回頭向我招呼。這個賊子好大的口氣，他竟自喝喊着今夜的事。本與我門無關，一個晚生俊輩，要是起心裏不服，不妨參與這場事。到時候他情願意候教，我還口罵他時，船已走遠，歐陽兄你想這口氣不出，我焉能再活下去，「歐陽孝仁聽狄方這番話，好生驚心。看情形父親這次對付他們十分危險了，聽狄方說的大致情形，雖則沒看清楚面貌，決不像那鬼鬼愁諷諷非，只他一人已經夠我父子對付的，再有能子，恐怕我們這幾個非落箇一敗塗地不可，自己心中雖然這般憂慮，外面仍然強自鎮定着，向狄方道：「今夜的事，叫我十分抱歉，小弟此來真是引狼入室，九宮洲清靜之地，被我弄得立起是非，這叫小弟於心何安，」狄方忙含笑說道：「歐陽兄不必那麼想，來人如若是在暗中查看歐陽兄，本蹤去跡，他只要跟蹤到港岔子那裏，也就很可以知道歐陽兄的圖謀了，他竟敢侵入九宮洲，這種情形，頗有意和我們爲難之意，可恨小弟一切事作不得主，我無論如何，定要求我祖父出頭，消這口惡氣，」歐陽孝仁隨說道：「小弟此來也是求老人家相助，聽兄台的話風，老人家未必肯多管閑事了，少時看我們的命運吧，」這時天光已亮，狄方招呼家人伺候歐陽孝仁，他自己回轉後方，歐陽孝仁此時反覺得心中浮燥不安，不知道見了南明老人事情是不順手，真要是他老人家袖手不管，我們沒有法子強着求人，只好是憑我父子的命運一拚了，歐陽孝仁梳洗完，莊丁伺候着進過早點，可是始終也不見狄方回來，急得歐陽孝仁在屋中來回轉，自己想着要過這一天的工夫，趕回赤霞莊，這一

攔，弄到中午不能起身，看起來求人的事太不容易了，歐陽孝仁愁腸百轉，不時的到門口張望，這時忽然外面進來一名莊丁，却不是方才服侍自己的人，年紀很大，有五十多歲，並且穿着平短的藍布長衫，衣服乾乾淨淨，向歐陽孝仁道：「敝莊主在後面靜心齋，請歐陽師傅過去一談，」歐陽孝仁此時真如同旱苗得雨似的，口中連連答應着：「有勞管家引路，我就去拜見莊主，這名莊丁引領着歐陽孝仁，出了這道小院，穿過了幾處花棚豆架，這莊院佔着好大的地方，並且有幾處種着菜畦，直走去有半里路，轉到後面，眼中望到遠遠的一排排參天古樹，把北面足有半里地長全圍起來，如同一座碧城，在這排參天古樹的前面，有一排房屋，前面花木山石，佈置的幽雅絕倫，這名莊丁領着歐陽孝仁直奔迎面三間精緻的房屋，到了當中的門口這名莊丁向裏面招呼了聲：「客人來了，可請進去麼，」簾子一啓，裏面出來一個十三四歲的小書僮，向歐陽孝仁含笑點頭招呼道：「客人裏請，莊主已經迎接你了，」歐陽孝仁輕着腳步走進屋中，這三間屋是明看兩大間，單隔斷開一個暗間，屋中頗爲寬大，陳設樸素不華，窗明几淨，見一位身量很高，年歲很老，鬚髮全作灰色，還是白的多黑的少，這位老人穿着件藍綢子長衫，下面白布高腰襪，一對粉底福字履，手裏握一串十八子的香串，緩步正向外走來，這位老人年歲雖然這麼大，往臉上看，肉色紅潤，兩道長眉，一雙朗目，神光十足，威稜逼人，歐陽孝仁知道這就是南明老人家，自己因爲父親歐陽子奇全是他的晚輩，往前緊走了兩步，跪倒行禮道：「徒孫歐陽孝仁給老人家叩頭了，家父叫徒孫在老人家面前代爲問安，」南明老人伸手攔着道：「賢吳不要多禮，快快請起吧，歐陽孝仁是照舊叩了頭，趁着沒站起來，從懷中把父親的那封信掏出來，雙手捧着，獻與南明老人，又叩了

個頭，這才站起來，老人接過了信，伸手往裏讓道：「賢契裏邊坐，」說着話南明老人轉身走向西牆下，一架楠木床邊落坐，歐陽孝仁那敢就坐，仍然侍立一旁，南明老人道：「賢契請，我這人最不惜拘束俗禮，坐下來好講話。」歐陽孝仁只好就甯前茶几旁斜着身軀坐在凳子上，南明老人坐在床邊把信拆開，這時那小僮獻上茶來，南明老人把信看完，放在了床上的金漆炕桌上，抬頭向歐陽孝仁道：「賢契，信我已看明，我和你父親，論起武林的門戶來，我和他授藝的師父，誼屬同門，論起輩分來，我又比他長着一輩。我們寄身武林，行道江湖，講究的是行俠仗義，濟困扶危，他有這種急難事臨身，迫不得已呼援求救，別說是我和他，就是平常的武林同道，也應伸手相助，唯獨我們武林門戶中，大義所在，不問事情的危險如何，所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我應該爽快快的和你到勾漏山思鄉嶺赤霞莊，對於這場事，我是應該一力擔當，才對得起你父子，無奈我從十年前，在師祖前封劍閉門立下誓願，洗手江湖，不再多管他人的閑事，所以我自從來到九宮洲這裏，這些年來，從沒離開這裏一步，事實俱在有目共觀，依我看來，你父親這場事很有冤善解，我想現在你們一定也知道你父親過去的一切情形了，那鬼見愁譚曉非，手底下雖然厲害，但是他也得有人性，講天理人情，致於你父親，把當年所遭的事，坦白的和他全說了出來，致於你曾祖當初遭害的事，事隔數十年，那南海齊蘭邱彤，若果然已經不在人間，當初的事是他一手所為，這種冤仇，很可以和他的人一同消滅了，據我看沒什麼不可解的事，老朽年來習靜，並且深悔過去在江湖道上那種激烈的行為，我這種年歲，如同風前燭，瓦上霜，何必在紅塵留戀的一刹那間，再添上一算冤孽債，誓契回去，上覆你父親，想老朽不能從命，致於思鄉嶺赤霞

莊如若不能立足，倒可以到我九宮洲來，我還敢收留你們，任憑他天大禍事，有老朽來替他相當，你已聽多就擱了半夜，我也不再多留你，用過早飯趕緊回去吧。」歐陽孝仁一聽這番話，如同冷水澆頭：父親此番發自己來，他老人家若不是對於這件事認爲危險到了極處，決不會出此下策，既然他想請他老人家出頭，必是自身不能了解這件事，眼巴巴在思鄉嶺等我，還不知這一天一夜問出了什麼變故，我這麼回去，豈不叫老人家太以痛心、自己仗着一個後生晚輩，滿面驚慌，趕緊往前走了兩步，向地上一跪道：「老前輩，你老人家把事情看着這麼淡，完全是沒身臨其境，老前輩不是不知道家父的性情，他這些年來隱居思鄉嶺亦霞莊，並非是怕死貪生，避仇苟活，自己何嘗有一天忘掉，當年的事終有一旦爆發，並且這幾年來實有些風言風語，那南海蒼龍邱彤、野人島一場事敗，未必是眞個已隨着那場事消滅，有人說，他遺跡在人跡不到之處，三年多的工夫，沒和塵上人交往，他依然活在人間，從那時起，他盡在苗山一帶，和那野人們一同居處，躲避着官家一般能手的緝捕，直等待十幾年後，官家的人事變遷，早把他那一案，忘個乾乾淨淨，他這才漸露形蹤，這種傳言，我父親尤其是深爲震懼，倘若眞個這些事不是謠言，這次再有他找上門來，我父親就是以那件金養廉理力爭，只是那南海蒼龍邱彤，他所掌的那一門戶、門規至嚴，只要他一息尚存，不容人稍加破壞。老前輩請想，我父子逃得出他手去麼，據家父說，只有老前輩這一身武功本領足以制服他師徒，何況我們決不是逞強梁霸道，我們以天理良心來應付這件事。老前輩更是家父的本門前輩，更非借重外人可比，所以才命徒孫趕到九宮洲，眞要是家父有怕死貪生之念，求助於外人，那才門戶之羞，如今老前輩不肯出頭，難道老人家就忍心我父子一家再

遭毒手，求老前輩念其同門之情，一爲援手，解我家這般危難，徒孫一家有生之日，就是感恩戴德之年。徒孫這一輩子決不忘老人家救之德，歐陽孝仁在情急之下，連連叩頭，這位南明老人竟從鼻孔中哼了一聲，說道：「賢契，我看你是一個很明白的少年，怎的竟這麼作起強人所難的事來，老夫明明告訴你，我已是封劍閉門的人，不能再多管閑事，你這麼沒志氣認定了你父子就得毀在對頭手內，老朽是這些年磨練的火性全消，眞要是在十年前聽到你這番話，這麼沒志氣沒出息，我就得把你立劈掌下，免得爲門戶之羞，年輕的有不清事情，不要在此和老朽糾纏，聽我的話，事情盡有緩和的跡地，那個人間惡魔邱彤老兒，未必尙在人間，不必信那種撲風捉影之談，父子三人合力同心，對付他們事情定可以轉危爲安，濟凶化吉，我看你是一個極有出息的少年，所以才耐着性兒指教你一切，不要罵老朽生氣，快快去吧。」歐陽孝仁一看這種情形，再多說也是無用了，他是一個老前輩，自己也敬真個得罪他，只得忍着憤怒，站了起來，向南明老人深深一拜，說道「既然是你老人家守着神發誓約，不肯再入江湖，拔刀相助，徒孫不敢阻強，我父子三人，只好是各憑一身所學，與對頭一拚，就是真個落到同歸於盡，也只有認命裏該當，徒孫不怨對頭趕盡殺絕，到如今最痛心的心，家父一生揮金似土，輕財重義，因爲交朋友把家財耗盡，以致於逼迫得留流江湖才遇到這種冤孽事，家父一生爲朋友真是人力物力，無講受多大損失，全沒有皺一皺眉頭，臨到自身有了急難，竟沒有一個能伸手相助的人，徒孫看來，實在寒心，徒孫將來決不再作那種愚事了，一切事只有一身當之，再不想借重於人，徒孫此來招擾，倘若我父子能夠闖過這般危難，再來九宮湖給老人家問安吧。」歐陽孝仁這番話，也語含譏諷，這就是少年人

在希望斷絕之下，實忍不過這口惡氣，不管南明老人聽着刺耳與否，自己稍洩胸中這口怨氣，可是偷眼一望南明老人，臉上的神色，死板板的，一些喜怒看不出來，歐陽孝仁已經轉身向外走來，出了屋門，方才走下台階，只見前邊綠竹林旁，那小莊主狄方，滿面憂鬱之色，向自己點手招呼。

第六章 死生一髮 翻舊案二老困蒼龍

歐陽孝仁、狄方這種情形，分明是已經不敢和他祖父見面，所以躲得遠遠的，歐陽孝仁來到九宮洲，和這位小莊主狄方，真是一見如故，自己莫名其妙的好於他起無邊的敬愛，雖然遭到他祖父這麼冷酷的拒絕，對於他仍然絲毫沒有怨恨之心，趕緊輕着腳步往前走來，到了他近前，狄方尚在擺着手，不叫說話，歐陽孝仁緊着他緊往前邊走來，直到轉過一片花棚，小俠狄方這才開口向歐陽孝仁道：「歐陽兄，太對不起你了，老爺子拒絕你了吧，歐陽孝仁點了點頭，小俠狄方恨聲說道：「這件事真把我氣死，天亮後，我見了他老人家，爺兩個爲了這件事爭執起來，我挨了他老人家一頓罵不算，幾乎遭了責打，歐陽兄，你想我冤不冤，只奇怪的是以他老人家這種威名，就是歐陽兄此番求救袖手不管，可是昨夜的事，這是南明老人一生之羞，被人家家門上戶攪亂了半夜，竟不敢找人家一洗此辱，這不要把我氣死麼，歐陽兄你不必失望，你只管乘船回去，你我一見如故，我也不必和歐陽兄面前作假，好在你我是一家人，歐陽兄你決不笑我狂妄，這十幾年來，這祖父因爲我是狄氏門中唯一的科讀香火人，他老人家已經風燭餘年，早晚得仗着我支持這九宮洲，所以老人家把一身所學完全算是教與我，到現在，有他老

人家最後的一樣絕技沒肯傳我，只因爲那手功夫太毒，我年歲太輕，恐怕將來反害了我這身之學的媒介，不過南明老人，一生成名江湖，固然仗着七八六十的掌櫃手功夫，和打穴術，但是他那三層騙紗，一掌滿天星，威震江湖，爲武林中獨有一種絕技，我無論如何也得求他老人家把這手功夫教給我，這是將來的好話，咱們說現在，我安心和歐陽兄交下去，他老人家一生作事，極其謹慎，不輕然諾，現在究竟是什麼心意，還弄不出來，歐陽兄，你向這場事我盡力而爲，老人家真要是袖手旁觀，破出一個家法，也要盡力助歐陽兄一場，你就趕緊先回去吧，歐陽孝仁對於狄方這種俠義的少年輕狂的熱激高分，拉着狄方的手，一同走進自己生的那道小院，一邊向他說道：「我們此後彼此的稱呼，不要再常常客氣了，我比你大幾歲，你我師哥，我叫你師弟，這纔才顯着真正的親近，師弟你千萬不要那麼作老人家這般年歲，不能不顧義氣，本來我們這英雄人所推的事，這種講求才算是不近人情，師弟你若爲我們的事，叫他老人家傷心，太對不起他老人家了，師弟你有這份心意！恩兄就領了，」狄方道：「師兄不用管了，我看情形去作，祖父是十、疼我，不過迫於我，焉敢叫他老人家生氣着急。」這幾天已近午時，狄方陪着歐陽孝仁吃過午飯，歐陽孝仁歸心似箭，飯後立即告辭，原來的那隻船果然一夜間，九宮洲的修船匠已給修整如新，原班人上了船，小莊主狄方親自送到港灣子外歐陽孝仁一再阻着不叫他再遠送，狄方才戀戀不捨的，站在一隻小船上，望着歐陽孝仁修船的影子，直到隱入煙波深處，方才回去，歐陽孝仁這條船，實在是風勢順，船走起來頗顯穩，看情形天氣很好，要是這風勢偏的，趕下去，或在不用過夜，就能趕到勾欄山的中嶺，這隻船水手們以爲經過一番險，不止於

沒受什麼損失，船進了九宮洲，還得在八十分款待，又是酒，又是肉，他們連中午的飯全弄成酒足飯飽，一個個十分高興，知道歐陽孝仁急於趕到家中，所以絲毫不肯停留，趕到日色西沉，離着勾漏山的中嶺也就是三十多里的水程了，水手們雖然忙亂一天，計算起來不到二更就可趕到，人人反倒十分高興起來，立刻振作起精神，看蓬的管舵的一些不肯鬆懈，歐陽孝仁也覺得船上尚有人心，十分高興，自己能早的趕回思鄉嶺，雖則此行失望，因為父子關心，只要早的見了父親和弟弟的面，就是一回再但當什麼禍事，也就安心，才交三更，船到了勾漏山下，停泊在黑窟口的碼頭裏，歐陽孝仁爲是穿着一行小道，上思鄉嶺近着二里多路，更多給了船家些酒錢，把包裹和劍背起來，走上岸來，穿過了一片小村莊，直達山邊，順着山坡走上這條樵採的小徑，這種道路如仗着地理熟，平常不斷給這裏經過，若是道路不熟的人，決不敢涉足，一走上這種盤旋的山道，天半的那半輪殘月，雖則已湧起多高，但是被高大的峯嶺時時遮蔽着，山路上十分黑暗，更兼山上瓦落調，草木叢生，黑沉沉的那辨的出一切來，歐陽孝仁鼓着勇氣，依然昂健步如飛，直奔思鄉嶺，越是離着家近，心裏越發騰騰跳個不住，自己說不出一種擔心，走了有半個時辰，已經到了思鄉嶺上，歐陽孝仁反感覺得難以見父親和孝義弟弟的面，自己整整兩天兩夜的工夫，父親和弟弟不用怎麼盼望佳音，此時弄個空手回來，南明老人連封信全沒給寫，但是醜媳婦難免見公婆，更何況皮肉奔奔山莊，歐陽孝仁這是從嶺後轉過來，所經過的地方是一片松蔭夾徑，這也正是那夜追趕敵人的地方，歐陽孝仁滿懷心事，真有些神不守舍，自己盤算着事，腳下未免慢了許多，並且這一種樹也密些，明月影全不進來，更從幾株大樹帶轉過來，獵戶覺得頭頂

上一陣疾風掠過，這一行樹上十分高大，從地面到樹頂子，足有三丈左右，歐陽孝仁十分驚心之下，往前一縱身再退過來，可是這時一陣夜風起處，風刮的樹帽子顫動，刷啦啦樹葉子亂響，前面那黑影業已失蹤，歐陽孝仁一連幾個縱身，直追出樹林不見一毫蹤跡，此時越發驚心了，遂趕緊的直撲赤霞山莊不再猶豫，見自己莊院前，大門緊閉，靜悄悄，寂靜異常，附近一帶的人家，也全早入睡鄉，歐陽孝仁窺房越脊直撲內宅，連翻過前面兩層院落，剛到第三道院的正房前坡，一長身的工夫，心頭不禁騰騰跳個不住，原來眼中望到院中燈火甚亮，父親和孝義弟弟，從靜室裏出來只見父親控背躬身，迎接着一人，若不是在燈火之下，歐陽孝仁幾乎疑心是一隻野獸竄入院中，只見院中站定一人，身高六尺左右，亂蓬蓬的細疎長髮，披拂在頸後，繞頸的鬚鬚，全是花白色，也是形如一堆亂草，圍在頰兩旁，身上穿着一件破舊的短衫，左肋下跨着一隻皮囊，下面一條短褲，赤着隻足，腳下穿着一雙草鞋，露着的半截腿，全成黑漆一般，因為背着臉，看不十分清楚面目，看父親那種情形十分恭敬，這個怪老人忽然發出一陣笑聲，聲如梟鳴非常刺耳，笑聲一歇，只聽他說道：「歐陽子奇，你萬想不到我這老怪物還活在人間，闔王老子沒把我叫了去，我還能與你這好徒弟見上最後一面，這真是我們江湖道中一段奇緣，子奇，你不喜歡麼，」這時歐陽子奇一抬頭，歐陽孝仁看見父親面色鐵青，雖然還強作笑容越發難看，歐陽孝仁已經聽出這人真是那夢想不到的高海蒼龍邱彤出現，今夜父子三人恐怕難逃劫運了，這時見那南海蒼龍邱彤，毫不遲疑，昂然闊步走進了迎客的精舍，父親和孝義弟弟跟隨進去，歐陽孝仁想先暗中看看這老兒到此有何舉動，果真翻臉有殺害父親之意，自己再下去和他拚命，臨身移動轉到廂房的角上，伏下身

去從敞着的客廳門正可看到裏面，屋中燈火甚明，這怪老人一轉身坐在迎面椅上，孝仁這時看着他的面貌，好生怕人，那一雙眸子，帶着煞氣，臉上作死灰色，可是一眨眼間，在燈光下竟自變成紅潤，見父親竟自向前按着師徒的禮拜見他，可是看情形，父親也在提防着，誰的不敢洩露，在行禮時，這位怪老人發着嗚咽似的笑聲，向父親說道：「子奇，你還肯認這個師父麼，你的天良只有此時發現吧，好，你有良心，我是兩世爲人的人，我不忍作趕盡殺絕的事，當年收錄你是一番好意，爲了你財財好客，慷慨成性，師徒一場，我這種九死一生之身，在我爲撒手塵寰之前，拉了你來，了結我們這場冤孽債，子奇，論起當年你的行爲，在我門戶中，決不容你活在人世，可是我終於我在你我師徒結合的情形，非同泛泛，所以我一再的攔阻着他們，不叫他們過份的用辣手對付你，並且眼前的事，你尤其是錯誤，你我是本門中的事，大丈夫作事，以一身當之，你何必非要牽累他人，現在你趕緊把百煉金養和金盟柬交出，我邱彤從今夜起，那他們的全盟柬也要收回，我從此遠遁鴻荒，埋骨海外，對你存一分仁慈憫憐之心，叫你活下去，子奇，我對得起你了。」歐陽子奇此時聽他一句句說着辭嚴義正，知道倘始終還不知道自己的祖父死在他手中，歐陽子奇剛要答話的工夫，歐陽孝仁在外面冷眼看着，這位南海蒼龍邱彤，兩眼不時的死釘父親，歐陽孝仁知道父親的生命危如累卵，只要有一句答錯，這個怪老人非下毒手不可，自己替父親十分擔心，就在孝仁思索一剎那一間，暗角中忽然發見從正面前廳的房坡湧起一條黑影，如同巨鳥掠空，帶着輕微的風聲，已經落到正房的簷下，可是隨着前而這條人影，後面又湧起一條，較爲短小的黑影，身形的快法，和先前下來的不差上下，孝仁注目一閱，這兩人一轉身，身形全現露，歐陽孝

仁驚得幾乎出了聲。高想不到頭裏下來的正是自己叩頭請求不肯出山的南明老人。可是緊隨在身邊的却是那強敵鬼兒愁譚曉非，那譚曉非隨着身後一落。只見他雙掌向外一翻，竟向南明老人的背上猛擊去，眼睜的這緊，手底下又這風快，南明老人萬難躲閃。但然猛然間南明老人右臉往起一抬，腳尖點到台階，耳中聽得嘆嚕的風聲，老人的兩支肥大的衣袖，隨着斜轉身之勢，大鵬展翅，從胸前這一分，那鬼兒愁譚曉非雙掌幾乎沒撥開他已經倒縱出五六尺去，雙拳一抱，口中說了聲：「原來是威震江湖武林前輩，南明老人駕到，我譚曉非失禮了。」南明老人此時把雙臂圈回，用手撥着花白鬚鬚，哈哈一笑道：「會駕這個見面禮，老夫可不敢當。」跟着從鼻孔中哼了一聲，決不防備他再進擊，轉身竟往裏走，口中說着：「不速之客深夜來打擾，主人也肯讓我一會高人麼？」說着話已經走進屋中，這位南明老人一現身，那南海蒼龍邱彤跟歐陽子奇臉上全帶出驚疑之色，歐陽子奇趕緊向前行禮迎接，南明老人只微拱手，眼光却注視着這位野人島的巨盜，此時却向歐陽子奇道：「這位可是你的師父邱老義士麼，這真是難得見的人物，所以我不敢冒昧。趕到赤霞莊，見識見識這位海外的人，我也不枉在武林中斷混一生了。」邱彤此時臉上帶着一片殺氣向南明老人拱拱手道：「老師父，你居然肯離開九宮洲來到這裏，難道老師要參與我們這件事麼，老師傅還望你珍惜着過去在江湖道的威名，更盼望尊重着各派門戶的門規，狄老師，你若果倚仗着以先天無極派稱雄武林的本領，強加干涉我師徒間的事，你可知道我邱彤一生作事，決不容人稍存輕視之心，那是他自己要找死了。」說話間，鬼兒愁譚曉非也跟進門來，進門後不再往裏走，他們師徒二人對南明老人取前後夾攻之勢，那南明老人如無其事的，却拱了拱手向邱彤

道：「邱老義士，你所責備的很是，但是我在下冒昧前來，正有參與此事的緣由，要爲你兩家了解一樁公案，只怕我說出這件事來，你就不再怪罪我，狄某多事了。」南明老人說話間，不等答話，竟自落坐，邱彤也憤然坐在椅子上，這時南明老人却向歐陽子奇問道：「你可曾把你祖父的事說與你師父。」歐陽子奇愕然帶着悲聲道：「弟子還沒有把這話稟明他老人家。」南明老人憤然作色道：「邱老義士，當年你領率一般門弟子，作那替天行道，除暴安良，驚人事績，但是行爲激烈，所有的處治未免有失當之處，大約你到今夜還不知道歐陽子奇，正是你當年在福州殺戮老捕頭歐陽昆的嫡親後代，可憐他們含冤二十年，只爲勢力不敵，無法報仇，當年他們一門老幼，逃出福州，已經是很徼倖，那還敢再惹你邱老義士，可是道天下事什麼奇緣巧合全有，他祖父當初身上所穿的百煉金叢衣，在野人島竟會落在歐陽子奇手內，他才確知他是他的仇人，邱老義士，你是一個替天行道的人，決不能昧着天理作事，你和他雖有師徒之情，門規的嚴厲，全盟東的不可犯，但是敵不過他祖父父親被殺之仇，他因爲這些年來，武功本領沒鍛鍊利爐火純青，更不知道你尚在人間，只預備着我那常年被派動手殺戮他祖父的譚曉非，爲死的復仇，那知，你門師徒竟在這時前來，向他索命，眞要是歐陽子奇再死在你手中，人世間還有公道麼。」南海蒼龍邱彤聽到南明老人這番話也真出乎意料之外，萬想不到自己爲得報恩，當初收錄歐陽子奇，正爲得要成全他，那知道，這裏邊竟把對頭冤家看作了感恩報德的人，大錯鑄成，悔亦無及，但是到了這種時候，自己此來最要緊的是要歐陽子奇獻上金叢衣，那百煉金叢衣既然是物歸原主，只好叫譚曉非不得在過分的追索，南海蒼龍邱彤冷笑一聲道：「這真是冤怨緣的事，不過我邱彤領率南荒江湖道，我

們替天行道主持正義，所殺戮的全是賊官惡霸萬惡的豪強，雖然是手段激烈，但是還問心無愧，至於當年那歐陽昆他決不該洩露我邱彤寄身之地，要叫我在遁跡荒島之下不能立足，這是勢難兩立的事，歐陽昆實有取死之道，動手取掉他，於情於理沒有什麼抱愧的地方，致於我今夜前來，所要辦的是我門戶中事，不想內中還有起一段仇殺的舊案，事情不要合在一處，我邱彤此來是向子奇索取我本門中的信物，致於他要為他祖父復仇，盡管叫他放手來對付老夫，我們把師徒之情先放在一旁，大丈夫恩怨分明，我決不怪罪他，可是狄老師今夜出頭來要參與這件事，這分明是有意要替歐陽子奇報仇雪恨。我久仰先天無極派掌法驚人，為武林中別創一格，自成門戶，我很願意討教幾招，這時歐陽子奇實在忍耐不下去了，遂向邱彤說道：「我歐陽子奇既拜在師父你的門下，我也是堂堂七尺之軀，還懂得人倫正義，決不會作師徒間逆情悖理的事，可是當年我祖父為得被官家逼迫，非出本心，要請師父你給他京上案，他不過是虛應公事，知道憑師父的本領和一般門下，福州那般官家，那能阻得住師父的來去，居心如此情有可原，洩露師父的行蹤，又不是我祖父親口所談，師父你就那麼狠心辣手，把我祖父父親全當時慘戮，在江湖道中的行當，全未免過當，可是我歐陽門中到那時不過是一門弱息，漫說是復仇，逃命還恐怕來不及了，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野人島竟自發現我祖父被慘戮後的遺體，那一團血髮排在石洞中，叫我這身為子系的目覩此情，我不能為他復仇，有何面目活在人間，實不相瞞，那知我早就存心下手，可是野人島變化突起，無意中我更得到了我們家傳的百煉金囊更證實了祖父被害，到今日沒有別的，我自知不是他人的敵手，但是我知道當年執行師父命令的，是我狠心辣手的譚曉非師兄，如今我寧落禍死在門

戶之下，也得爲祖父和父親報仇雪恨。」這說話問譚曉非已經轉過身，厲聲說道：「歐陽子奇，你真是
一派胡言，你說這些話，有誰來信，當年分明是眼看著野人烏行將失敗，恐怕連累上你，所以立時忘了
師門的規戒，倒反門戶，乘勢盜去了金叢衣，並且竊取了我許多珍寶，像你這種反覆無常，忘了墳墓死在
江邊被師父救起竟自忘恩反誓，逃出了野人烏，拿奪我們所有的珍珠寶物，你造這自由的或立了事業，
就是師父饒了你，我譚曉非也不能放過你，我知道你這些年來練了幾手狠辣的功夫，我倒要見識見識你
這反覆無常小人的手段，你又不把那金盟柬獻出來等什麼？」歐陽子奇此時也忍不住憤火中燒，厲聲說
道：「現在我已經洗手江湖不承認你這個師兄，你是殺我祖父父親的仇人，我正是向你身上報仇雪恨了
。」這時鬼鬼愁譚曉非面色一變，立刻往前一縱身，竄到歐陽子奇面前，口中喝喊着：「我替師父正門
規，清理門戶，你還想活下去麼？」話到掌到，右手駢二指，向歐陽子奇雙眼戳來，歐陽子奇往旁一幌
，立刻右掌往起一翻爪帶的脈門，譚曉非倏然撒招，一擰身竄出門口，口中在招呼：「忘恩反誓的東西
，你到外邊來。」歐陽子奇此時也豁出去了，縱身往外竄來，南海蒼龍邱彤他因爲歐陽子奇經他師徒連
說兩次，不肯把金盟柬獻出，那是本門中致命的東西，也不由的殺心陡起，喝聲：「好萬惡的孽徒，
你還真敢動手。」話聲未落，從椅子上已經騰身縱起，跟蹤而出，這怪老兒武功本領果然是與衆不同，
竟和歐陽子奇同時落地，邱彤竟自用黑煞掌從背後一掌打過來，這一掌被震上，歐陽子奇得立時死在掌
下，可是螻蟻撲蟬，黃雀在後，邱彤這一頂歐陽子奇，南明老人知道歐陽子奇要毀在師徒手中，到此
時自己不能再顧忌一切，只有動手一拚，立刻手底下一按桌沿，身軀也騰起，竟自跟蹤撲出來，雙方的

快慢全不差上下，邱彤的掌發出，南明老人竟只用雙推手向邱彤的背上奮力擊來，南明老人也是無可如何的這麼下手，認爲卽或解救不了歐陽子奇，邱彤也休想逃出自己手去，叫他師徒落個同歸於盡，那知竟有出乎意外的事情，譚曉非是縱落到院當中，較比遠些，歐陽子奇是落到台階下，南海蒼龍邱彤落腳處，緊接着台階，南明老人却僅在台階上，就在兩下裏同時往外遞招之下，西房的房脊上面，一聲長嘯，竟喊着：「萬惡的狂徒，你還有現身之日。」隨着喊聲，兩條灰影掙似飄風，同時往台階前一落，頭裏一個穿着灰布長衫，腰間繫着一個青蕃包，六旬上下，脣上留着黑鬚，身形輕快，腳一沾地，已經用勾攔掌，向邱彤右肩壓下中府穴打來，這一掌勁疾異常，隨着下來的另一人，却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一身短裝，手中提一條奇形的鞭兵氣，烏黑鋒亮，一落地竟向譚曉非砸去，邱彤前後受人夾攻，他往左一幌身，但是已經被南明老人掌風擊到背後的右半邊，這個突如其來的老者，這一掌雖沒打中，掌風也擊到他身上，邱彤身形竟自連幌了兩幌，這一來，把歐陽子奇才算救了，那個少年這修兵刃揮動，却如同生龍活虎一般，歐陽子奇反遞不准招去，這時邱彤和南明老人和這個才現身的老者，各自施展開手底下功夫，邱彤一邊動着手，一邊喝問：「你這個狂徒，和老素昧平生，竟敢遞下毒手，請你報出萬兒來，在一連動手之間，這老者哈哈一笑道：「邱彤你作惡一生，毀在你手下的不知有多少，我展翅騰周靖兒子小金龍周尙德，未得時緝你們，竟死在漢邊，更遇毀尸之慘，斷去他雙手，雖沒見證，這種殺人的手段，分明是你們所爲，我們一般同道，爲你們毀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我周靖立下誓願，帶着我孫兒玉轉魁周襄慶，天涯海角，也要訪着你們，爲自身爲大眾復仇，姓周的決不受官家限制，你們這般

無慮。要是還得離海外，我還奈何不得你們，如今自投羅網，來到勾漏山，這是條報應繩頭。這老者搶頭手底下好生厲害，他竟是少林嫡傳的學法，再加上南明老人先天無極掌，也是武林中特殊的大領。何況老人自身鍛練多年，邱彤在惡魔書，這兩個勁敵當前，工夫一大，他可有些相形見绌了。在動手判二十餘招，邱彤只有招架不能還招，這時歐陽子春因爲來人玉蜻蜓周寶慶使用這種蛇頭鞭，自己再空手進招，不甚得手，好在自己是報仇，遂也亮了劍。譚曉非先前還一味賣狂，趕到動上手，這歐陽子奇武功決不是當年了，手底下十分見功夫，尤其是這個小英雄周寶慶更是招術精奇，身形巧妙，譚曉非邊咬牙切齒把腰圍的一條魚鱗鞭撤出來，他這除兵刃去十分厲害，通身的有倒鬚刺，專纏擊敵人的兵刃，兩下鏖戰到緊要關頭，突然在正房上面一聲高喊道：「孝仁師兄，別看熱鬧了，爲會祖復仇，還不動手麼。」這一聲喊嚷下，嘩嘩的連縱下兩個少年，正是九宮洲的小莊主狄方，他竟自趕到，他祖父來前並不知道，直到他發覺老人家已經出動幫助，狄方又是喜，又是氣，趕情祖父是故意刁難，爲是不叫敵人發覺自己幫頭相助。狄方趕到這一招呼孝仁，一同撲了下來，小爽狄方，此時使用的也是一條奇形兵器，名叫九宮圖，是八個小環子，頭上一個大圓圈，圍頭上兩邊是兩個雞爪，當中五寸長的鋒刃，這修兵刃一加入，和譚曉非魚鱗鞭正是尅星，只動手到五六招，譚曉非的魚鱗鞭被九宮圍攔住，論力量狄方可沒他大，但是動手的人多，歐陽子奇一劍已經扎在譚曉非的左肩頭上，譚曉非交臂之下，把魚鱗鞭突然一抖，狄方若不是趕緊一添力，九宮圍險些出；他竟自大喊一聲：「師父，收拾他們，何必非在今夜，我們退吧，」他喊聲中果滿藏着力氣勸，歐陽子奇掌中這口劍被他鞭梢一捲，奪入手去，他一個玉

轉盤旋，鳥龍橋水式、調制的一連三招，把來人的兵刃震開，歐陽孝仁閃避不及，竟自被他震得掃着，後跨，這魚鱗鞭全身鋒刃和倒鬚，孝仁後跨和大腿被魚鱗鞭掃到尺許，踉蹌的倒到地上，譚曉非已經飛身縱起，那邱彤原以為不能取勝，恐怕工夫一大，要落在他們手中，譚曉非這一招呼，他已跟蹤縱起，他是竄上了西房，譚曉非這一逃走，歐陽子奇一咬牙，往前一縱身一揚手，只見一連雪亮的暗器，連打出兩支，譚曉非再縱身閃避，閃開看他把第二支暗器避開，可是他身軀在房坡上一栽，似乎已受重傷，歐陽子奇已經跟蹤而上，要舉劍把他劈死，那南海蒼龍邱彤，一眼瞥見譚曉非受傷的情形，他竟一聲怪吼叫道：「孽徒，你敢下毒手，竟是三星燕子鏢，對付親師兒，我也不叫你再活下去了。」他竟從西房簷口一個燕子飛雲縱，往對面撲去，歐陽子奇知道他厲害，奮力一縱身，往正房房坡縱過來，可是邱彤在簷口在房口，手掌一揚，竟自打出一掌暗器，五個暗器，帶着種種之聲，向歐陽子奇打去，那掌捕頭長翅鸞周靖一聲不好，「他竟自他的向囊中一探手，往外一甩腕子，一掌鏢善長，以滿天花雨的手法打出去，在正房簷口前叮咚亂響，可是歐陽子奇總被他打中了一隻暗器，邱彤所使用的是一隻獨門的暗器，名叫梅花透骨針，這種東西可是石頭，這是野人島所產，比什麼暗器全重全鋒利，這一透骨針打在歐陽子奇的右腿灣子上，立刻跪在房坡上，這展翅鸞周靖，衝了他暗器後，震躍而起，竟自竄上西房，同時邱彤正要伸手去扶譚曉非，忽從外面閃進一人，伸手把譚曉非背起，並且大聲喝叱：「歐陽子奇，你敢欺師滅祖，三星燕子鏢，傷了師兒，要叫你活過百日，老子我就枉為大弟子了。」可是在他叫聲時，這展翅鸞周靖，早已撲到邱彤的身旁，把丹田一貫足，以連環進步，班若帶向邱彤打來，這真

是少林門中撒手的功夫，暗運前後掌之力，和劈空掌之力，這種掌法是三面推，看着是迎面進擊，可是左右各有一掌，邱彤一斜身，以金鷹展翅式，想破這一招，可是虛靖右掌早往上一斜，橫掃道來，正打在邱彤的右肩後，邱彤身形一幌，口中喊了個「好」字，往外一縱身，身形連幌了兩幌，却向周彤招呼道：「姓周的敢下毒手，姓邱的倘若不死，我必到昆明找你。」周靖吃吃一笑道：「惡魔你還妄想活着麼，讓你多活幾時，姓周的算是手下留德，預備後事去吧。」這師徒三人狼敗逃去，衆人回身來，趕緊查看歐陽子奇父子的傷勢，歐陽孝仁的痕雖是不輕，但是容易治，只有歐陽子奇，這梅花透骨針有毒，南明老人却向那始終沒動手，他是奉父命要提防着來人想傷內眷的歐陽孝義說道：「事情不要看得含乎，此處已不能停留，趕緊預備船隻，收拾細軟，別的不必要，留一個着看守宅子就是了，你們搬到九宮洲，一來我可以設法給你父親治傷，二來也保護你們，免得再生意外。」那老捕頭周靖道：「狄師傅請放寬心，沒說那惡魔邱彤不易活下去，輕瞧非更中了歐陽老師的三犀燕子鏢，那三枚鏢，就不易取出，他們總想報仇，也要在一年半載之後，歐陽老師搬到九宮洲去住，倒是安全辦法，我總算爲兒子報了仇，爲同道們雪了恨，這邱彤一生橫行江湖，就沒有人能夠沾過他一指的，我周靖居然以重手法打傷他，總算是出了這口怨氣，多謝老師們幫忙了，一說罷，着孫兒玉麟驅舟實慶，窺上後山如燈而去，歐陽子奇合家也就搬到九宮洲，至於邱彤的生死，以及譚瞻非于子義是否將來還能復仇，那只好另文交代，鐵燕金囊就算是至此結束。

